

2005




—
2011 年

〈南洋文艺〉

300 字

极限篇



整理：雅波 

王昌波弘德工作室
WONG AH LOH
4, Tingkat Satu,
Jalan Wayang Gambar,
34000 Taiping, Perak.

10.6.2012

马华文史自编自制

8



馬華文學書庫

诸位文友：

感谢《南洋文艺》版的编辑张永修先生于2002年3月2日独创了“极限篇”此名词，至今已逾10年，作者们都交出了精采作品。

其实“极限篇”应严格控制于300字内，才算“符合要求”。

亦衷诚感谢陈政欣先生把粗制拙作全放到《马华文学电子图书馆》的网络上。这全是对马华文学贡献的有心人。

谢谢大家。

雅波



10.6.2012

2005 年

南洋副刊

300 字

极限篇



2005年3月26日 ● 星期六

浮城，

鸦影，

阿福街

「只要能赚钱的诗，都好。」
你的诗观是……



26.03.2005

极限篇 ○ 木炭

① 妓女

那个小伙子在看我，一面走路一面看，嘴里还吃着炸香薯，恶心死了。

那个马来婆在看我，胖得走起路来浑身的肉都在抖动，满脸都是臭汗，太阳再大一些就要榨出油来了。

那个跟着妈妈的小孩也在看我，他很好奇地盯着我手中的扇子，大概在家里没看过扇子吧！圆嫩嫩的小脸，很是可爱。

那个卖盗版 VCD 的少年也在看我，穿着 60 年代流行的喇叭裤，脖子露了一条看起来很沉的铁链，其实是条粗项链，头发抹得像泡过油的刺猬。他一面询问路人要不要看 A 片，一面偷偷地往我这边看。

那个左眼流脓，走路颤颤的长发老翁也在看我。他看我时眼睛好像有泪光。我觉得他很可怜，带着受伤的眼睛，带着伤痛，还带着受损的视线。在他眼中，不晓得我的样子是怎么样的？

那个抱着婴儿搭巴士来的妇人也在看我。她就坐在我的前方，楼梯口正对面一处阴凉地。婴儿睡得正酣，她从提袋里拿出杯子，放进几枚钱币，开始嗒嗒地向路人乞讨。

每一天的生意都很难做，反倒是看的比做的还多得多。唉。

②变形记

新山关卡徘徊着许多流浪者。他们刚在一栋废弃大楼底下睡醒，撑起铺在地上的草席和报纸，一个接一个，习惯性地走到人潮拥挤的关卡出口；有些似醒未醒，走起路来踉踉跄跄，差点跌倒。

他们是这一带的居民，记者称他们做“无壳蜗牛”。从前，他们是有壳蜗牛，在外奔波讨生活，有个温暖可归的家。有一天，政府说这里那里的人都得搬迁，因为这里那里是违章建筑。政府强刺收回土地，发展的铁球撞破了他们脆弱的壳，他们来不及收拾细软，仓皇逃了出来，以为天无绝人之路，最后连再见家人的勇气都没有。

他们拖着没有壳的肉身，漫步在城市的边界来回荡漾，看着丰衣足食的轿椅客，从那里截取一丝安慰，从这里构筑一丝想像。他们不曾望向路人要饭时会拿到什么。但是，当路人惊讶地问：“你们怎么都变成蜗牛，为什么不好好当个人”，只有这个时候，他们会感到自尊受到打击。

③文学奖诗人

有一名诗人来了，坐在媒体安排好的座位，接受得奖后的访问。他戴着一副精致的银框眼镜，一身素净长袖衬衫，走路轻盈，活脱脱一名文人雅士。

记者开始问，你连续好几年都获得文学大奖，感觉如何？

“感觉真好！”

可以告诉我们，你参赛是为了什么？

“为了钱。”

你觉得你的诗怎样？

“不错，最重要是评审喜欢。”

你以后还会参赛吗？

“要看安全高不高，需不需要奶粉钱。”

你的诗观是……

“只要能赚钱的诗，都好。”

你对这次恐怖谋杀案有什么想说的？

“我不关心那么遥远的事，那里没有华丽的词藻。”

④巨大的数目

午饭之后的闷热天气令人昏昏欲睡，偏偏这个时候又塞车，停停走走的让人厌烦，恨不得下车用走的。

空气传来一阵酸涩的气味，一辆满载水果的罗里从反方向驶过他被围看的车子。他拿起邻座的一张旧报纸，凑合看看，从皱黄的新闻纸上逐一阅读一些征聘广告和几则讣闻，实在没什么可以看的，他把目光移向车窗外，远处山坡上几名黝黑皮肤的印尼劳工在鹰架上烧焊，更高的楼层有两人在灌注水泥，他们的头顶上是巨大得无法直视的火球。一阵风混着黄沙从工地吹来，依稀听到几句似懂非懂的家乡话，由 ABCD 拼

凑着，好像是在对他讲话；他的注意力被一声拖格罗里的汽笛声震碎，车子开到了交通灯前的十字路口，下一个绿灯就转过去，他把旧报纸丢向后座，左手换挡，右脚徐徐踩下油门。

他想起了一首诗：“我将不会全然死去——过早的忧虑。但我是不是全然活着，而那样就够了吗？”^①

注：诗句引自波兰女诗人辛波丝卡（1923—）的诗作《巨大的数目》。

⑤ 不写，可写

不写苍蝇，可以写壁虎。不写松鼠，可以写老鼠。不写花，可以写树。不写女人，可以写老太婆。

不写桥，可以写河。不写天气，可以写彩虹。不写车，可以写玩具。不写咖啡，可以写酒。

不写诗，可以写歌。不写信，可以写作业。不写外表，可以写内在。不写别人，可以写自己。

不写永恒，可以写现在。不写过去，可以写未来。不写伤心，可以写难过。不写血和泪，可以写战争。

不写任何东西，可以写遗书。不写太长，可以写是或否。不写原因，可以写结果、写名字、写日期，可以写我爱你。

⑥ 文学讲座会

他顺序播放 CD，向现场的读者解说诗与音乐的关系。他先后放了 Nat King Cole 唱的 (Fly Me To The Moon) 和 (Mona-Lisa)，然后放了 John Lennon 的 (Love) 这首感人肺腑的情歌。最后是古巴老歌手 Ibrahim Ferrer 的 (Silencio)。

现场充满爱恋的旋律，每一个听众的胸口都伸出一枝玫瑰，投给讲台的演说者。慌忙中，他没有一朵抓住。他已经前往一个未知的星球，那里事物简单漂亮，随处都有音符；而此时他正与小王子在讨论着如何保护一朵（唯一一朵）玫瑰花。

我们医学团队反复巡回这场演讲的目的，无非是劝诫各位有病就要及早医治，靠文学创作是行不通的。

极限篇 ○ 木焱

⑦ 母土

9月，赤道上的国家，学者口中的南洋，雾锁大地。黎明与暗夜交迭之际，星一月，在似远似近的斜上方亮着，晶莹剔透，清晰无瑕。野狗还未醒，昨晚它们围剿小偷，狂吠得可累坏了。清真寺唱起祈祷歌，透过尖顶上的扩音器，飘进我睡梦中的耳朵。

真主对我说：“我的儿，你要信奉上天，你祖先的嫡亲是我的族人，回归本源才能看清真相。”

我突然惊醒，发现自己仍在梦中，梦里的白天闪烁着两颗星星和一轮弯月，我知道自己身在国土上。那天早晨，阅读早报，我看见首相哭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没有顺从他的信仰，还是他的族人令他过于失望。我发誓，绝不会辜负我的嫡亲。

⑧ 小事

对我来说，那是平常不过的梦，一个有颜色的梦中梦。我在梦中听到响亮的敲击声，感觉有个黑影从房门闪入在

床沿晃动，我却动弹不得，随即联想到鬼压身。我大声叫嚷，仍旧于事无补。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我挣扎着爬起来，走出房间，打开屋子大门，看见外头四周都围上鹰架，正在进行拆楼工作。什么？这栋屋子正被拆除。我又从梦中惊醒（因为我在《母土》中已经醒过一次），实在太累了，做这种梦（又是梦中梦），又躺回床上，想着梦的意思如何与现实相反，那代表了什么呢？

我把梦告诉了妈妈，对她来说，这是一个好梦。首先屋可以猜成是5（谐音），拆除可以是7（因为7的闽南语是除掉），梦中梦可以猜是2（因为1加1），而黑影代表死亡，死的手势是9，所以4个号码是5729。

村子里，每一个人的梦都被解析成号码。如果梦真地与现实相反，那么晚上的那支四合彩头奖，应该是9275才对（结果我只猜对3个字，顺序也错了，9157开了特别奖）！

④医学讲座会

其实有很多作家潜意识里有人格分裂，例如阿根廷的波赫士、捷克的米兰昆德拉和赫拉巴尔、奥地利的卡夫卡和意大利的卡尔维诺。就讲我们现场吧，底下的诗人木鱼和小说家蔡弦厨也是有这个倾向的。我们可以从这些人的著作中，看到两个声音或两个人相互控诉，僵持不下，有时主角们还会彼此伤害，很少会有圆满合一的结局。作家们透过文学作品抒发了自己的分裂情绪，是“不药而愈”的一项病例。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是作家呀，都可以靠书写来发

进内心的矛盾。那些有这方面问题而不去治疗的人，就如一颗不定炸弹，非常危险。案例显示他们随时都可能有杀人或自杀的不自主之行为，就像你们眼前的诗人，一个小时前他发狂欲死了小说家，口中嚷嚷着要用一把刀写一部小说，你们猜猜接着他会怎样？自杀吗？如果等一下他真的自杀，便是第100次自杀未遂。我们医学团队反复返回这场演讲的目的，无非是劝诫各位有病就要及早医治，靠文学创作是行不通的。

(医生，你说话前后矛盾！)

嘿，Relax，这不过是一场短剧，我是照着剧本念的哦。你可以去问问诗人，剧本是他写的，他就坐在你和小说家前方，正转头看你那个。

①①光的深处

他回到了故乡，从盛夏的异地逃离，挟带记忆的衣裳和几本旧书。这次却把宿醉带上飞机，喉咙还隐隐然飘出红酒发酸的味道，他告诉自己要戒酒了，红酒啤酒烈酒，头昏让他无法回忆几个小时前在咖啡店肉遁宵为他饯行的朋友。在飞行途中喝下一杯柳橙汁，他倒头就睡，醒来时口渴得很，发现自己在空荡荡的屋子里边，光尘已经不见，厕所马桶在滴水，鱼缸里只剩一尾意兴阑珊的鱼，客厅暗着，因为前门没有打开。他走进厨房倒了一杯白开水，很快喝掉，往后退几步踞坐在地上在冰箱前面，有些东西还是位于原来的位置，有些地方则多了一些其他的東西，可能是新的可能是旧的，也可能是他自己忘记搞错了它们的位置。

他现在坐在厨房的圆形餐桌上，喝着三合一速溶咖啡，写着没有对象的情书，写着玩的。桌上有两片菌过数天的面包，两粒肉粽，两个咖喱角，还有他两只手。他又在想，想能够做什么，不想在“想”里头任凭时间流逝；他想成为一名作家，但是作家非得不停地思考和书写，看吧，净会写些无聊的玩意儿。故事，故事，他要的是感人肺腑的故事，可以启发人心的故事。他今天起来晚了，晚了几分钟，错过光束照射尘埃的舞动漩涡，那些抓不住的光尘总在眼前飞舞。他为此感到遗憾，他必须重拾信心，运用文字创造多一点美好的记忆，把光尘写进诗里吧，让这些物钻进每一个人的眼中还有心中，于是，他再次握笔书写：猫衔走光/光在肚子怀孕/猫挥动尾巴/早晨成为夜晚/猫步履轻盈/光亦然。

11 天桥不见了

中学那段岁月，我们曾经是威风少年。每天一下课，就骑着小绵羊到西区兜风，校服外穿，活脱脱两个小流氓。

我们喜欢玩一种“整人”游戏，便是站在中华路上的行人天桥中间，然后大口大口地向底下川流的车子吐口水。我记得你每次都百发百中，只有一次不小心落到警察丫伯的脸上，我知道你并非故意，是风向辨识失误。

时间过得好快，有时搭计程车，看到司机口吐槟榔汁，自然想起你。如果现在天桥还在的话，你会不会还在那里等着我一起来恶整那些排放废气的车子？

雅波极限篇

① 讣告

我们最敬爱的至亲唐留根老先生，祖籍山东，年少南来，终于公元2005年4月1日，寿终正寝，享寿积阅九十有八高时，不幸等随侍在侧，亲视含殓。谨此以最悲痛的心情，告知最关心我们的亲友。

妻：袁花花

子男：唐伟金博士、唐伟根律师、唐伟财医生、唐伟宝硕士

儿媳：龙来雪博士、龙丽珊律师、包西芹医生、陆晋春硕士

子孙男：John, Tom, Peter, Adam, Philip, Bruce, Paul, Bernard

子孙女：Alice, Barbara, Diana, Dora, Helen, Jennifer, Katherine, Polly

曾孙男：David, Anthony, Jack, Lewis

曾孙女：Doreen, Irene, Jane, Karen

(尚有众多内外亲属，多在海外，未克尽举)

同泣启

2 广告进化史

1957年：興發茶室

1975年：KEDAI KOPI HENG HUAT

兴发荣室

1985年：KEDAI KOPI HENG HUAT

兴发茶室

(未知年)：KOPI DAN COFE AND 兴
COFE AND KOPI DAN 友

3 福报

(序由：有人回家，对着空荡荡美轮美奂豪宅。有人回家，对着拥挤温馨穷困贫屋。)

几位老妇坐在休闲
公园树荫下，抢着说
话，没人愿意当听众。

“我的儿子在美国当
医生呵。”

“我的女儿在英国做
律师呀。”

“我的女婿在法国搞
地产也。”

“我的媳妇在中国推
销电脑……”

卖云吞面的老妇缓
缓立起身说：“我几个
儿女，笨笨的，全在我
身旁。”

④对不起， 李清照

我从小就以中文来吟诵李清照的诗词，为了撰写学士学位论文，只好把她变成戴着头巾的马来妇女；为了硕士课程，远赴他乡，又重新为她穿上洋装，撑起小洋伞，满嘴“洋泾浜”。改日学成归国，我又得把“情郎”译成“Kekasih”，有外宾到访，就必须说是“Lover”。

天天日报的记者慎重且严肃的专访我，硬要我发表对中华古诗词的看法与意见。

“我爱你，马来西亚，因为……”我一本正经的回答。

⑤复习

老是我侍候，每当有什么上级人物到访，全归我这个部门热情款待。翻译肯定少不了，谁叫我聪明过人，精通三语，中英巫全派上用场。

“我们会推出零度发展，没有一方吃亏，亦没有一方会增加负担，达致双赢的局面是最理想的解决方案。”

我仅微笑，并没立即口译。

“为何不翻译？”

“不必译啦，他们听得懂。”

“语文能力如此好？”语气夸大得离谱。

“是啊，他们全都是从不懂一直重复听到懂。”

6 人间有诗

诗，是文学中的贵族。诗，是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精品。诗，是发自内心的诠释。

那人，刚从大专冷气礼堂参加“我们还要诗吗”的专题研讨会步出，冷得他搓搓双手，4小时的讨论，肚子已咕咕咕咕饿得在吟诗。

“一碟鸡饭四扣八，唔爱肥肉多加饭。”

那人，在唐人街，觉得小贩以粤语说卖煎唱的现代诗最娱人与“紧扣社会写实的写照”。

欲南身，脚底竟无意踩到一份大报的文艺副刊，标题是：以下半身写诗！

7 人类

她，只是位中国女孩，念的是人类学异文化学系。我们，在本地，一向都认为自己有文化。那女孩，开口就说：“在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不算是主流社会，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马来社会，进而了解他们的世界观与价值观，这个研究有它的学术价值存在。”

这女孩，真够“姜”，即使不是主流，也不好如此“坦率”嘛，她大概忘了“含蓄”是我们传统文化的美德。

后来，她又问了句似文化又不似文化的文化问题：“为什么一般上华裔都没有要好的异族朋友？”

有人说她外行，有人说她内行。

她觉得她蛮天真无邪，最适合研究“人类”的“本性”。

[8] 另谋

“医生，我看过说明书，这种药服下去，会产生强烈的副作用。”

“什么副作用？”医生似乎快按捺不住。

“能治眼疾，但却会导致肾结石。”

“这总比盲了好。”医生答得理直气壮。

“那是医死，不是医生。”

“什么意思？”医生显然已动气。

“西医不是唯一的疗法。”

[9] 换曲

“谁知道又和你，相遇在人海，命运如此安排，总教人无奈……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当爱情已经桑田沧海，是否还有勇气去爱？”太太回娘家，老陈对着残旧相簿内的老情人，引吭高歌，不知有多愜意。

陡地，太太自动开门回家。“大白天在鬼吼些什么？”

“我在唱歌嘛。”

“练什么鬼歌？”太太的声调高八度。

“那首歌名叫《你是我的唯一》。”

雅波极限篇

[10] 推卸

为了诚心帮助贫困而考上大学的学生，同时也受了那句“为华教不向人要钱，是无勇”的惊世格言影响，我放下一向不求人的自尊，向愿意为怀的团体救助。

“你的申请，我们正在处理中。”每一封信都没有签署，因那是电脑回复的。

3年后，我亲自摸上门。

负责人说：“3年都度过去了，我想现在已不需要了罢？”

“学生年底就毕业，我想另外申请一份慈善。”

[11] 压

家长对我投诉：老师，我送孩子去学心算、书法、绘画、钢琴、电子琴、二胡、古筝、唱歌、跳舞、乐理、作曲；还有补习英文、国文、数学……。我就是不明白，孩子竟然说，不要再读书啦，你说我有多伤心与失望呵。你们这些老师是怎样教书的？

“小孩不笨，待我问问他。”家长走后，我回到班上问学生：“为何不喜欢读书，你最喜欢是什么？”

“电玩嘛，你知道的。”

南洋商報

[12] 红漆传奇

庄严学府被人半夜泼洒红漆，有人说是职董敌对派干的，有人说是落第离校学生干的，有人说是被革职的老师干的……

有人跑去问乱童。

乱童说：“这是桩好事，凡是经过血红的洗礼，以往聪明且又为校争光的‘老’学生，都会依着血红之迹回来念书。”

“已聪明，何必还要念书？”不明的问。

“你们人间不是在提倡‘终身学习’吗？”

2005年5月24日 ● 星期二



南洋文艺

2005年6月18日 ● 星期六



60岁嫁20岁

极限篇◎江上舟

春兰 60岁了，守了30年寡。20岁那年，嫁给了一个老头，婚姻维持了短暂的10年，老头因年老而去世了，春兰也因此继承了一大笔遗产。

料不到徐娘半老的她，今天竟和一个20岁的年轻小伙子结婚了，小伙子是送货员，两人在多次送货接货中竟互相爱上了。

“母子恋”成了报章新闻，春兰也成了新闻人物。当年她嫁给老头是为了钱，这次小伙子是不是觊觎她的钱财而娶她呢？

她绝不让他骗财骗色（她自认还有一点姿色），她要的是爱情。认识小伙子前，她还来真正尝过爱情的滋味。

婚前婚后，春兰都在谨慎观察小伙子的言行举止，发现到丝毫没有贪财的念头，她才放心，感觉到他对她的爱是真诚的。

“我追求的是爱情。”当年她接受媒体访问时，由始至终的回应都心口一致。

婚后的一个傍晚，小伙子在洗澡时，春兰在丈夫的手机上看到几行发出的文字：

“我是可以等的，5年10年20年，时间终会到来，最后我会得到全部的财产。”

春兰看后，感叹道：“原来爱情的结局，今天发生的竟是以前的翻版！”

极限篇
○ 朵拉



酸咖啡

追 求完美的她起初并不爱喝咖啡。因为她听说那是一种癖着，喝着就会上瘾的饮料。她时常提醒自己，所以她很清醒地不让自己陷入嗜咖啡的怪圈里。

但是他喜欢。他喜欢任何有咖啡味道的食物。

刚认识的时候，她不晓得。后来在一起久了，发现无论蛋糕、面包、朱古力，热、冷的食物饮料，凡可以加入咖啡的，他都喜欢。

和他谈话，只要提到咖啡，他的眼睛就会发亮起来。是那种整个人年轻了几岁的光采亮丽神态。

后来她听说，他曾经有一个女朋友，迷恋咖啡。

他向她解释，绝对不是因为如此。

是吗？她叫自己不要不相信他。

是的。他坚持。

但她迅速地将沉迷在咖啡里的自己拉拔出来。

因为喝多了咖啡，她发现，不论多么香醇的咖啡，其实都有点酸。

2005年11月8日 ● 星期二

极限篇 ○ 杨春艳

游戏规则

她向他吼道：“你怎么搞的，说好了这是我们的游戏规则，没有结婚之前我们可以各自出去和朋友高兴一下的嘛！你吃什么醋呢。我和 Peter 只是普通朋友，和 John 虽然谈得来，但也绝对没有暧昧。让我们都有一些自我空间好不好？”

他叹了一口气，说：“小时候有家规，去学校有校规，公司有 Rules，现在和你在一起，你还要说‘游戏规则’。”

时光飞逝，又是一年。

她向他吼道：“你为了这样一个女人跟我分手吗？你跟她在一起不就为了她的钱吗？你的承诺呢？你已经犯贱了！”

他叹了一口气，说：“你难道还不明白吗，她可以让我减少 20 年奋斗。最重要的是我不用再守什么规则。因为钱可以让这世上一切都变得无规则。”

极限篇 ○ 陈国强

咒



她是最冤头带恨

的恨她，恨她样貌好，恨她成绩好，恨她人缘好，更恨她与她仰慕的男生相爱，她下意识的认为她是她完美人生的一颗毒瘤，必须铲除干净，连根拔起。

也许是邪恶的魔鬼（她当然希望是仁慈的上帝）听见了她的祷告，一切突然有了一个完

美的结局。

那是一张夹在一本冷门教材书里的泛黄纸张，上头有一些纵横交错的笔迹，其中“必死咒”3个字大刺刺的戳了她一下，“用红纸，剪一个人形，写上仇人的名字，生辰八字，贴上一根他的头发，念此咒语……49天内必死无疑。”她细细的咀嚼这些句子，无名的兴奋起来。

在她的葬礼上，望着她的遗照，她觉得自己掉下来的是鳄鱼眼泪，每一颗都滋养着她心中仇恨之花，它们正恣意地绽放。

“美云，”她转过头去，是双跟红肿的白头人，心爱女儿的无故逝世伤透了她的心。

“美云，你一向都是青青的好姐妹，伯母很感激，我们在她房间里找到一些也许是你的东西，现在还给你。”她带点颤抖的递给她一个纸袋。

“谢谢，伯母，节哀顺变，多多保重。”她接过纸袋后，冷冷的瞄了一下，4、5本爱情小说，几片VCD，还有一包衣物，她不耐烦的搜了一阵，突然里头掉下了一个红色小包裹，她楞了一下。

“什么东西呀？”慢慢的打开一看，一个缠上了头发的红色小纸人，写着“张美云”3个字。她感觉自己瞳孔无限制的扩张，四周一片漆黑，只见是她向她招手……



2006 年

300 字 极 限 篇



南洋副刊 南洋文艺 D9

逢星期二、六见报

生命中不能忍受之

同

《行李》

“有 没有更大一点的行李箱？最好是防水、不透气的！”

“这个太小了，大概要有半身高，宽度大概这样”

“不，不。我要移民到西班牙，要带很多东西过去，你们没有更大的吗？”

“最大的才这样吗？好吧，我要两个。”

那晚，他把妻子的尸体锯成上下半身，塞上塑胶膜，平整地放入第一个行李箱内。他的情妇还倒吊在浴室里流血。

他辞掉工作，专心办理财产移交手续。但是，在这之前，他必须去一趟西班牙。他很早就想去那里了，那是从小到大的梦想。——他去看 Picasso 的画展，回来后再把那个卖皮箱的店员做掉，最后轮到自己去死。再把遗产分出去，就可以完全和这个世界脱离关系。

第一份遗产给独中母校，第二份遗产给流浪狗，第三份遗产给精神病院。

《精神病院》

医院收到一笔来路不明的巨款，说明要给全院的人，包含病患、医生、护士和职工。如果有人不要钱，那个人就得死。医院立刻报警，警方很仔细地在精神病院四周埋伏了枪手，并把巨款集中在一个铁桶里面，20分钟后就要烧毁，以为可以引出嫌犯。

首先，院长要扮成总警长，医生 a、b、c 扮成 3 个伏击手，护士扮成一般警察到处巡逻，职工扮成老奴。

一切就绪，轮到主角登场。我拿起扫帚，拉着绑在屋梁的白色床单从天而降，一面向四周扫射，一面踢掉铁桶上的蜡烛。结果铁桶还是烧了起来，我没想太多跳进去要把火踩灭，被烧得哇哇大叫，忘了台词。

呸！这时病患们大叫。呸呸呸！哪里有这样演的，铁桶内的又不是真的钞票，你看急什么，把火灭了，蜡烛点上，重来。

《狗不养》

把遗产送给独中，我们还能了解，独中每年都在筹款，苦了学生和老师，那笔巨款或许能让他们不用再筹款而专心地上学了。至于，他为什么把钱捐给流浪狗，我们就不明白了。

根据他的邻居透露，林先生是不喜欢狗的，可以这么说，他恨狗恨到打死它们。附近的狗儿一见到他就狂吠。不过他的太太却是很疼爱狗，尤其是流浪狗，她趁他不在就拿东西给它们吃。久而久之，狗儿常来他家门口讨吃，见着林太太就摇尾巴，见着林先生就逃跑。

夫妻俩曾因为狗闹大吵一顿，林太太本是有钱人家，宁愿将钱捐给流浪狗收容所，也不愿资助先生渡过生意上的难关。两人日渐增磨，狗成为他俩之间最大的敌人。

最后，生肖属狗的林太太被野狗咬死，他领了大笔保险金。万万想不到，太太早已立下遗嘱，把遗产分成3份，其中一份就是捐给流浪狗。

《狗不养》

“你”觉得结婚生孩子好，还是单身自由好。老的时候有人陪，死的时候有人送终。上一代的养

我们，现在轮到我們养下一代的。循环呀，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大家开心就好，对不对。”

“你太太这次是第几胎？生那么多，你养得起啊！现在什麼东西都在涨，孩子一出生就要养到他 17、18 岁，给他吃住上学。做什么要活得那么累，一个人有吃有喝有得玩就 OK 了。现在还讲传宗接代吗？”

岁月继续繁殖，他的子孙后代直到现在，我已经是这里的第三代了。上周我才去吊唁罹难去世的姑姑；这周我才去参加堂哥的婚礼。新人计划明年生育。今天，我下定决心向她求婚。

时间这个概念是怎么设定前进和倒退的？我想把生命的铰链一次锁紧，然后把它扔入海底，让地平线下的世界的哺乳类听听我喃喃作响的心语，也许它能将答案搁浅在偶然经过的沙滩。

胖先生他计划一个月内减重 10 公斤。首先它必须节食，从每天的 5 餐减少至早午各一餐而已，并且早上只得吃沙律和新鲜水果，加一杯低脂鲜奶。

“谁来为我准备早餐呢？”他问。

“我来，您只要付我每月 2 千令吉”

女营养师答。

于是，一个卖了半辈子猪肉的胖先生，每天吃减肥餐直到他心律不整暴毙死去，都未瘦到他想要变成的白马王子。而那个原本苗条的女营养师，已发现患上心脏病和糖尿病。她的胖孩子们在商讨送她到养老院去，免得浪费不必要的医疗费。

胖先生不会知道，他一个小小的希望，会造成如此的结果：肥胖衍生了罪恶。

他于是把藏匿已久的毒品，从母亲房内的衣柜，从每一件折迭整齐的衣服底下，像清理鱼尸内脏，一件又一件地抽出。

“还要等多久？妈的，可以快一点吗！”

他把整包的白粉拆开，分装入12个保险套内，各个绑紧，然后吞进肚子。

打开房门的时候，他不小心又碰了沾血的门把，染红了手和衣服，有妈妈的味道。

“该死的家伙，谁叫你把这些藏在自己家里。”

他撬开地板，地上已经有一个和自己等身的土坑，躺上去，盖住地板。

“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

警察走后，他从地下爬出来，肚子咕噜咕噜叫，头感觉有点昏眩，是不是中午忘记吃东西了。

他突然怀疑保险套是不是被人动了手脚，尤其是那两个女人，一个是哥尼了的妈妈，一个是被吓跑的贱货，她们都想要有孩子。

后来，有人把门撬开，发现屋里什么都没有。警察也来过，把地板撬开，发现地下也什么都没有。水电工来检查管线，屋内的电路拉得乱七八糟。他把电源切掉，免得引起火患，然后说了一句：什么都没有。一个前屋主回忆起当时和爱人住在那间屋子时，难过爱人已离开他；她走了，他什么都没有。他喃喃自语：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

有一天，故事中的女主角问起我：“你现在拥有什么？”。

我本想不厌其烦地告诉她以上的故事，然而我没有，太扯了，我道说：“我有一辆车子，一台笔记型电脑，一份薪水还可以的工作，一间房子，两条狗，一个爱我的女人，一个‘作家’的头衔，几本自编的杂志和诗集（还卖得不错），一个独处的夜晚，一个烂醉的肝，两个退掉的肾，一个酸疼的肩膀，一个得不到的爱，再三个暗恋我的女生，一个打不开的电脑档案，一个杀人的念头，一个吸毒的冲动，一个梦想，一个梦中人，一份热情（关于理想）……”

接着她打断我，说：“你什么都没有！”

她想尝试一种恒定，比如说不变的爱情，永远的花样年华。她喜欢精准射出的感觉，吞下它们，所有男人的原型就在她体内流动。

每天要做的事，先打开电视看新闻，打开笔记型电脑收 email，泡一杯咖啡，接着坐在地上继续昨天敲打的小说，手指在键盘上快速敲打，然后电话响了。

可是多数时候，她实践一种不明确，比如说把绝不了的性爱，容易崩溃的眼泪与反应迟缓的身体。没有一个接触过她的人（不管男人或女人）清楚知道她在想什么。

她在想里头，什么都不是，什么也没有。干！

屙……

这是屁声？还是打嗝？或许是有人不愿意再看下去而发出的抗议？不管是怎样的人来猜，都不会明白人为什这个“屙……屙……屙……”，原来是一条狗的叫声，它的翻译如下：

“王八蛋，拿根骨头给老子我来啃。”

● 木森





继续幻想

幻想过最佳的时候。但是在哪里呢？应该把地点安排在比较适当的地方。海边或者山上，最佳地点是咖啡厅，除了咖啡的醇香，并有一大堆不知道是谁的人在旁边走来走去，足以博得心中激动，如果到时有话，如更到时有表情和脸色且开秀解得不开的话。

把他在文章里写，喝不加糖的咖啡。初行以为他懂得反传统派的咖啡香，后来不必猜测，已然了解他做的是与众不同，喝不加糖不加奶，写那知子，令人留下深刻印象。果然亦写，许多女性文学爱好者风高时候，假天从不提他的名字，也不说他的文章，但都清楚私底下暗暗的仰事曾经所升起的光芒，幽幽地发出温柔的光。

温柔的光，在重逢的时候，随封门消失了去。

不在海边，也不是山上，更非具有欧式情调的咖啡厅，是在停车场。

一个购物中心的车库，偌大一个喧嚣吵杂的虚拟场所。

现实永远牵不到幻想的于，距离无限，早已知晓，勿充海幻想，生活太多粗糙的面，不得不走进幻想，悠然而到，虽然短暂，起码有幸。

明知他爱像一种与众不同的姿态，仍然勇敢让他知会平淡制作的非凡脱俗中。

不好，无论如何刁滑的梦，也会醒来，不必害怕。

令人更为恐惧的是，梦醒以后，现实居然没有想像得到人的手段不下去。

这是喜欢不加糖咖啡的诗人吗？岁月围绕，如此清晰，不可置信，是你的事。

转身朝另一道玻璃门走去，那里的人渐微，灯光明亮，而那道温柔的光逐渐渐渐黯淡沉匿，把重像，玻璃留在幻想里，让自己去感动自己。

口足画家

◎ 匆匆 叔黎慧

安琪：

还记得我寄给你的贺岁卡吗？

还 那像火一般燃烧的风凰花，
那树下凤姿招展的火火鸡，还有画家如
纸的笔触，均匀的线条以及调和的色
泽，多么让人欣赏。你再翻过背面，在
左下角有一行米粒般小的字写着：
Painted by the foot of H. G. Leong。
这是一个叫 H. G. Leong 的人用脚画
的，我第一次看到时简直不敢相信，用
脚也能画出这么美的图画。像这样的图
画卡片我收藏了不少；每年，“口足画
家协会”的组织总会寄来一迭这种画
卡，然后由我们随意乐捐购买。这些画
卡我都珍藏起来不舍得寄给谁，除了
你。

现在我要向你说的是 H. G. Leong
这个人，我到过协会去参观，也见过他
本人，一个长得清秀出众充满自信的青
年，自小因一种病毒而失去双手，据说
这种病毒还可能侵袭其他的器官。今
年，我在收到画卡时，惊察 H. G.
Leong 的画卡竟然写着：Painted by
the mouth of H. G. Leong。为何 H.
G. Leong 用口绘画了呢？我不祥地预
感到他可能已失去他的脚。

安琪，得知你车祸失去一只手，已
是事情后的一个月，你身在国外，时间
和其他因素都不容许我去探你，但望你
坚强，我仅在此为你向天祷告。

文语

讣告

◎ 匆匆 阮陈蕊

早报在8点45分被丢进信箱，他在6点50分便张开眼睛。每天如是。

一上了年纪，觉便睡得不沉，一丁点声响便能把他从梦的边沿拉回来，即使是报纸落入信箱这等轻微的声音。

他是家里第一个阅读早报的人；把天下事一页一页从指底翻阅过去，家国事无论大小过了一天都只剩下几行墨迹。

翻到服务版，一个熟悉的名字映入眼帘，刺痛他的感觉：我们敬爱的至亲方正言先生，不幸于2006年X月X日晚上10时10分，寿终正寝，享年积阅七十有五……。方正言，他的名字端端正正地出现在报纸的讣告上，起初他还以为名字雷同，但旁边却平稳地印着他年前拍的半身照，而且立讣告的人更是他的几个儿女。这是怎么一回事？是谁的恶作剧？不久前就曾发生过这样乌龙的事，事主更因此把报章告上法庭，想不到这等倒楣事也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正想着要如何去处理这事，电话响了，大儿子睡眼惺忪从楼上下来接听，二儿子也跟在身后。他正想叫住二人……

老大放下电话，转身对老二说殡仪馆有事商议，他必须先过去一下。

他呼出去的声音像一口痰卡在嘴里。

9.5.2006

癬

◎ 勿勿 捉妖篇

洗澡的时候才发觉大腿内侧长出了一片片象鱼鳞的东西，痒痒难当，越抓越痒。这一定是什么癣之类的皮肤病，到底我是什么时候从哪里惹来的祸根？药箱里也找不到可以止痒的药物，隔壁张太可能会有这类药，等会儿向她要些来用用。

张太是个长得相当标致的中年女人，很善心，她见我孤家寡人一个，时常也会煮一些汤水之类的饮品送过来。有时候丈夫出外埠做生意，一个人闷了也常过来聊天，和我很合缘。

一想到张太，腿上更痒得难耐，走到门外向隔壁张望。门开了，张先生伸出头来：

“嘿！老刘，还没上班？什么事吗？”他带着疲倦的脸色，边打着呵欠。

“哦，你在家呵！我——我只是想向你借托椅子。”我很客气地说。

“修理家私吗！”他边说边走向我，长袖睡衣拉到肘臂上，手肘处长满了和我腿上一模一样的癣，红咚咚的一大片，真是吓人。他用力狠狠地抓了抓，漫骂着：

“这鬼癣，痒死我了！”

读

◎雅波 **读民稿**

在 我行将退休前，仍然有人到警署来投报“乱童强奸少女”案件。

去到现场，已属多年老友的日常记者忿忿不平的问：“神的代言人怎如此好色？”

我以办案30年的经验平静且肯定回应：“神不会，人会。”

棋局

◎雅波 **极限篇**

“现在是在新闻广播时间，美国总统布什……”乐龄之家的老人无聊的把电台频道转来转去。“联合国秘书长声称……”

“喂，你到底要不要下棋的？”另一个老人极其不耐烦地问。

“我等了这么久，你都没走半步。都不知道你会不会下棋的？”玩弄收音机的老人反驳。

“我现在要将你的帅啦。”

“你敢？”老人把声浪招大。

“为什么不敢？你输定了。”

“啪！”老人耍赖，一手搞乱棋局，但同时一个不小心，也把小型收音机摔着地面，唯声浪仍清楚：“世界各国迅速在变形，以配合局势潮流的演变……”

算

◎雅波 **极限篇**

“半仙，我的孩子有怪癖。”顾问一见到我，就迫不及待的投诉。

“又是不肯读书是吗？”从事相命数十年，早已见怪不怪。

“不，他很喜欢读书，但更喜欢蹲在水沟旁玩。”

“这没什么不对呵？”

“孩子每次都会告诉我，水沟里有什么东西，那里有垃圾，那里有死猫死老鼠……”

“唔。”我屈指算了又算，沉吟半晌。“孩子日后如为民服务，定会名满天下也。”

医之幻

◎雅波 **短篇小说**

医生 有什么好当的，真不明白为何家长常要逼孩子当医生？我每天面对病人，从一大清早就要倾听病人的悲苦经，一直听到傍晚才休息。说来也没人信，我已听足58年喽。

“医生，我不是来看病的。”一位大约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踉踉跄跄地闯进我的诊所。

“那你来干什么？”我防备着。

“我是来说笑话给你听的。”

“说笑话？”

“是啊，我没病，所以会说笑话。”

在我还没搞清楚是怎么回事时，忽然外头又闯进一对老年夫妇，双手颤颤地牵来年轻人，抱歉似的对我说：“这个孩子想当医生想疯了！”

【方路 /极限篇展】

1. 在庙前

雨。落在庙前。母亲等雨停。斑驳的老庙坐满参差不齐的雨珠。从倒塌的屋檐滑落在母亲肩上捆好的柴薪。我醒来替母亲支开两行雨中双眼平行的视野。庙还远呢。看不清楚母亲柴薪后的身影。我想着母亲。老庙还有两百七十个石阶长满了青苔。雨。滋长了寄生的记忆。像我国积了好久好久的想念。母亲。落在庙前。那年亡故的一场雨。

2. 野生雨

城市的轮廓从车的望后视镜中，推远，推得好远。城市的阴影继续困住上千上万居城者的心。进入高速公路后，视野立刻伸长而去，两旁空旷的野坟，也像城市的阴影，困住上千上万平卧的居者。雨，在天空漫飞，未收敛的野生花，夏长如居者的宿怨。

我在无伞的野雨中，看到上千上万浮躁的幽灵。

3. 预言者

或许贴在树身的碎皮不久就会掉下，在日后，在夜后，不久就会掉下，如记忆的色泽，素描过你深刻如背脊的刺青，一个字，一个图腾。我坐上一个上午，看树身的旧皮如苍老的预言，一页页，一句句，脱落。你真的在公寓的四楼，看小小的树身逾越了前头山，这是信得图腾，把昨日的伤，长成茧，长成茧，不久就会掉下，如你身上的刺青树身的碎皮。

如对你未知的预言者。

4. 遮阳板

“黄昏总是遥远的。”

你说话时把眼皮合上。我把车前座的褐色遮阳板移下后，笔直的公路就躺在左边了。偶尔掠过路旁里程碑，写着 300 公里。我把腰伸长，打了一个哈欠，看你望着远方的视野总是遥远的。

我记起在你的眼眸视线中浅浅掠过两次，把遮阳板移下，青光的建筑物已遮去了自己的暗影。我从遥远的黄昏看你，完成一次想像的幽会。

5. 火车上

越过湖，边境不远了。火车的检查员低下头，钻过相接弧厦门，沿着车厢检查车票，检查关卡护照，检查签证。我把书搁好，从座位坐正。把一本猪肝红硬纸皮封面的护照递给检查员，他打开护照一脸严肃查阅时，我想起过世的哥哥。一个捧着大肚囊的检查员，在右列的座位，突然提高嗓子：“逮这偷渡客，别赖，快趴下。”我在座位看不到偷渡客趴在车板上的脸。只听到他发出痛苦的呻吟，检查员把整个身体压在背后，使劲把偷渡客的双手反扣。这个画面很单调，火车发出的声响，很快把偷渡客的呻吟掩去。湖面回归了平静。

6. 雾半白

雾，从附近很深的半边峡谷，舌舔而上。我把灰色雨衣穿好。

雾明显添加寒意。我安静地坐在给时间磨平的褐色长板凳，把脚伸直，这样可以减轻关节上的酸痛。终点车站的人群，推二连三，蹦蹦跳跳走入更深的雾中，很快恢复了安静。我坐在车站想等候友人过来陪说些话。但计程车司机总是从口中吐出半白的雾。

感觉肚子有些饿了，沿着栏杆扶走到兜售食物的推车小贩买了两个茶叶蛋，茶味和蛋香把肚子诱得更饿了。我在这里已经逗留很久，担心友人可能浸在四面很浓的雾中，遗失自己的身影，找不到约好的车站。

雾，仿佛要滤去一些感伤、关节上的痛、失去友人音讯的焦虑。结果发觉自己口唇中，不知不觉也呼出了半白的雾。

7. 黄昏河

那年过一条河，黄昏很深，把一个过河者的身影拉长，于是明显看到船客脚边的影子短了一截。

他抽了一根烟，等船靠岸后开始一跛跛踏下渡头。

两个小孩跟住他，一个代他扶住一根拐杖，一个扶着他短了半截的脚上了船，坐在船舷板凳，不太稳，如船外的黄昏河水在拍动。

8. 春天逝

夜梦母亲，中了彩票，不少钱，但她仍在屋后劈柴，蹲在地上吸草烟。

充裕的钱让屋子改建起来，我唤她留点自己用。她沉默地继续劈柴。我坐在屋后哭起来，抽搭了好一阵，便醒过来。

9. 一颗牙

剩下一颗牙。老人张开扭曲的嘴巴看着木板架搭成的舞台上的舞龙，在黄昏和入夜交错的空间舞动。傍晚宴已开始，老人安静坐在宴席上，嘴唇深陷，弄开时只看到一颗门牙。宴会周围绕了许多老年人，他们衣衫褴褛，有些蹲在水沟旁，等着设宴主人安排，腾出空位子让他们就座。桌上摆了红塑胶袋包好的芦柑。临时搭好的棚子，张贴许多春联。春节到了，宴会上邀请几个过气的歌手在唱新年歌，把现场弄得春节真的到来了。周围许多老人仍站着或蹲着，等安排席位就座。这是一场在傍晚举行的春节敬老爱心宴会，请老人院的孤老前来参加。有位子坐的老人喃喃自语，庆幸接待如客人，桌上有丰富食物，烧肉、蒸水虾、生鱼片捞生、粽叶饭、香菇菜心、汽水、黑瓜子、矿泉水。但周围还有更多老人挤着，蹲着、趴着、躺着、靠着，等主人腾空位就座，真的是一大群老人，老得只剩门牙一颗。

10. 白栏杆

目是 你在这栏杆等候白色的梦。栏杆意味着一次旅程的结束。重新跨过流放的地带。展开另一次无止境的跋涉。其实。梦。只不过如此。梦醒之间便由意识上的栏杆作为分界。像你。记起那次燃烧的红色玫瑰。等于一朵冒起的火把。把自己一次重复一次烫伤。

2006年6月24日 ● 星期六



今昔

◎雅波 观察篇

35年前，马华青年作家为了千字3元的稿酬，大动肝火；认为如此低廉稿酬，委实是平生最大耻辱。

35年后，青年作家已成为“资深作家”；同样的报章，同样的作家，同样的稿酬。

“为何不再生气？”旁人在煽火。

“快别这么说，要感恩呵，现在办报不容易呀！”资深作家的的心灵已“出家”。

普渡

◎雅波 观察篇

有人用新报纸裹着白先勇的旧作，送到图书馆来，说是环保回收。我翻开发黄的书页，恰好翻到《金大班的最后一夜》。

“玉观音，你这位观音女士还在苦海里普渡众生吗？”玉观音是舞厅金大班美丽的别称。

裹书报纸地方新闻版的标题是：“午夜扫黄，龙女落网”。

唉，玉观音呵。

终点

◎ 勿勿 原野

奇迹地，今天车子的性能特佳，在第一个转弯，他已从排位第6，一口气越过3辆车子，而且一直保持着这个位置。赛道在前面无止境延伸，炎热的天气把路面烫出一片热浪。他冷静地把方向盘，让风驰电掣的车子把路段一节一节吞下。昨天车队还在担心，引擎出现的问题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甚至被迫弃赛，幸好后来在工程师们的努力下，问题总算解决了。

多年在赛车事业浮沉的他，始终处于一种箭在弓弦的状态，只是表现王霸可欺，虽然也曾几次站到领奖台上，但是好的成绩只是第二名，冠军总是和他擦肩而过，这也是他心中唯一的遗憾。随着年岁的增加，体质的衰退，加上其他年轻好手的辈出，想要突破这困境就更加难了。这一季合约将届满，可是车队还未提出续约的商议，他可以意识到他可能因此就像一颗水泡般在赛车场上消逝。

今天很幸运，所有的工作人员都配合得很利落，在第二次添油重返赛道，他已成功地抢在第二位，他仿佛看见领奖台的光芒正朝自己招手。多年的赛车经验使他自我警醒，在这关键时刻绝对不能心浮气躁，必须沉着应战。就在赛程进入最后一圈时，前面的车子忽然滑出了赛道，让他有机会超越，但随后的车子却紧紧逼近，毫不放松。在距离终点约300米处，就在他眼睛瞥见格子旗在招摇的一刹那，他的车子突然冒出阵阵浓烟。

车子要爆了。一个念头迅速地闪过脑际，是否要马上弃车逃命？但终点就在眼前，生平第一个冠军在望。稍一犹豫，他猛踩油门。

在众人的惊呼下，只见一团火球在赛道上扩散升腾。

2006年7月15日●星期六

D12

鲁宾逊心中的岛

◎ 勿勿 记录

十几年了，鲁宾逊第一次站在甲板上，对着慢慢移近的海岛，心中涌起了亲切又陌生的感觉。

这些年来他无时无刻不在缅怀这个他生活了二十余载的荒岛和同甘共苦的朋友“星期五”，那日子让鲁宾逊人与大自然的微妙关系，也改变了他的的人生观，他下定决心在有生之年一定要回来，了却这一番思乡之情怀。

他随着一大群游客上了岸，十多个土著女郎唱着歌迎了上来，船到来的游客融洽地停在一处，欢笑声随即洋溢四周。

当年的荒岛今天已是另一番气象：它被开发成一个美丽的旅游胜地，每年都有许多游客到来度假。他被海浪冲上岸的海滩地点也已建立了码头，规模虽不大，却具备各种设施。那片椰林也被砍伐殆尽，建起了售卖土产和纪念品的商店，还有一家颇具规模的酒店就建在附近。

他独自走到一隅，落日四顾，这岛确实被美化了，但这种营造就离荒岛上过多的椰林，不是他心中所盼望看到的。空气中虽然依旧飘着当年一样的海洋气息，但那些在沙滩上晒日光和海面上清浪的异潮儿无论怎样都和过去截然不同，断续传来的嬉笑声更使有些异感，昔日的心情一下子被回潮的气息所淹没，他的鼻子开始有些发酸潮湿。

一座岛，一块不可侵犯的圣土，完美地存在在心中，使他有着意识的捍卫职责，但从这一刻起，他感觉到心中的岛已逐渐逐渐沉没……

焦点

◎ 匆匆 凤凰客

这是一个缺乏想象力和进取心的城市。他想，经过十多年的时空演变，经济科技的突飞猛进，它还是停滞不前，原地踏步；狭窄的街道，古旧的建筑物，缺乏提升的市立公园，左侧的印度庙宇还在老地方祈祷，一片死气沉沉，连学校也是十多年前的老样子，教室没有增加，操场也未曾重翻过。他一直在纳闷，这样的城市这样的学校，怎么可能产生像他这样杰出的人物！

他的确是个杰出人物：拥有几个博士头衔，著作在影响着新人类的价值观，每一次的讲座都座无虚设，所到之处他都是众人的焦点。大家认识他、讨论他，他也一直在享受着这种荣耀。

一站上讲台，他开始后悔这次答应母校校长回来为学弟们作这次演说。他未曾感到如此的失落过，与其说失落不如说是受侮辱：寥寥无几的听众，不但不专心听讲，还在台下高谈阔论，他像一个不协调乐队的指挥，完全失去作为一个焦点的荣耀。

这是一个缺乏想象力和进取心的城市。他暗自。迅捷似的逃离会场，汽车驶离学校经过公园，他的视线随着透过车窗的欢叫声越过绿丛，只见一大群人，其中不乏着校服的学生，正簇拥着一个像是偶像歌手的年轻人，争先恐后地索取签名。

他终于明白，这城市的焦点重心在哪里。

凶手

◎ 匆匆 叔吼稿

“（上略）她后脑上像开着一朵大红花，娇艳欲滴的鲜血染红了青绿色的地毯，晦暗的灯光下，黄蓉圆睁的眼球，像要脱眶而出。电视机仍在播放着 125 分钟的电影，那音响足以掩盖任何尖叫声。死者遇害时正在看电视，还是凶手故意安排的烟幕？但可以肯定的是死亡时间不会超过两小时。门窗没有被撬开的迹象，屋里的一切并不凌乱，物件上也沒有可疑的指紋，凶手机可能是相熟者……”

写到这里，杨卫停下笔来，长长地吁了口气，脑海突然一片空白，情节脱离了底稿，不能继续写下去。究竟谁可以合理地成为凶手呢？他自己也感到迷茫了，虽然可以轻易地报道一个凶手来绳之以法，但这太通俗老套了，他不要这种写法，他要写一则完美的，天衣无缝的谋杀案，甚至连作者也破不了案！

桌上还剩下半杯浓咖啡，他一口气喝完它，然后继续思索，他列出几个可能成为凶手的角色，但都不符合故事的逻辑推理，他思潮开始出现混乱：找不到凶手，但女主角明明被人杀死了啊！这只能说明作者刻意制造了死亡，归根结论凶手应该就是作者。想到这里，心中一悸，双手不由自主地抖索起来……。

报道：著名偵探小說家楊卫，上个月从精神病院康复后，今天再度入院。事因杨卫申述到 J 区警局投案自首，谓亲手杀死年轻女子黄蓉，后经警方查实并无此人，但杨卫坚持自己所犯下的罪行，警方惟有把嫌犯暂交由病院看守，以作进一步的调查。（下略）

生死极限， 在匆匆的三五百字之间

写极短篇的匆匆，就是写诗的沙河，原名郑澄泉，祖籍广东潮阳，1946年出生于横城大山脚。沙河从1960年代开始写诗，而匆匆却自2002年初方才开始从事极短篇创作。后者多数是响应当时《南洋商报》《南洋文艺》的“极限篇”征稿而作，篇幅较一般千余字的极短篇短得多，大致仅在三五百字之间。匆匆在这4年间发表的同类作品大约有六十余篇，然与其40年来所得诗作相较，皆尚未结集。

一如沙河嗜以死亡入诗，匆匆的极短篇也有相当数量是在书写死亡。在《隐身术》（《南洋文艺》，2002年4月6日）中，死亡是可以使形体消逝的魔术，也是魔术。致力于魔术变法的小说主角为阳光可以穿透他的身体而不在地上投射倒影欢呼，为擦身而过的倩人不觉他的存在暗喜。当所有的文字似乎在说明他的隐身术已经修炼成功时，主角被有人说话的声音吸引到客厅，见到正和太太说话的，是林医生。作者不直接宣判主角之死，可是医生“我已尽力”的含蓄说词，和太太满脸的泪痕，却戳破了前述魔法隐身的虚幻。本篇以极短篇最常见的对比手法，借主角之欢呼与太太之泪痕，展示假隐身与真死亡之间的戏剧性关系。然而戏剧性的故事架构不是匆匆极短篇的经营重点，他其他的相关作品更多是在尝试幽婉的表达一种深挚的思索。

《母亲的时钟》（《南洋文艺》，2003年8月2日）从望着母亲“像是沉沉地睡着了”的遗容，转而倒叙儿时与母亲同眠的情况，试图寻找死亡的另一形态。母亲日间辛劳，躺下旋即入睡。她“沉沉的睡态”，在叙述着年幼的心灵投下死亡的阴影。辗转难眠之时，钟摆如滴水的声音愈发让他恐惧。他不由怀疑时钟里的水滴干了，是否意味着人的一生时光也过尽了。他不愿“就这么躺着让时间流完”，于是爬起来，企图截停时钟，阻止死亡。他的举措拉着一串长长的省略号，笔锋一转时，小说已走到末句：“母亲走了，我也看到了死亡的形态，但我心中的时钟却从没停息下来”。时钟，象征死亡，更象征生命。墙上的旧时钟是母亲的嫁妆，因为“我”的生命源自母亲，“我”感知生命（及其流逝）的可能源自母亲，所以“这个时钟和我心中的时钟同样古老”。即使母亲生命的水滴流尽，“我”心里的这个时钟却依然流动如常，这个结尾是歧义而丰富的。它一方面体现“善易生死，父子不能有所帮助”的无情，另一方面亦有母亲生命得以在儿女身上延续的有情；其“从没停息”一方面在死亡面前透露强烈的生之意志，可是另一方面，时光如水点滴流逝的恐惧却不见得随眼见的死亡而终止。

死亡，不是结束

死亡，不是结束。分别从一生一死两个不同男子的角度书写的《黑发》（《东方日报》〈作势春秋〉，2003年9月10日）与《晚餐》（《南洋文艺》，2004年12月4日），更进一步表达了这点。《黑发》的丈夫极爱恋妻子的黝黑长发，某日临出门前尚未见妻子，若有所失的去上班，由于心里过于惦记着下班后要为妻买一瓶润发剂，竟连同事的招呼都仿若未闻。同事的叹气向读者揭露了真相：原来男人妻子已夜多时，然而藕断情深，致使

男人无法接受丧偶的事实。《晚餐》的故事则由丈夫不满妻子所作晚餐始。妻子所煮的晚餐一如既往令他食不下咽，然而妻子对他的嫌恶却一反常态的不吭一声。几天前，他才因埋怨晚餐而惹来妻子与他大吵一番，他气而跑去找老相好诉苦，不料却和对方善妒的丈夫发生肢体冲突。而今数晚面对同样菜式，脾气待要发作，却见妻子起身面对神龛倾诉愁苦。原来自己早在几天前已被老相好丈夫打死了，然却不自知，尚还对每天为他准备晚餐的妻子诸多嫌厌。可见恩爱也罢，怨怨也罢，都未必随生命之终结而勾销。

匆匆不仅不信生与死能够把“人生”切割得一干二净，他甚至亦对死生之间的绝对界限存疑。大脑抑或形体的活动与否，真的足以验证及说明人之生与死吗？他借《老人的脸》（《南洋文艺》，2002年10月8日）与《回家》（《星洲日报》《文艺春秋》，2002年9月1日）提出质疑。前一篇写入屋行窃的小偷，从一张折皱的电报得知一叫家民的人遇车祸，情况危急。小偷搜索东西的声音惊醒屋里的老人，以为是家民回来了。然而这个希望是徒然的，因为电报显示家民已死，而老人显然也清楚此事。小偷看着老人一张绝望的脸，想起远方的父亲正也有着同样的一张脸。父亲对自己的绝望，对应老人对死者不可复返的绝望，不也说明小偷之重生犹死吗？后一篇写一个接受别人捐献心脏而得以存活的人，在出院之后对原本与自己有关的人事感到陌生，却对过去从未接触的事物倍感亲切，最后竟对一处不曾踏足的地方产生回家的感觉，在“家”门口为一个妇人悲哀的脸庞动容不已。脑死、心死与人死似乎不可等同论之。

书写死，思索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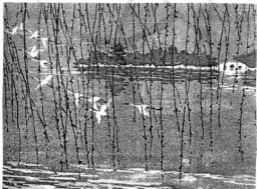
生死何其飘忽，何其难以界说。而人对一生乃至一死之大事却可能懵懂模糊，无以掌握。在《洞》（《作协春秋》，2003年9月10日）中，主角自觉很清醒，然而什么都看不见，亦喊不出声音。他不知自己是高血压昏厥，是被绑架，还是遭遇了什么事。后来他看到远处洞口透来一丝光线，于是努力爬去，企图逃脱，却在洞口被一双戴胶套的手抱起，原来自己已是初生的婴孩。另一极短篇《奈何渡》（《南洋文艺》，2002年12月31日）的老人则以为自己已成游荡阴间的鬼魂，然而路人的窃窃私语却说明他不过是个患上老人痴呆症，忘记如何回家的人。

匆匆之嗜写死亡，是要反儒家“未知生，焉知死”之道而行之吗？其实不然。《奈何渡》中的老人要寻找阴间的一条河流奈何渡，意欲临水映照，以证实自己是否已死亡腐化。可是传说中鬼魂都是因为吃了甜年糕之后才须到河边漱洗，而自己可能没人祭拜，双手没有拿过甜年糕的痕迹。无论如何，他最后还是来到河边。然而，满河的垃圾与小动物尸体竟使他无法看到自己的倒影。一问之下方知此河并非奈何渡，而是作者家乡实存的双溪檳榔（Sungei Pinang）。人情太冷（老人怀疑无人祭拜，老人实际无人照料，皆已影射子孙不孝），环境太坏（满目垃圾，动物死了也像垃圾一样丢弃），匆匆于是通过老人的感觉暗示人的处境：虽为人间，形同鬼域。《守候》（《南洋文艺》，2002年8月6日）一文对此表现得更为直接而尖刻。等候时机多年的鬼魂终于获得了投胎的指示，然而在见到临产前最后一刻才带着满口语气浑噩出现于产房的未来父亲之后，鬼魂毅然放弃了转世的念头。鬼魂愿意继续做鬼而拒绝为人，是对朽败人世的莫大嘲弄。匆匆其他写得极好

的极短篇，如感慨“因人地深，越爱吾乡”的《养一只狗的决定》（《南洋文艺》，2004年4月10日）；天地之大，人类竟容不下一只徒步于地图之上的蚂蚁的《徒步旅行》（《南洋文艺》，2002年9月28日）等，同样不无对人世/人性的缺陷作出审视与讽刺。

对死亡充满好奇，是因为对生活充满疑问。书写死，实质上是在思索生。匆匆极短篇之死亡书写，应作如是观。

2006年7月29日 ● 星期六



海恋

◎柯世力 续前篇

某恋爱专家说，情侣间因距离而分手的机率全系于数字：一年的感情经得起50公里分隔两地的空间考验；两年感情可分隔100公里；3年150公里距离；4年200公里，依此类推。

他俩从同一所师训学院毕业时，3年感情，被公家机关分派两地，相隔只149公里。

他暗暗窃喜，那负责调派人手的官员想必也是那名恋爱专家的“粉丝”，留了1公里替他俩3年的感情买了终生保险。

另一方面他又暗自忧心，专家没有说清楚如果间隔了一片海，还灵验吗？150公里的极限是包括海陆空都屡试不爽吗？

安啦！他心想他们3年来朝夕相对，同班同学见面的时间多过一般情侣几倍，志趣又相投，即便保守地3乘以2，至少是属于6年那一档……

分开只一年，一通乱拨的恶作剧电话打了给她，打乱了她本属于他的芳心。

用一个星期勉强把6年——不！该醒醒了！把3年来的千丝万缕抽丝剥茧，整理成一丝一缕，复交代清楚，分配分明，当中还包括那“间”一起供的车子和那“辆”一起供的房子（当时他还真是用错量词，心乱吧！）……

他常对啤酒说，他们的爱情是被冷冷的数字和咸咸的海风吹淡的。从此他即便拍桌子与校长闹翻，打死也不肯教数学和地理……

纪录的诱惑

◎杨伟安 袁筱筠

从小就聪明伶俐善良有礼的小明，被父母疼爱有加，并认为是可造就的人才，因而平常十分注意他的一举一动，一有差错就给予指正。

今年才10岁的小明，近来在各方面都有突然不寻常的改变，尤其是在吃喝时，不但不像以前那样坐姿端正，斯斯文文地咀嚼，而是狼吞虎咽，并且非吃到近乎呕吐的情形才肯停止。父母见状心惊，问其缘由，他即说：你们那种凡事讲求斯文按步达到尽善尽美的作风，何时才能出人头地？你看，那些参加斗食斗快者都是成年人，如果我现在就学他们那样吃喝，肯定不久就达到他们的水准，到时一参加就能击败他们，岂不成为世界纪录，即最年轻又最快的大食王的双料冠军？

父母觉得事态严重，从此不准小明观看所有惊险或反自然表演的电视节目。



蛇药

◎ 勿勿 夏限稿

爸，这蛇药究竟管不管用？阿里支着颌，看着父亲达立七手八脚忙着打点道具。

时间已届7点，正是夜市开始忙碌的时候。算起来，达立的蛇药地摊也是当地夜市的一个焦点，达立每次都会让徒弟阿敏上演一场人蛇搏斗的重点戏，再展示被蛇咬后敷上蛇药显示的功效，群众看到这种示范多数会轻易解囊，蛇药一下子便能卖得座满钵满。

本来达立和徒弟是最佳拍档，可是昨晚阿敏因小事被师傅训斥了几句，早上便藉故出去不再回来，急得达立惟有临时让儿子顶替上阵。

怎会不管用？都卖了整20年了。这是祖传秘方，你爷爷传给我后，我还加以改良呢！达立把儿子放在摩多车后座，远远望向夜市的人潮。

鼓声响起后，阿里就开始冒汗，一会儿就要轮到自己上场了。在父亲指示下，阿里惟有硬着头皮站出去。那当儿，整个身子已不再属于自己，随着笛声，那条蛇舞动了起来，缓缓地沿着阿里的足踝向上游，他惊悸地缩了一下，那蛇便闪电般在裸露的大腿上噬了一口。达立一边替他敷上蛇药，一边还在滔滔不绝……

散市后，在数着钞票的达立看到坐倒在一旁的儿子说不出声，便把视线移到儿子的大腿上，那敷了蛇药的腿肌虽然只有些许红肿，但让他惊惶的是，在伤口处隐隐正有一条黑线慢慢向上移动……

19.09.2006

美好时光

◎ 匆匆 **健民**

他明明是醒了，却不愿意睁开眼睛，只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房外琐碎的声音响起，是媳妇起来预备早餐了吧。躺了几天，骨头都躺成了化石，烧虽退了，但四肢无力；都是这么说，人最怕老来病，他算是尝到了滋味。

空气中传来烤面包的香味，一闻到肚子马上咕咕起来。关门的声响响起，他知道儿子媳妇都去上班，孙子们也上学去了。过了一段时间，他才慢慢张开被糊住的眼皮，阳光一下子充满整个房间。从窗口斜射进来的阳光，就像购物广场休闲角落透过天窗的阳光般柔和。这个时候那一群和他同龄的老人们该已在那儿闲坐聊天，欢愉谈笑了吧。那是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每天他都会到那里去消磨整个下午，掺和在伙伴间，去领略这大家庭似的温暖，这是他在家中感受不到的。老伴死后，他就和儿子一家同住，儿子不能说不孝顺，偶尔也会嘘寒问暖，只是事事都以妻子马首是瞻，完全没有主见。媳妇和老人象隔层纱，似见不见，而他对孙儿们的怜爱也没有得到等值的回应，在家中他宛如一件附属品。他苦笑一下，披衣而起。

桌上留有面包，保温锅里有粥。虽然饥饿，他突然觉得毫无胃口，耳边尽是广场里老人们的笑语，他打从心底清楚，那是他渴望的空间，在那里他才能找到他的美好时光。

请勿打扰

◎文谷 **级限基**

“当音乐响起的时候就是最好写作的时机了。”铅笔对扩声器说，“如果没有你，许多的故事就没有机会成为故事了。”

“哦？是吗？我并没有做过什么。”扩声器平平地答道。

“不！每一次你响起不同的音乐时，不同的故事就会非常自然地从我芯流到纸上去，尤其是当你唱着爵士音乐的时候，许多忧伤的故事仿佛都被沸腾着似的，情不自禁地往外头泄。你知道吗？你就像是毕卡索的蒙娜丽莎，莫迪和玛莉·塞瑞丝，是一切创作泉源的唤醒者啊！”

“我并不明白，想必是你企图讨我开心而已，但其实这并不需要，因为我根本就不懂文字。”扩声器别过脸，以没有任何起伏的声音说着，“如果我真的给你的许多故事带来了生命，那也就这么样吧，你不必感谢我，也不需要告诉我。你继续写你的小说吧，我继续播我的音乐。你的打扰让房间的空气霎时变得冷清了。”

Julie 的《Play Misty For Me》又缓缓地响起了。



愧疚

◎钟逸璇 **四年级**

那时候的他们，还是小学生。
那一天在学校里，她经过他的教室，见一群学生围绕着他。全校最凶悍的训导主任对他拉开了嗓子：

“说！是不是你偷了同学的橡皮擦？”
四周的人议论纷纷，他却愣愣地站在那里，没有一点回应。

她知道他为人老实，绝不会干这种事。八成是别人懂他容易被欺负而诬赖他的。她犹豫了一阵，转身奔回了自己的教室。

下了课后，他站在学校后门，见到她时很高兴地去牵她的手。她因自己当时没为他辩护而自责，泪水不禁地溢满了眼眶。他慌了，急忙双手环着她的脖子喊：

“姐，谁欺负你了？让我去教训他！”

请把我带走

◎ 勿勿 **短篇小说**

那天家里来了很多人，很是热闹：先是来收房租的安娜，她收不到钱，还被爸爸臭骂了一顿，再下来是电气局的人要来切断电流，爸爸陪尽笑脸说尽好话，结果好像获得通融两天。下午就是那位久久才来一次的王叔叔，王叔叔衣着光鲜，驾漂亮的汽车，身上的气味很好闻，不像爸爸老是满身汗酸酒臭。王叔叔每次来都给我买了糖果，我很喜欢他，我老是想，王叔叔为什么不是我的爸爸呢？

怎样了？是时候了吧？王叔叔一进门就问爸爸。

应该是今晚，你明天来带走吧。爸爸不自在地搓着手，脸上不知是欢喜还是无奈。

于是王叔叔把一叠钞票交到爸爸手里便走了。

傍晚大着肚子的妈妈去医院时没有回头望我一眼，是不是妈妈不再疼我了呢？这晚我迟迟不能入睡。

第二天妈妈就抱着弟弟回来，王叔叔也来了，还跟着一个女人。那女人疼惜地抱着弟弟，摇着晃着像抱着自己的孩子，即使是亲生的，爸妈都从来没这般的待我，老是把我也当出气筒。

那女人抱着弟弟要走了，临出门前，王叔叔塞了一条巧克力给我，望着他们的背影，我的喉咙中像有声音要挣脱出来，忍着忍着，最后我还是听见自己的声音喊了出来：

请把我带走吧！

火的得意

◎ 匆匆 短篇小说

半夜两点钟的电话铃声，着实使人感到惊悚，尤其在这停电的夜晚。他摸索起床，为了不吵醒熟睡的妻儿，蹑手蹑脚拿了手机到客厅接听。

是局长的急召，工业区的一间大型工厂发生大火，所有的救火员都被召了回去。屋里一片漆黑，他以烛光照亮，找了件衣服胡乱披上便匆匆赶着出门了。

灭火不但是他的职业，在私下下他还把它当成天职，这是从小便立下的誓愿。童年惨痛的记忆使他把火当敌人；父母在一场火灾中丧生，因为火，他成了孤儿。

在两里外就望见火光把天际染成一片彤云，救火车的鸣笛声使他抖擞起了应战的精神。现场一片混乱，高温和飞舞的浓烟袭击着在场的人，借着风势跟着火焰就要蔓延到邻厂，他们分开营救，经过一番努力，火势总算被控制下来。天色也已开始破晓。

筋疲力竭地回到局里，局长急告知他家社区也发生另一场火灾。火！他一阵晕眩，夜里那根蜡烛的影子闪过他的脑际。

当他气急败坏地赶往家因，眼前只剩下一堆废墟，妻子抱着孩子在痛哭。他无力地跨过一处颓墙，在断瓦的裂缝间还有火星在那肆虐，那火舌像在对着他耀武扬威，得意的颜色烫伤了他乱的心。

正常

◎ 柯世力 短篇小说

那一年，我认识了一位精神心理医师。我问他：“精神最失常的能去到什么程度？”他沉思了一会，我仿佛看到他的脑袋化作一部录音机，在倒带。

顷刻，他说：“我见过精神最失常的会把大便看成饭、当成米、熬成粥……。”我问：“我有一名学生长大后当了官，常把3万元看成3千元灵活挪用，正不正常？”他脱口而出：“柯老师，放一百个心吧！这再正常不过了！现今，只要能适应大环境的举止、德行，都属正常。”

我匆匆道别，心扉一直，一边走心里一边嘀咕：“糟糕！看来我最不正常……。”

香话

◎柯世力 **极限篇**

我在大学里念的是外文系，毕业后顺理成章当起一间英国公司的总经理的翻译员。

有一天，我与英籍总经理步行到邻近的展销场地巡视。途中，我们看到一名丰韵的少妇蹲在一家商店的走廊卖草编的竹节虫、壁蝎、蜘蛛、蜻蜓等手工艺品。只见她的身边围了好些人——当然都是些男人。

开始我以为他们是被少妇灵巧的草编手艺所吸引，细看之下才发觉他们之中十之八九正盯着她斜度少妇因俯蹲着而敞开着的领口里，若隐若现的丰乳。当我正在为不知如何开口提醒那少妇而犯愁的当儿，我的洋佬老板开口了。他对我叽里呱啦一阵后，我才会意，趋前对少妇说：“这位外国人很欣赏您的手艺，想将您的草编品全买下，请问一共多少钱？”少妇喜形于色，答说：“共45令吉。”

少妇接过钱，心情愉快地走了，围观的人群这才悻悻然地散去。我的老板并未叫我把成堆的草编玩意儿搬走，只需笑着俯身将草编一个个地送给路过的、用好奇的目光看着他的小孩。当然，他的俯身吸引不到任何男人驻足观看。

这也是当翻译7年来，出自我口中最美、最芬芳的一句中文……。



失魂的 稻草人

◎ 匆匆 夏朝晖

风和日暖。

阳光像熟透的稻米一般澄黄，洒落在一望无际的稻田，田垄如棋盘，一格紧挨一格，光线也把天色染成午间的湛蓝或黄昏的桔红。

当微风轻轻掀起我的帽子，这便是我每一天每一期的视野，但无论如何赏心悦目的景色，在沉长的日子中也会褪色，我的心情有多苦闷无聊是无法被了解的。前一段日子我还自视劳苦功高，站在最前线把关，把侵略者阻定，久而久之，侵略者摸清了底细，不但不惧于我的存在，更甚地在坟头上拉屎。

我有一棵树的束缚，却奢望有一只鸟的本能。要逃离这囹圄，非要来一次彻底的出走。

这一次的风灾就是我宿愿的实现，飞翔在空中，身心被解放的那种喜悦是无法言喻的，我第一次鸟瞰了美丽的锦绣山河，还被带到大地的另一隅。

所有的欲望都必需付出代价，我被瓦解了，狂风慢慢停歇，我的舞姿也渐渐变形瘫痪成一堆废草，虽达到了心愿，我却失去了灵魂。

2006年10月24日 星期二

南洋文艺 D12

魔术师的“生”后事

◎柯世力

我自幼迷上魔术，并以表演魔术为职业多年——几年了？不记得呀！只记得期间成功将我的一位女助手之一——亦晴“变”成我的妻子。此外，我于5年前受邀加入国际魔术师协会。

今年早春，我又应邀到美国拉斯维加斯赌场表演魔术。正当全场观众陶醉在似幻似真的魔术把戏中不能自拔时，多年求娶一手养大的鹦鹉却不再与我配合，甚至在一旁捣蛋，一阵脾气似地拆穿我的西洋镜。当我在轻松地变“手帕开花”这已熟得不能再再熟的玩意儿时，它却大声叫嚷：“他在手帕的4个角缝藏了4朵伸张假花！”当我在努力表演“假断桌中人”时，它又在在一旁大喊大叫：“注意椅中有暗格，桌脚是另一个助手的！”

这可令我很气馁了！正当我要把那只可恶、多舌的鸟捉住关进用黑布盖住的鸟笼时，一枚人肉炸弹在观众席中引爆了！

烟消雾散后，我的左手还抓住那只恶鸟的右脚蹼。我们是剧场唯一生还的一人一禽。在遭到要与另一个女助手已被炸成肉酱后，鹦鹉沮丧地说：“好吧！输你这么一吓，我气也消了。我原谅你昨天半夜潜进另一个女助手的房间——但是说真的，这个含爆炸场面的魔术，你到底是怎么设计的？”

我就开紧黑脚蹼的手，起身开始办理要与另一女助手的身后事。卸下魔术师的高尾服后，我有一种莫名的，如获重生的感觉。就忙着办理我的“生”后事。我的“生”后事是专心撰写百万字的自传《魔术师的真真假假》……。

衣鱼

◎ 雅波

◎ 假假高

我是衣鱼，也叫蠹鱼。依照人类编写的字典，形容我头小、体形长而扁，触角鞭状，无翅，有3条长尾毛。怕日光，常躲在暗处，蛀食书籍，所以又称我是纸鱼。

其实，我的专长，就是专门蛀食名人传记的文字。什么丰功伟绩，什么万古流芳，什么华人救星，凡遇到“骗”字与“谎”字，我都蛀得特别起劲。

“劈啪！”说来真冤枉，在我还没完成史无前例伟大任务时，竟然有个冒失鬼猝然手痒，大力将传记合拢，在出其不意与难以预防情况下，我无缘无故就被牺牲掉。

后来的后来，有人无意翻开传记，发现了我微不足道的尸体，竟然在报章上刊个挽词，写上“壮志未酬”4字哀悼。

色

◎ 雅波

◎ 假假高

“启奏皇上，西方国土，有对孪生兄弟，深夜潜入私人墓园，挖掘一具素未谋面的女尸，企图带返家中肆意蹂躏。”土地公跪叩禀告：“起因是女尸生前之照曾刊出，歹徒垂涎美色，心生歹念，虽不识，欲想污之。”

“可怜也，阎罗王几时把地獄搬到人间去啦？”玉帝大发雷霆。

“喂，醒一醒。”我难得在午间发个好梦，竟让人推醒，你以为这么容易见到玉帝的吗？

“什么事呵？”我揉一揉双眼。

“想请师父去捉鬼。”某人恭敬说。

“在什么地方？”

“就在我女儿下葬那个墓园。”

“吓？”

丑杀

◎柯世力 **晓雁稿**

杀人 的感觉如何？我没有胆量试；那被人杀又怎样？我没有被杀资格——那只有杀其他事物了。

一开始我杀时间。我学会耍“太极健身四十八式”。不论是第1式“预备起式”、第30式“玉女穿梭”乃至第33式“金鸡独立”，动作一样要慢。这套太极拳的最后一式是“收式”，在一次偶然的机缘下，我自创了第49式——“砸格子”，那是杀时间的No.1招式。奇怪的是，打从学会杀时间后，我的时间反而多了起来。

过不久，我学习杀价。逢周日市集，我必一早赴会大开杀“价”。起初我杀得有点畏缩，两个月后，我渐渐杀得理直气壮，气势磅礴。我的代表作是一件十枚半的牛仔裤，原价25令百。

紧接着，我杀“破英语”（Broken English）。这是实施英语教数理后，偶然给我碰到反国教材——我听到一名小学科学老师竟把“seekor gajah”翻译成“a tail elephant”，遂痛下决心学好英语。我三臂齐下报读英文课程，读英文报章，听英语新闻，就是不敢再讲英语。短时间内不能将破英语赶尽杀绝，不如暂时封口。

再接再厉，我种菜杀虫、煮牛奶杀菌、做爱杀精……。

我渐发觉我杀的层次越来越低俗，越没文化。

东杀杀西，杀了这么多东西，除了杀人，就只有一样杀不了——谋杀菲林。

这无关层次与文化，只关长相。

我一直耿耿于怀……。

太多

◎雅波 晓帆稿

这疯子，据说以前曾出家当过和尚，不知何故，后来就疯了，所以人们管叫他“疯和尚”。

说你也不信，他口中喃喃自语，念出的竟然是寒山的诗。“东家一老媪，富来三五年，昔日贫于我，今笑我无钱。果笑我在后，我笑渠在前，相笑恆不止，东边复西边。”

见到他，我毎回都自动掏钱请他吃饭。他不是毎次都接受，很多时候，他顺手就将钱给了蹲在路旁求乞的瞎眼老婆婆。

“哼，更多的钱我都见过啦。”疯和尚以往是富家公子儿，出过国，浸过洋水，也拿过好几个职人的博士学位回来。

“你是怎么疯的？”我便便的问。

“钱赚太多，串念太多，喝酒太多，抽烟太多，女人太多，老婆太多，儿女太多，屋子太多，汽车太多……，你问得太多！”他也便便的回答。

最后的赌局

◎ 柯世力

短篇小说

我不赚钱的时候，倒是人模人样，还被岳父赞赏

过。

婚姻生活苦闷嘛，赌，是唯一出口。

我什么都赌，从赌字、赌马、赌球、赌车，到最近赌台湾总统阿扁下不下台。我十赌十输。举两个例子，我押车神舒马克会拿下F1赛车总冠军，输了5万；我押陈水扁会下台，输了10万。

前些天，我已无赌本了，只好“斩冷”了，把一根手指押上了，与人赌15万，想一举翻本，我押凯利最终会在压力下道歉，结果……。

我咬紧牙关，忍一忍痛，手起刀落，我的右手瞬间少了一根手指，还剩5根——没错，还剩5根指头。我忘了说，我天生是六指琴魔。这是免费手术。

我没有输。这是唯一一次我没有输。别人还“输”血给我呢！

严格地说，这种断指之痛我还能见。我还能再输一次，当作赢——别忘了我的左手也天生六指。

可惜，有一天早上剧痛醒来，我发现左手的第6指不见了。

妻和我赌上了，她押我赌性难改……。

送子娘娘

◎ 柯世力

原稿

我是我妈意外成孕，“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漏网之鱼”。我妈从小骂我不识时务，一骂37年。

妈的，还真邪门，果然我长大后找工作时到处碰壁，不识时务果然难成俊杰，只能在一家便利店当夜间收银员，一做16年。

当然，自小像按时服药般早、午、晚各被骂一次，并不好受，我因而有了报复的心理。

16年来，我每轮值至半夜店面冷清时，必取下几盒避孕套，然后用特细的钢针连盒带锡箔扎它几个细孔。

12时过后是偷尝禁果的男女前来买避孕套的高峰时段。我统计过，16年来以平均每晚卖出5盒避孕套计，5对男女中只要有一对碰上女方的排卵期，保守估计，由我“表子催生”的男女宝宝就达5千余名。

妙手催生16年，我没有感到一丝内疚，原因有二：其一，据我推测，能从小得不能再小的细孔中击退数亿同伴破玉而出的精子，不是特强就是特优的“精”英分“子”。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凭双手创造奇迹，改写优生学。其二，要享受性爱，就要一并享受过程与结果！

这么一想，我打算继续当“送子娘娘”，一直到双手发抖刺不穿“宝盒”时——对了，差点忘了说，妈，我是识时务的俊杰！

◎ 雅波

极限篇展

① 七起

老年人的问题真多，尤其是在那回事方面，可从中午12点，讲到傍晚6点半，来去就是强调自己“曾经拥有”，而现在则大多“永垂不朽”。

“医师，开点壮阳补药好吗？”老人近乎哀求。

“虚不受补，要先调理血气，不可随便乱补，否则会变成闭门留寇。”我治病有自己的原则，不能病人要什么，就给什么。“年轻时，大概消耗太多了罢？”

不提还好，一提呢，老年人又再度重复当年北上当“练兵”的光荣史。“那时一个晚上可来7次。”

“现在呢？”我感到愕然。

“也可以来7次呵。”没想到老年人的太太不经敲门就闯入，刚好听到我们的谈话，揶揄道：“是起来小便！”

2 超食

老中医受聘东马行医，转眼间，3年期满，整装回国，我赶去送别。

“说来也好笑，你只要懂得治高血压方与阳痹汤，就可行医天下啦。”老中医笑得莫测高深，又带点老顽童诡异的意味。

“此话怎么说？”

“不是吗，吃得太多太饱或暴食暴饮，肠胃怎会不闹革命，许多高血压的症候都是由饮食方面引起的。”老中医顿了一顿，继续说：“我来此3年，治来治去，就是这两种病。”

“您老的意思是想表达什么？”我开门见山问。

“贵国的病患者，大部分所吃的，都超过平日一个人的正常食量，理应克制，否则，一定病得没完没了，且浪费国家有限资源”。

3 欲无止境

烟酒太多会伤肝，抽烟太多会伤肺，饮食太多会伤胃；这一切我只能劝导病人少喝少抽与少饮食，我不能命令他们马上戒掉，因我不是传教士，我是专业医生。要是我下令，病人第二回就不上门来了，这岂不是搬石砸自己的脚？

“医生，我有希望痊愈吗？”末期肝癌肺癌兼胃癌症患者极其焦急注视着我。

“为什么没有？”我故意佯扮轻松状。“你的体内只不过是长了些不应该长出的东西罢了。”

“世上这么多人，怎么偏偏会选中我？”这是患者常使用的“规范病句”。

“医好后，你想再做什么？”我赶紧将话题接开，以免加重病人精神负担。

“如果病好后，我要喝尽天下美酒，要抽最好抽的外国人口香烟，要食遍世界的美食，更要上完所有最美丽性感的女人。”

4 药与命

在我长期埋头研究医药理论中，常读出负面的报告，例如美国器官移植专家柏恩说：“随访 9131 例肾移植、189 例心脏移植的病人，为了克服排异反应，常规使用化疗药物。发现在最初的 30 个月当中，竟然有三分之一的病人，发生了网状细胞肉瘤，或者淋巴瘤。”

“许多医药报告是不宜向外宣布的。”在一项医药研讨闭门会议上，我提出自己的见解。“滥用抗生素，会引起二重感染。例如急性扁桃腺炎，如滥用青霉素、庆大霉素、卡那霉素后，倘若颈部出现伪膜而继续使用抗生素，就会发生菌群失调而引起二重感染，最终导致败血症，甚至死亡。”

“为何只提西药的缺点，不提优点？”

“一向来我们对优点提得太多了，人们似乎已忘记或故意忘记西药存在的缺点与极强副作用所引发的各种并发症。”

5 药啊药

“西方医学宣称高血压和糖尿病，是无法断根，必须服药控制病情，一直到生命最后一天。这算是哪一门子高明的治疗法？”老教授退休后，从事另类治疗法的研究。

“没办法呀，大部分的病人都相信西医。”还有句语，我没说出：“即使让西医医死也心甘情愿嘛。”

“懂得用药应该是调节身体机能，将失去平衡的病体，通过药物调整，强化细胞，增进免疫功能。达到迅速治病效果。”老教授似乎越说越激动。“长期服药，极强的副作用，虽不会立刻致死，但也把病人折磨得半死。”

“目前我国糖尿病的患者，是世界之冠，而高血压患者，也逐年增加，已达到一个令人担忧的水平。”

“噢，你是干什么的？”老教授陡地警惕的问。

“哦，我是西药推销员。”

6 颠覆方

老骆曾在政坛打滚多年，后因与人意见不合，愤而退党，转向中医方面发展，几年下来，在镇上也小有名气，颇吃得开。

当年政坛同僚到访，三句不离本行，仍是围绕着政治课题。

“中医在出药方面，一定会严守君臣佐使原则，也即是何药为君，何药为臣，又何药为佐或为使，都不可轻易混乱更动，否则定达不到疗效。”老骆似乎有意在卖弄他的中医知识。

“我们是在谈政坛接班人的问题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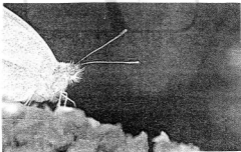
“全都一样，必须按部就班，一步一步来。”老骆等量齐观道。“你们知中药有一味是甘草吗？大多数时候，它只属使药。”

“好像听说甘草也能成为君药的？”

“偶然会有，但不是常有，在我的汤头歌诀中，甘草为君药的是属于颠覆方。”

“颠覆方？治霍乱？”

28.11.2006



◎雅波 **夜雨** 3 则

1 医德

我刚从医学院毕业，日子显得特别闪闪亮亮，去向老院长致谢与拜行时，他送我一本《印光法师文钞三编》，特别指出一段，并当着我的面讲给我听：“古语云，不为良相，必为良医，以其能济世救人也。无知之人，专求名利，于贫病则不介意，于富贵者，则不令即愈，以图多得谢金。然以此存心，上天必减其福寿，其子孙必难发达，来生即不堕恶道，亦属大幸。”

“多谢院长教诲。”我感激行礼鞠躬。

“回到侨居地，要多行善呀。”老院长落寞地望着窗外梧桐树。“我的儿子临行医，但在45岁的壮年，却得肝癌逝世。女儿是妇科专家，但更早在38岁患子宫癌即死去。赚钱，不是学医的唯一目的，要早知晚，不要等到老时才明白，不然就太迟了。”



② 风与热

友族医生用不纯正的英语对患者说，你患的是“风”，不然就是“热”。

我感到奇怪问：“风与热是我们中医的专有名词呵，怎么你们西医也用上？”

“哦，这是我的经验谈，因我发现只要和半信病人说，所患的是风或热，他们的病就自然好了一半。”西医随带幸灾口吻道。“即使我不说，病人也会一直追问，是不是风或是不是热？”

“但与西医理论不符会向。”

“没办法呀，病人喜欢听嘛。”

“那为何不允许我们中医使用听筒与高压测量计？”我就即转换话题。

“那是西医仪器。”

“不，那是医疗仪器，中西医都可使用。”

我忿忿不平道：“那干脆西医又可使用中医的针灸？”

③ 养儿

病患的大儿子从美国赶回来，小儿子从加拿大携眷飞回来，他们两人坐在我的诊疗室的窗前。

“你们爸爸要动心脏绕道手术。”我脸色凝重道。“事不宜迟，必须尽快开刀。”

“需要多少钱？”这是例行公式化提问。

“大概需要4万余元。”我职业化回答。

“如果有困难，可商量。”

“要是不医呢？”

“？”我无回答，因“等死”两个字我无法说出口。“或许你们可回去考虑一下。”

只见两兄弟互相推让，遂这时我依稀听到大儿子说：“医好后谁来照顾你？”

05.12.2006

◎柯世力 **限量版**

老财迷的痛快

我自问已算是个财迷，哪里知道有一个小学同学更是绝对、Super、超老财迷，让我自叹不如。

最近，我与他又联络上了，我们约在一家咖啡馆见面。听他说，他的儿子名叫郑（挣）钱，女儿叫郑钱花，另有一对双胞胎，一个叫郑美元，另一个叫郑欧元。我心想：还真不赖，这的都是世界两大通行货币。

喝了一口咖啡，我笑问，如果有一天中国坐上龙头老大宝座，该怎么办？他是这样回答的：“安啦！下一胎我已取好了名，姓‘郑’，‘字仁’，‘名币’，5个字一起念：增值人民币！”

我又好气又好笑，看到他因数钞票而骨折的右手正绑着两片木板固定，揶揄他说：“嘿，老兄，不如左右各夹两张信用卡，更快痊愈。”怎知他竖眉头说：“好不好，干脆夹两叠千元美钞来得痛快！”

我气得差点背过气去，因反射动作，大力猛拍他的右手，他大喊：“我痛得快死了！”

我接口：“用词经济点，简称痛——快！”



社会责任

◎ 雅波 **谈雅波**

“有钱人一定要捐钱给贫穷的人吗？”成功的商人觉得真理是立于他那一边。“每一分钱都是靠我努力赚回来的。”

“这世界，没有一个人可以单独存在与成功。”为了筹募慈善爱心基金，我吃尽苦头。“我们没有强迫捐款，只是觉得那是回馈社会的一种责任。”

“世上这么多穷人，你们教得完吗？”

“教一个就算一个。”我想起上师的训言：“有钱是你的福报，会用钱是你的智慧。”

“哈，贫穷就是没福报。”

“这世界原本没有贫穷，而贫穷是来自人类的冷漠与残酷。”就地，我又想起德兰修女说过的话。

最后，我给请出了豪华办公室。



12.12.2006

读“极限篇”的感想

◎ 骆才华

何谓小说？以塑造人物性格为己任，融汇贯通于典型的情节中的一种文学体裁。一般分为：（一）长篇小说（大约10万字以上）；（二）中篇小说（大约1万至10万字以下）；（三）短篇小说（3千至1万字左右）；（四）微型小说（台湾地区称为极短篇，3千字以下，大多以一千字左右为多数）；（五）极短篇（大约300字；《南洋文艺》独创的名称）。

中国古代《聊斋志异》中的《婴孩》仅有84字。美国著名科幻小说家希里蒂克·布胡一篇极短篇小说，只有25字。中国有一篇极短篇《第一篇稿件寄出之后》全文只有3个字：“等待着……”

当我看到上述只有3个字的极短篇，不禁惊叹这也能够称之为小说吗？不过，评论者却对它加以肯定：“当该作者把他处女作寄出以后，必会以迫切的心情盼望它的发表，甚至想到能藉此一鸣惊人，一举成名，同时也想可能石沉大海的不幸结局，奇祸人思犹万幸，恐说的话很多。但这些恐怕无济于事，最后只有凭公正的编辑定夺。总之是好是歹，惟有等待看。但令人读来余味无穷，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极短篇”乃《南洋商报》的副刊《南洋文艺》于数年前提倡的文学体裁。近年来它陆续发表着该类型小说，受到读者的喜爱与好评。因为它为读者提供省时又实惠的精神食粮。它的篇幅虽小，却能以一目尽传精神。

不要小看我们的读者，他们如果有研究，他们同样可以成为很出色的微型与极短篇小说作家。他们在欣赏极短篇时，还能够通过联想的空间，进行再创作的大任。言简意赅固然耐人寻味；微言大义之时还要不落俗套方为上品。

屋顶的秘密

◎柯世力 **短篇小说**

我是一名泥瓦匠，有4名女儿。我的直觉嗅到大女儿今年会带她的男友回家见家长。

我读书虽不多，可也读过余光中写的《我的4个假想敌》；我不至于把未来女婿人选当作假想敌，可也不能太“和蔼可亲”。

我老早想好了一套不露痕迹的测验。

今天大女儿将带她的男朋友回家吃午饭。快接近中午时，我派出了小女儿出去“放哨”。

等那男孩跨入门槛时，我已身在屋顶上，装成一副泥瓦匠忙活的样子。当那男孩抬头向我请安时，我就像计划友好地冲他喊：“嗨，年轻人，我的榔头掉下去了，帮我扔上来好吗？”

如果那男孩不肯帮忙，那我就要对我女儿实行“戒严”了。如果“考生”抡起榔头，按我的要求往屋顶上一扔了事，他只得一颗星——获准再约我女儿一次。如果他爬上梯子把榔头交到我手里，并敷衍几句客套话，他的测验成绩是两颗星——可再约会两次。假若聊天内容富内涵与诚意，这家伙就是三星极宾客，以此类推。

大女儿的男友考获五星级的分数。原来，他不但爬上梯子，而且在屋顶上呆了整整一个下午，帮我拆除破损的屋瓦，过后还先我一步下去并扶稳木梯好让我稳当下来。

他后来果真成了我的好女婿，大女儿婚姻美满。

以上所说的事其实乃摘自日记，是10年前的事了。接着3个女儿陆续结婚嫁了，都不太幸福。

原因是大女儿婚后，我们一家搬去城里。新居是一栋18层高的共管式公寓，没有属于自己的屋顶……。

寓言

◎雅波 **双限篇**

很久很久以前，听说：
老虎年老体弱，将王位让给
鳄鱼。

鳄鱼庆寿时，百兽来朝。

大家推举老鼠撰写庆典贺文，难辞不
下，老鼠只好挥笔写上16字：“慈悲为
怀，乐善好施，延年益寿，皆大欢喜”。

私底下，在森林却迅速传出无名兽的顺
口溜：“寿星万年，百兽花钱；万寿无疆，
百兽遭殃！”



19.12.20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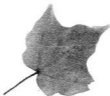
寻死的诱因

◎和音 

我的堂姐，从高楼跳下去，与死神挣扎了二天，与世长辞。我很后悔我对她讲了那句糊涂话。

回顾她那不幸的遭遇：她结婚后，丈夫患上胃癌。她的家姑，由于忧愁过度，不久去世。不久她的丈夫因癌症的并发症，也跟着不治身亡。双重的打击，令她六神无主。我丈夫劝我前往堂姐的家里，从旁协助她解除悲恸后的心理负担。

有一天，她疑惑地问我：“亲人死后，往何处去？”我引述旁人的话：“据说好人必上天堂，坏人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人死后，是不是能够与刚逝世的亲人团聚一堂？”我急忙地说：“有一位作家说：‘人活在世上只有一次！’所以要爱惜宝贵的生命！至于能不能与死去的亲人团聚我不敢说！”我很后悔在她面前提起天堂与地狱这回事。



历史与万字

雅波 戚佩高

小徐是专门研究华人历史的，但却常常不务正业，对博彩万字情有独钟。昨日万字首奖开出1906，小徐说：“那是孙中山抵达檳城的年份。”开出1885，小徐很专业的说：“那是全马首条火车路，从太平开往麻坡的年份。”开出1895，小徐胸有成竹道：“那是国学大师钱穆出世的年份。”

还有叶亚来、郑锡清、陈亚炎、陆佑、郑太平等等华裔历史人物，都说得头头是道，丝毫不差。

“为何不好好写本有关华人在此洒汗流血的历史专书？”我甚感疑惑。

“没有研究费，没有写作费，没有交通费，又没人了解历史的重要性，写历史不如去买万字。”

“历史与万字有什么关系阿？”

“吓，如果1906再开一次头奖，我得要感谢孙中山，是他派钱给我阿！”

2007年1月2日 星期二

1 南洋文艺 D13

——2006年〈南洋文艺〉回顾

◎张光达 **本报特约** (节录)

至于办极短篇系列，与《南洋文艺》编者长期孜孜经营和鼓励作家书写极限篇不无关系，如同读者骆才华在《谈“极限篇”感想》一文中所观察到的：“极短篇乃《南洋商报》的副刊《南洋文艺》于数年前提倡的文学体裁。近年来它陆续发表该类小说，受到读者的喜爱与好评。因为它为读者提供省时又实惠的精神食粮。它的篇幅虽小，却能以一目尽得精神。”诚哉斯言，《南洋文艺》近年来推动极短篇可说是相当成功的，也因此得以成就了匆匆、雅波、方路等极短篇或极限篇作者的出色构思。匆匆、雅波与方路在2006年的《南洋文艺》上所发表的极短篇作品无论是在数量或素质上来说，都是一时之选，其整体作品水准的成熟令人刮目相看。这是一次编者与作者互动的成功例子，编者的热诚持续推动，换来了今日作者们的热烈投入积极创作，未来或因此造就马华极短篇或极限篇的高峰热潮，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15/12/2006

2007 年

南洋  文艺

300 字 极 限 篇



〈南洋文艺〉近年来推动极限篇可说是相当成功的，也因此得以成就了匆匆、雅波、方路等极短篇或极限篇作者的出色构思，匆匆、雅波与方路在2006年的〈南洋文艺〉上所发表的极限篇作品无论是在数量或素质上来说，都是一时之选，其整体作品水准的成熟令人刮目相看。

烟雾濛濛

◎雅波 杨翠娟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嫌妖雾又重来。”老古最爱吟古诗，尤其读到好诗，不但连声叫好，还会手舞足蹈，那股快乐兴奋劲，可真不像个80岁老头。

每天早上喝早茶，看早报、追新闻，是他一天中最快乐的事。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老古尽情陶醉于名人诗词中。“不须放屁，试看天地反覆！”

“咳咳……”，老伴从外滩鼻盖嘴咬着回来。

“怎么啦？”老古越前关怀的问。

“难道你不知外头空气健康指数，已达危险水平？”



6.1.2007

真相

◎柯世力 极限篇

不觉我已跟踪他 29 天了。好奇嘛！一名医生，每天开业行医，朝九晚十，期间不管离开诊所，饭也是在诊所里匆匆吃的，不用拼业绩，却每月是某直销公司的个人销售冠军。

今天是我跟踪他的第 30 天，明晚又是业绩表彰大会。这个月的焦点人物应该不会又是他了吧？

天！又是他！太不可思议了！

我不服！我自问口才不差（曾在 4 个月内骗过 5 个女孩鱼贯成为我的亲密女友），也从不输谁，怎么就老是输他一个马鼻？尤其是正值经济低迷的下半年，大家的销售成绩都江河日下，惟有余他，仍是一枝独秀。

新的一个月，我改变策略盯紧他：上午我守在前门，下午我守后门，晚上则前后门两头跑，直到 10 时“送”他回家。

没有异样，一切如常，诊所关门后他都直接回家。可能是太劳累了，在一次的守株待兔行动中我在他诊所门前晕了过去，被他的两名护士扶进诊疗室。

他不疑有我，象对待普通病人般替我检查。

诊断：操劳过度（妈的！医术还真不赖）。

领药时，才真相大白。他多开了一种屡试不爽的“药”给我。过后，我看到护士们忙着把某直销品牌之大瓶装维他命丸倒出，分 30 颗一扭装进印有诊所名号的药袋，而每个领药的病人不管环肥燕瘦，男女老少或新病旧患，一律人手一包。

我输得心服口服。

我无法做样盖葫芦。我的正职是法医。



◎雅波 **张其成**

终归

走在台北的街头，对这城市，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我曾在这儿读过书，陌生是离开后30年都不曾回来过。

变天的气候似乎和我无关，甫一开腔，计程车司机就自作聪明问：“回来参加双十节？”我只好仰天打个哈哈。

老同学见面，分外热情，不过全已升任袖字辈；当年，在杜鹃花开的大学城，我们也不年轻过吗？

“仍在搞文学？文学在你们那儿还有用吗？听说龙应台曾问过你们的领导人……”问者是位曾写过三十多本畅销书的当地名作家。

“不是有用还是没用，而是我们这一代是否仍需要文学？”我避重就轻回答，答得一点自信都没有。

“留下和我们一起搞文学罢。”

“不，我还得回去我的国家。”





◎虎树 极激篇

1 机械时代

“我”没这么多钱让你天天买名牌啦！”他志在必得，只要东西到手，他什么也不理。其实，他心中的妈妈早就成了他的ATM自动提款机。“你不买给我没关系，就像我不做功课又有什么关系呢？”他想：哼，这个牌子的球鞋，我梦了两个月，今天终于乖乖跟我回家啦！我要是不趁机敲你，你不也上部轮去输光！

爸爸以名牌最新手机为饵，换取他年终成绩全级第一名，对他来说，这只不过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因为他乐于充当家里的提款机；不过，他可没那么笨，当然又趁机敲诈他的提款机爸爸。结果，他获得了外加的奖励奖金。同学们投以羡慕的眼光，大家都想做“机”。

2 孩子王

他，粗的不会做，重的不想做，只爱爬格子。

天气热，他脱掉上衣，打开小窗，伏案写稿。“骨叔叔，咱们一起玩吧？”其实，他姓古，古天乐的古。孩子们面前爱这样称呼他，背地里管唤他做“皮包骨”。

后来，孩子们听说他死了，还四处筹钱替他办丧事。骨灰后来落入大海。他什么都没留，只留下一箱又箱的逻辑，和一只心爱的风筝。

逻辑是某报编辑退回来的。

风筝却是他在孩童群中称王的工具。

20.2.2007

◎沙河 近作 **陈耀福**

铸剑

铸剑的申坤被皇上斩首处死的消息震
惊了民间。

申坤的大名是无人不知没人不晓的，他铸造的宝剑，件件刚铁如泥，锋利无比。大江南北无数知名剑客的傍身宝剑都是他的精心之作，他这人脾气古怪，若合缘他可慨然相赠，否则纵有千金也难求一剑。他以各人的不同个性铸出迥异的宝剑，对于剑身韧度、厚度、精钢的密度、亮度、剑锋的弧度，形态种种原理，都有独到的心得。剑可伤人也能伤己，铸得不慎只有西窗而无一利，所以铸剑不能说铸就铸这么简单。当年干将莫邪为求宝剑臻至完善，最终投身炉火之中，这故事他时时紧记在心。这次皇上一昭令下，使他伤透了脑筋，心中一直在盘恒，要为皇上铸一把怎样的宝剑。他已七昼夜没有好睡，献剑的日期却一天一天逼近。

那一晚从午夜开始，他在铸剑炉烧起了熊熊烈火，望着火焰由红转蓝，心中踌躇着是否要把矿铁投入熔锅，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

皇上是要一把宝剑来衬托他的威严？还是需要一把宝剑来震慑天下？

思索了大半夜，答案终于在心中沉淀，他有了定夺：熄了炉中火，养了一会儿神，打开那准备供奉宝剑的精制木盒，用刻刀在里层版面上苍劲有力地雕下一个字“德”。

24.2.2007

◎沙河 近作 **短篇小说**

错过的背影

虽然事隔多年，而且在不同的环境，他还是能一眼就认出她。她风采依旧，正举步跨出电梯，这动作在他眼里仿佛在四周掀起一阵美妙的气流。那一年在中学的图书馆，每一天在上课钟敲响之前，她必然坐在靠近窗口的的位置，静静地阅读，窗外的风拨弄着她的发丝，轻巧如琴弦在拨动琴弦，时间一下子就像画一般凝住了。为了能见到她，他牺牲早上赖床的习惯，提早到校，就坐在她背后不远处，对着她的背影发呆。

手机响起，是未婚妻催促的电话。约好今天试婚纱，但临时客户要求见面，只得让未婚妻先到婚纱店去。

别了客户，好不容易从车龙的闹潮中挣脱出来，三两步抢上梯阶，电梯口迎面的一瞥，思维竟然被拉回往昔。

为她着迷也不完全是她较好的样貌，还有她那种独来独往的个性，在图书馆宁静的角落，她总是心无旁骛地阅读。知道她的名字，也一直想找机会结识她，但羞怯的个性使他提不起勇气。毕业后再也没有她的消息，直到今天才在部门再次偶遇。

和她错身而过，他坦然步入电梯，站在几个男女之间，看见她在大门处稍停，突然有夺门而出的冲动，稍一犹豫，电梯门开始慢慢移合，他心中一片怅然，从尚未完全闭上的间隙，望见她走远的背影，被外头的阳光逐渐漂白。

27.2.2007

◎沙河 近作

灰色的手印

妈，什么是妓女？

问你爸去！母亲并没抬起头，仍然在为面包抹上牛油。

爸，什么是妓女？

小孩子问这些干什么！父亲吸了口面包，一边喝咖啡一边斜着眼说。

可是大家都叫住在后街的小玲“妓女的女儿”，还叫我别跟她好。为什么呢？

小玲的家就在后街那间洗衣店的楼上，有一次她带我到她家里去，登上木板的楼梯，每踏一步，楼梯就吱呀一声。上楼时，小玲先向屋里探头，才向我招招手。她的家很小很小，就像我家的储物间，楼板上满是被烟蒂烧焦的痕迹，浓烈的香烟味道很刺鼻，那里面只有一张床和一张吃饭的桌子，其他什么都没有了。小玲的妈妈坐在床边，脸上红红青青，打扮得很漂亮，就像日历牌上的女人，她的衣纽只扣上两粒，偷偷摸摸的，一边抽烟一边斜着嘴对我笑。

在小玲的家里我感到很不安，所以我就只去过那么一次。

在学校里小玲就坐在我旁边。她已经几天没来上课了，我心里在纳闷她是不是病了？

放学后我一溜烟跑到小玲家楼下，楼梯口的大门已被关上。洗衣店的大叔说：

怎么啦！来找你朋友？她妈妈已好几天没回来了，小玲给福利部的人带走啦！

我望着门板，上面好像有个灰色的小手印。

那是不是小玲的手印呢？



◎雅波 **极限篇**

1 美绝书法

老萧 在市镇上小有名气，最近还办了个书法展，新闻界与文化界的朋友们，给足面子，不是称赞他的行书直追王羲之，就说他的狂草已超越怀素，还有楷书更是凌驾颜真卿或欧阳询之上。

某天，邻居阿婆上门求字，老萧不禁感到前所未有的成就感与满足感，连阿婆都欣赏我的字，能不骄傲吗？

老萧一口答应，兴致勃勃问：“要写些什么字？”

“写炒面、炒米粉、炒粿条、炒老鼠粉，还要是高的。”阿婆取出事先已准备好的黄布。“就写在上面，神匾快到了，我要开档做生意。”

2 人文精神

国外 人文研究所的副所长到大马来，我负责全程陪伴。

“我们这儿有肉骨茶、海南鸡饭、福建面、咖喱面、叻沙、沙爹、拉茶、煎饼、椰浆饭、叉烧包、炒粿条、云吞面……”像以往招待过填学者或文人一样，我照本宣科，交差了事。

“这全是食的文化，你是否可介绍一些值得研究的本土人文精神文化？”副所长直逼问题核心，绝不拖泥带水。

“您想看什么？”

“简单的说，就是历史文献与珍贵遗迹，那才值得研究呵。”

“我们的历史只有500年，而独立至今也只不过49年，真抱歉，时间太短了。”

“时间太短就该抱歉吗？”



◎雅波 极限篇

1 欲求

“是”我的，虽失去，他日总会有，不
懈全力追求。名利我可以轻放手
……”名歌星的歌声从光碟中流出。“渴望
是心中富有，名和利不刻意追求，让我一生
拥有轻松节奏，心里无欲无求。”

“她唱得真潇洒。”一位虔诚歌迷如痴如
醉说。

“让我一生拥有轻松节奏，心里无欲无
求。”几位歌迷同时哼出歌曲最后一段。

“无欲无求？”我立于巨星七彩耀眼海报
下，不禁自问：“那干啥一张入门票要卖
618令吉？”

2 吾今休矣

退休的赵老，本是躺着读《三国
演义》，但越读越按捺不住
坐正，随着又立起。当读到：傅彤叱曰：
“吾乃汉将，安肯降吴狗乎？”挺枪纵马，
率蜀军奋力死战，不下百余合；往来冲突，
不能得脱。彤长叹曰：“吾今休矣！”言
讫，口中吐血，死于吴军之中。

“你读的，整部书都是炎黄子孙在杀来
杀去，从古代一直杀到现代。”赵老气得破
口大骂。“什么汉将，还不是变成豆豉
酱？”

“老头，你在叨叨什么，又不是不知自
己患有高血压，要是中风倒下，我可管不
着。”老伴在旁没好气的早在翻白眼。“除
非你来世不做华人，我看你今世是没指望
啦。”

“你是什么意思，专拍杠？”

“这一世你非做华人不可，认命罢。”老
伴甚为欣赏自己独特的幽默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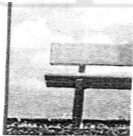
③ 谁听你说

“以前英国驻海峡殖民地总督瑞天威曾经说，华人的努力与企业心，实为造成今日国家的基础。白人还没来以前，华人就从事于矿业、种植业、渔业……”台上有头有脸有街头的大人物，谈得满头大汗，心中一直在咒骂：“干你娘，不知是哪个王八小子写的演讲稿，害令伯读得这么辛苦。”

“饮胜，大家饮胜。”台下A桌如此，B桌也如此，C桌亦依样画葫芦，还有随后的D桌E桌与等等桌。

“我们再请尊敬的 DATUK、JP、AMP、AMN、PJK、PPN、PPT……”司仪热情洋溢兼阴阳怪气以独特的大马腔华语邀请贵宾上台致词。

穿着威严制服的工作人员，像警察，又像士兵，更像高官出巡开路的公差，手持令牌高举，上头写着：“台上演讲，台下静听！”



18.3.2007

◎柯世力 张限编

开门

我喝醉时常嘴松兼嘴快，不断自夸出生于神偷世家，旁人当然都当作醉话听。

30年前的一个冬夜，我斗胆跟上帝作对，潜入一名牧师位于教堂旁的宿舍行窃。人算不如天算，天算不如牧师算，那牧师似乎对我的造访有预感，早已在熄了灯的客厅等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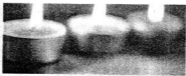
我在一片漆黑中首搜获一件像样点的东西，灯就亮了。牧师对我晓以大义：“放下你手中的东西吧！现在回头还来得及，上帝会宽恕你的所作所为，要不然，天堂的大门，将永远为你关闭！”

出乎牧师的意料，我脸不红、气不喘答道：“天堂的门要关就让它关吧！反正我的‘专长’就是开门。”

更出乎意料的是，牧师竟然不生气，握紧我的手领我去一个保险柜前，告诉我里面锁着一份结婚证书。他只记得密码，钥匙却再丢多年，一旦取不出这份结婚证书，他就一日离不成婚，希望我替他打开另一道婚姻之门。

我丢下一句话，头也不回就走了。

30年后的今天，我还清清楚楚记得那一句话：“盗亦有道。”



准时赴宴

◎杨伟安 跋履篇

多年来，老李十分反感面对婚宴久等开席的情况，心想有朝一日自己宴客，必定设法鼓励大家养成守时的概念。

果然他言出必行，当他在人生首次迎娶媳妇时，即预先向一班死党透露自己的心愿，并求他们鼎力支持，每个死党都赞为好主意，并誓言作他的后盾。跟着他在请帖上特别注明：“为了鼓励大家有守时的习惯，本宴会绝对准时开席，恕不等候迟到者，敬请注意和合作。”

他的行动得到非常成功的响应，宾主在省时等候的情况下，来得开心，吃得高兴，散得更轻松。

不久，他的死党中也有一人办喜宴，也要仿效老李的推动守时方法。

然而，在宴会那晚虽然宾客都几乎全部到齐了，主人还不叫酒楼开席，结果大家又像以往一样苦等将近两个小时才有东西下肚。

过后老李向友人了解何以当晚酒席迟开。朋友直言：没办法，当晚有官员被请，其中一个还答应上台讲话，幸亏他没来，不然散席更要挪后呢。虽然是小官，毕竟是官；他们迟到，开席就不得不配合他们的时间了。谁叫自己不时要劳烦他们帮忙？

老李听后只好摇头徒叹奈何！

客徒抱恨

◎雅波 编 魏晓娟

“凉风有信，秋月无边，与我思娇情绪，好比度日如年……”我奉命前往访问政坛三朝元老时，他正在聚精会神的演唱着粤剧名曲《客途秋恨》。

原他休息时，我忙发问：“对最近政坛接二连三所发生的风波，不知您老有什么高见？”

“I am sorry, 我已告老退休，无可奉告。”元老可真是太极高手。

“您会生气和不满吗？”我毫不气馁追问。

“No comment。”“元老似乎已显得不耐烦。”我现在很享受退休后的生活，目前最大的乐趣就是研究粤曲的唱腔，Young man, 你知道谁是新马师曾与红线女吗？”

不得要领，只好知难而退。耳中仍继续听到：“对住晚景凉天，膝下夕阳对住，重有对双飞燕呀……风空尚仍峭岷苦，鸡群混迹，暂且从权；广寒宫殿无美谈呀，何愁好月不团圆？”



客座

○雅波 版照端

钱穆先生作品选集（中华文化与南洋情怀）冷冷清清孤孤独独的摆置在图书馆近楼梯口的小角落，我刚好翻阅至：“翌年之夏，南洋大学有人来商去任校长，余却之。马来亚大学邀去讲学，余允之。”遂又继续读至：“但余不胜马来亚之湿气，终于胃病剧发，一昼夜进食至十次。入夜不得安眠，遂提前于二月即归，住马来亚共八月。”

“先生，买一本吧，才10令吉罢了。”年轻漂亮的售货小姐笑得很有书卷味。“三百多页的新书，才卖10令吉，往哪儿找啊？”

“好，我买8本。”我没回应售货小姐脸上诧异的表情，其实我只想尽一份读书人的义务，买8本是为了感谢与表达钱穆先生曾在马大逗留8个月敬意。

几天后，报章夺目的标题是：马大排名迅速下降。

死

◎木俊贤 极短篇

有人跳楼！救护车火速赶往现场，将伤者送往中央医院。

他原不想跳楼的，只想站在13楼的阳台吹吹风。他除了怕痛，也怕死，去哪裡借勇气来跳楼。

刚刚，他站在阳台处喝酒，盘算著该如何清还九叔那笔债务。九叔可不好惹，他是大耳窿。原想远走高飞，但是，这帮黑社会肯定会找到他。

他之所以陷入大耳窿陷阱，导致泥足深陷，都是卡债惹的祸。他也真是的，信用卡刷爆一张又一张。总共8张。银行的追债信逼到他走投无路。

犹记得申请第一张信用卡时，刷卡的滋味的确太美妙了……想呀想的，突然心口发寒，双脚一伸，满脑子一片空白。

29.5.2007

由6月起，《南洋文艺》改在星期四
见报，敬请留意。（编者）

新老师上任

◎杨伟安 摄影

好久以前，某中学的初三班上来了两位新教师。

第一位是姓苏的华文教师。由于他习惯自称为老师，而对师字的发音却不很清楚，乍听起来，极像“苏”。班上学生索性叫他为“老苏”而不是老师。这位老师也单纯得可爱，由初三班传到全校，全体学生皆称他为“老苏”，自己却直到退休离校时还懵然不知。

第二位是姓廖的英文教师。他一早就知道该校生的英文程度多数是“有限公司”的，尤其是在发音方面。所以他从第一天上課的头3个月里，一直细心观察学生的英文水平。最后的结论是“无可救药”，因而打算提早离职。

在学生方面，由于老师表现得不很投入，就以为他空有其表而没有实学。甚至在背后形容他为“料 Less”（没有料），刚好老师叫廖烈，读成英文即极像“料 Less”。

廖老师当然发现学生的发音不对，但初时以为那是学校特殊现象，也不去纠正他们。但最后还是觉察到学生在拿他的名字开玩笑。不过，他依然一直不出声，反正早已打算要辞职了。

最终到了最后的一课。那天他一进入课堂，就一改往日沉静的作风，而是像一位演讲家上台开讲一样。他以流利、纯正和浅白易懂的英语讲出学生的短处和弱点。最后他用华语说：我的单名是烈，不是烈士（Less）。你们要记住，再不改目前的求学态度，就真的会成为这样的“烈士”了。说完了就头也不回地离开课堂。

◎ 雅波 **极限篇**



1 京剧

“主公上马心不爽，山人八卦袖内藏，将身且坐中军帐，等候家洲属德张！”老爷爷唱起京剧可真不赖，有板有眼，直透梅腔。

“当年梅兰芳就是这样唱的。”老爷爷带着几分骄傲对大孙儿说。

“梅艳芳几时有唱过这么难听的歌？”大孙儿今年18岁，老爷爷81岁。

“哎呀，梅艳芳怎会唱京剧，那是中华文化的精粹呀，只有梅兰芳才唱得出。”老爷爷越解释，孙儿就越糊涂。

“爸，他还小，等他长大些才再说罢。”儿子在旁忍不住打岔。

“你看，什么都要等他长大，等长大后，早就忘得一干二净喽。”

“爸，这里是马来西亚。”

“难道住在马来西亚，就不可唱京剧吗？”

“可唱，但没人欣赏，谁听？”

2 和声

“唱和声最主要是不可抢风头，必须永远记得，自己只是配角，是第二线人物，要尽责与守本份，切勿逾越，以免站在前台的唱歌者尴尬。”音乐老师常耳提面命再三训诫。

也许我长得不大好看，也许我的声线只适合唱和声，所以老师从不考虑让我出位，转当全面性职业歌星。

难道我就永远只能当个微不足道的第二号人物，不是说过，一人有一个梦想吗，为什么我不能拥有？

“别发呆啦，明晚有个政治人物会在团结大集会后的晚宴上登台唱歌，你去帮他唱和声。”老师似乎特别“重视”我。

“他会唱什么歌？”我顺口问。

“爱拼才会赢。”

“怎么老唱这一首？”

“记得，你是唱和声的，不是主唱者。”

愧疚

◎钟逸璇 原创篇

那时候的他们，还是小学生。

一天在学校里，她经过他的教室，见一群学生围绕着他。全校最“凶”的训导主任对他拉开了嗓子：

“说了是不是你偷了同学的橡皮擦？”

四周的人议论纷纷，他却愣愣地站在那里，没有一点回应。

她知道他为人老实，绝不会干这种事。八成是别人懂他容易被欺负而诬陷他的。她犹豫了一阵，转身奔回了自己的教室。

下了课后，他站在学校后门，见到她时很高兴地去牵她的手。她因自己当时没为他辩护而自责，泪水不禁地溢满了眼眶。他慌了，急忙双手环着她的脖子喊：

“姐，谁欺负你了？让我去教训他！”





礼物

◎柯云 短篇小说

小萍 初三 15 岁生日，同学凑钱买了一个礼物。那礼物非常大，把楼梯的光线都遮住了。好不容易，那礼物才被抬到楼上。

那是绝大的惊喜！打开方形礼物盒子，掏出来的是一只差不多与小萍同高，腿身是小萍两倍的泰迪熊。

妈说：干嘛送这么大的礼物？摆哪儿？

小萍说：摆到我床上，我跟泰迪熊一起睡。

妈说：这么小的床，怎么睡？

小萍说：不要紧，我可以侧着睡。

从此小萍抱着肥大的抱枕入眠，直到她接到大学录取通知。

小萍要到数百公里之外的地方深造，如何把泰迪熊带着去？

妈说：屋主要收回房子，我们就要搬了，新的地方容不下泰迪熊，不如送人吧。

小萍万分不舍，最终还是得把泰迪熊送人。

孤儿院的小芬得到一个大礼物，是比她还大的泰迪熊。她高兴之余，马上浮起疑问：

泰迪熊摆哪儿？

笃笃，笃笃笃，笃笃笃笃……像有人在轻轻地叩门。

他知道那不是，那只是皇后树林中，啄木鸟在树干上啄食，每夜这种声音一响他就醒了。

人一上了年纪便睡不沉，十分警醒，丝毫声响就让你望白了天花板。不知打什么时候开始，他总在半夜里被那只啄木鸟吵醒，他知道只有把这只捣蛋鬼抓住，或至少把它驱逐出林才能把枕头睡暖。

从床上直起身来，他像梦游者一样，以手电筒照亮树林小径，循着声音寻索，月光下，冷风摇曳着树木和他孤单的影子，笃笃声从一棵老树上传来，他手电筒的光线像一只箭矢，投射在那只自由自在笃笃不绝的鸟身上，灯光惊动了它，空气里传来扑翅的震动波率，接着一道黑影在他面前掠过，那鸟已杳然无踪。

一连几个夜晚，为了驱鸟他都没睡好，搞得白天毫无精神，整天恍恍惚惚，人已接近崩溃，最终决定找来锯木人，把那棵惹祸的老树砍掉。

这一夜啄木鸟果然没再来了，林子里静悄悄的，连叶子晃动的声音都没有，长夜像一潭黑色的死水。

这下本该可以安安稳稳地睡觉，但这安详的气氛却让他觉得处身坟场，静得可怕。他一直翻来覆去无法成眠，时间在他身上无声无息地溜走，他躺在那儿，身轻就像被砍倒的老树，躯壳里有无数蛀虫在钻动，潜意识里他期待那只啄木鸟的出现，一啄一啄地把身上的蛀虫全吃掉。但那鸟呢？他屏息静听，隐隐约约似乎有扑翅的声音。

没有，窗外鱼肚白的天空下，只见几只早起的乌鸦正在飞上扑下，忙碌地觅食。

啄木鸟的声音

〇 匆匆
张其成



烟

◎ 匆匆 級限簡

这是最后一根了！他以颤抖得心情把香烟点上，心中像发誓般断然下了决心。望着烟盒里剩下另一根以资纪念的烟，有些可笑，心中不尽涌起苦涩的感觉。

明天。明天就要让医生进行一项“净体戒烟法”的治疗。过了明天，他将脱离烟客行列。他戒烟并非因烟价不断上涨，更不是害怕尼古丁危害健康。十多年的抽烟习惯，一天几包烟，一下子要戒掉，肯定不是容易的事。是什么力量让他痛下决心呢？他自己也有点感到不可思议。

烟头火在黑暗中明灭，捉摸不定的丁点微光像空中的一只独眼，十分吊诡。那一夜也是在黑暗中，她依偎在他怀里，他把唇凑上去，怎知她一把把他推开。臭！臭！除非把烟戒了，不然……

“净体戒烟法”少说也要花上千元，这数目足够购买为数不少的香烟，白白浪费，实在可惜。现在不少年轻女性也是烟民，偏偏他看上的这个，唉！

和离住处不远的医疗所预约的时间是早上九点钟，只要拐出这条街再经过一个候车站，医疗所便已在望，他边走边懊恼，嘴里干巴巴的，含了口香糖也不管用。

走近候车站，在瑟瑟晨风里，一个妙龄女郎悠然地燃起一根烟，姿态迷人优雅，单是这神态便足以把他的视线牢牢地绑住了。

他停住脚步，摸摸口袋中烟盒里仅存的那一根香烟，心中翻过几个念头，但没想出更好的说辞，最终他这么说：小姐借个火。

为什么

◎ 雅波 限量版



老师

为什么每年都要我们出外筹款？为什么学校年年都经费不足？为什么我们常换老师，又常换校长？为什么老师要倒校长，而校长又要告董事会？为什么我们毕业后，不是留台就是留华？

学生的问题真多，除了正面提问，大部分透过电邮询问，有些则在网页大吐苦水，不过都没写上真实姓名。

许多风风雨雨与坎坷不平的路，我们都走过，也明白；但一波接一波的新进学生，却无从明白，也拒绝明白，正如“拒绝溶解的冰块”。

校友回校，劈头就问：“哎哟，老师，你还在呵？”真是“童言无忌”兼“大吉利市”。

“为什么我会不在？”我微笑回答：“我在台中教书已45年哩！”

“为什么教这么久？”

“你说呢？”



猫眼

◎ 勿勿 **极限篇**



从化妆台镜子的反射，她看到丈夫走进房神秘的样子，手里还拿着个小盒子：深蓝色天鹅绒表皮，4乘4公分精致盒子，如一般用来装饰物的礼盒。莫非他要送我什么礼物，今天不是我生日也并非结婚周年啊！管他，总之有礼物收什么都行。她欣喜地侧过身子。

送你一对猫眼！丈夫直截了当说。丈夫一向不懂情趣，不像一般男人，会轻声声说：亲爱的，你猜我送你什么？

“猫眼”两个字像点中她的喜穴，她忙不迭放下涂了一半的胭脂接过盒子，心中在猜这对猫眼会是什么颜色。收集猫眼石可是她最近的爱好，一颗颗晶莹剔透的小石子握在手心，能感觉到它的细腻润滑和饱满，各种颜色中，她特别喜欢蜜黄色，让人心暖的色泽里那一簇像猫儿瞳孔的线纹，让她看了心折，她认为猫眼石有收藏的价值，更有人说猫眼石能辟邪，虽然价值不菲。

她觉得她和猫有缘，前阵子养了好几只猫，全部精神都放在猫儿身上，有时难免冷落了丈夫，丈夫对猫儿有敏感，他几次严重提出抗议后，最终折衷地她只留下一只小白。最近又从朋友处认识了猫眼石这玩意，便日夜迷上，前前后后买了一些，看看首饰箱里已存着不少，但她嫌那些收藏都太小颗，不够气派，太太们集会时都拿不上台，所以不时闹着丈夫送大颗的。

是大颗的吧！她半撒娇半盼望。

天鹅绒摸在手里十分受用，还没有打开已觉得有些分量，她用虔诚的心情把盒子捧在胸前，徐徐把盒盖打开，一双带血的动物眼睛赫然出现在眼前，她心头一震，下意识想到她的猫儿，手脚无措地抛开盒子，惨叫一声：

我的小白……

声音划破早晨的寂静。

猪的故事



◎柯云 **极恶屠**

一个人在电梯的显示屏上刻着：“猪”。

“你这猪！”一个邻居发现，大声叱喝：“怎么可以破坏公物？”

“你没有教养！”对方大怒：“我要告你侮辱我，你侮辱我就是侮辱我的父母；侮辱我父母就是侮辱我的家人；你侮辱我的家人就是侮辱我的籍贯！……”

朱老师看了学生的作文，大怒：“牛大头，你竟敢侮辱你的老师！你给我站出来！”

牛大头忙说没有侮辱老师的意思。

“还说没有？你明明知道你老师姓朱，这么多动物你不写，为什么偏写猪？”

寻犬



◎ 勿勿 极限痛

不准招贴的白净墙上被糊上这张招贴，显得格外抢眼。那是一张寻犬启事，上面写了几行英文字，大意是所养的一只狗失踪了，又描述了那只狗的品种毛色大小等，表示如果有人找到送回或致电通知，狗主愿意酬赏，又附印了那只狗的照片。嘿！这家伙不知道这儿不准招贴吗？噢！那地址很眼熟，只跟我的住址相差一个号码，那不是隔壁那怪人吗！说起这个人和他的狗，就教我这邻居摇头叹息。这独居的中年男人搬来这区不久，一向独来独往，孤僻寡言，也不清楚他的背景，只知道他受英文教育，在一家洋行上班，每天一回到家就足不出户，鲜少和邻居来往，偶尔只是点点头，绝不多言。但他那只褐白杂色的长毛狗却和他相反，时常显得有点神经质，捕风捉影，看见什么都吠，瞥见蜜蜂蝴蝶都如临大敌，一天到晚闹个不停，我的小宝常在梦中被它惊醒，以致哭闹不止。更气人的是，这只狗被放任随处拉屎撒尿，而主人又疏于打理，搞得左邻右舍臭气熏天，因为狗的事我不知已向他表示抗议过多少回，他总是我行我素，说得多了，他便搬出一堆道理，别看他一向沉默，骂起架来还真咄咄逼人。

回到家，我竖起耳朵听听，隔壁果然安静多了，再把视线投向他门口，他的人影在黑头晃进晃出，不知在忙乱些什么，也许在接听寻获狗儿的电话，也许在向朋友倾诉没有狗相伴活不下去，也许……总之，谁有心思陪他瞎胡扯，一想起那天他的蛮横相，心中突然兴起恶作剧的念头，我转回街角把那张招贴撕下，在空白处用特粗的标记笔，用英文大力地书上：Delicious！（美味可口），然后投入他的信箱。

回到家，我竖起耳朵听听，隔壁果然安静多了，再把视线投向他门口，他的人影在黑头晃进晃出，不知在忙乱些什么，也许在接听寻获狗儿的电话，也许在向朋友倾诉没有狗相伴活不下去，也许……总之，谁有心思陪他瞎胡扯，一想起那天他的蛮横相，心中突然兴起恶作剧的念头，我转回街角把那张招贴撕下，在空白处用特粗的标记笔，用英文大力地书上：Delicious！（美味可口），然后投入他的信箱。

红肉火龙果

◎ 张行 摄 限篇幅

小丽说T国 Pasar Malam 卖的火龙果很便宜。近年来本地开始流行起吃火龙果的潮流。超市和霸市卖的售价，红肉的要8令吉左右一个，白肉的也要两三令吉。

“那边卖了个10令吉！而且是红肉的。”

到了T国 Pasar Malam，华灯初上，人山人海，叫卖声与讨价还价之声此起彼伏，行人摩肩接踵。

“红肉火龙果，平平卖，10个10蚊！”广东话透过小喇叭招徕了不少路人。它旁边有一个也是卖火龙果的档子，循着硬纸皮，上书：“红肉火龙果，13个10元”，档口冷清。“买火龙果吗，红肉的，13个10元。”摊主口操华语，样子土土的，不像本地的华人。

卖10令吉10个或13个的，外形小些，但从剖开一半的果肉来看，紫红多汁，应该也一样清凉好吃吧？与超市或霸市的比较，价格相差实在太远了。我选择便宜的，而且是13个10令吉的。

买了之后，心里暗问：“怎么那么便宜？会不会掺了白肉的呢？”

“妈妈你看，弟弟用火龙果把口涂得红红！”



摄记

◎林家泉 摄影



她看着烧焦了的尸体，按下快门。又从各个角度去看，她按下快门。烧焦了的尸体，像一只烤鸭。

她内心里，其实痛苦到了极点。

车祸现场人杂纷乱、吵乱、喊叫声、怒骂和哭泣声交杂。

她强忍着不让自己晕倒。要坚强。

一场车祸，车子还在燃烧，拖出来烧焦了的尸体。

她按下快门，每一下都让她疯狂的要呕出来。

终于可以交差了，她想。

她今天要完成在杂志社的实习期，明天就可以告诉她的主任，这门差事她不能胜任。

她走出车祸现场，手提电话响了：

“下一个拍摄的地点，是在蒲种烧鸭店，记得要把烧鸭拍得好，角度要准确，要摆好烧鸭的姿势，光度要清晰，必须让读者看了就能感觉到烧鸭的美味。记得哦，否则商家不付广告费！”

是她主任打来的电话。



祭品改革

◎杨伟安 摄影

27.9.2007



小川虽然年纪轻轻，但对清明祭拜先人的祭品越来越多样化颇为反感，并打算向家人表达他的看法。

他在清明将来临时即向家里的人说：一直以来大家所用的祭品都离不开传统纸制的房子、汽车，华丽的衣服和鞋子，即使用上有现代化气味的电视机、录影机、光碟、手提电话、信用卡等，也总离不开注重物质的供奉，对精神文化方面的陶冶，一点也没有。其实，大多数的先人生前就缺少文化的熏陶，只知往物质堆里钻营。现在我们去追思他们时，还强调物质为上，未免太俗气了。

接着他就打开一个早已准备好的纸箱，只见箱内塞满写上中英文的许多纸张，上面列出了各种中外古今名著，都是有关文学、科学、艺术及修养之类的书籍；此外还有大小字典及世界各领域精英分子的名字。

他说：假如以往代表物质的祭品能使先人生活在丰衣足食美好的境界，这些有文化素质的纸张祭品肯定会提升他们内在的气质，且一旦转世为人时，还能惠及他们的后裔呢，何乐而不为？

有没有设计好的程序呢？」
 余道说，即使女人睡觉，然
 时，可敬网上不是进行一切

「魂魄也神自我控制
 呢？」我又问余道。

「控制下尸神最麻烦
 神，七五阴。」

「是阴，是人身之阴
 神？」

「三尸神到底是不是
 之故？」

人群中，令人发指男女妖者

「三尸神名叫彭祖，在
 念的问。

「高祖子下的彭公」我打
 是「天」道长。

道长慢条斯理的解时，可着
 人地地多神，无是神神。」

名为彭祖，在人脑中，可令
 魂呆滞，没有智慧。中尸神

其尸神名为彭祖，可令人愚
 钝，居于上，即在人身内，

按所言，人的身体有三尸

「也可这么说，依道家
 尸。

的？」我常觉自作聪明及

「是不是有三个地彭
 彭」。

因道长向我解说何解「三
 我又来到了白云观，此

◎ 雅文 **佛眼篇**

斩下彭

◎雅波 极限篇

挺胸做人

同一幢酒店大厦内，这一层在主办政治时事研讨会，另一层在举行女人内在美讲座会；只恨自己不懂分身，否则，可学一学齐天大圣，拔条毛往上吹，即可化身前往采访。“女人的胸罩可分 ABCDEF，而胸部会随着不同年龄产生变化，青春期与老年期的胸部是绝对不同的……”女主持人已开始登台解说，我当机立断，先进入会议室聆听。

匆匆的，我又赶往另一场讲座，只见演讲者七情上脸，高声嘶嚷：“维护华文教育的生存，争取华文教育的发展，我们要挺胸做人，不要一波未了，一波又起！”

“当年老时，胸部下垂是无可奈何的事，不过，穿上本公司出产的内在美，就可以全部托住不坠落。”脑海中，仍环绕着刚才漂亮女主持人所推销的商业广告语。“不论穿什么胸罩，最主要胸部要有料，不怕小，不怕扁，只要找对我们，就有办法把它托高变大！”



◎雅波 短篇小说

1 名医

某人下乡访问，遇上暴雨天，当日就患伤风感冒，且带发烧。

村长好心，忙带某人就医。

从诊所出来，某人问：“你们这儿就只有这么一间简陋的诊所？”

“是啊，我们村子里的牛啊羊啊狗啊，如果患病，全都送到这儿来。”

“这不是兽医吗？”某人惊讶尖叫。

“家禽嘛，与人全都一样的。上回我发高烧，也是这位医生治好的。”村长平静回答。

“你们向来都是这样看病的？”

“是啊，管他是不是兽医，只要能医好病的，就是名医。”

2 符号

？说：“年轻人都喜欢我。”

！说：“我也是。”

，说：“怎么人们总是有办不完的事。”

；说：“那人做事，老是吞吞吐吐，闪闪缩缩，做一半，留一半。”

。说：“我是人生终点的代表。”

……叹一声道：“人走后，留下的常是一串长长的无奈与遗憾。”

22.11.2007

3 噢，稿纸

自从在网上写作后，我就很少再买稿纸。但最近，因工作上的需要，我走遍了几家书局，都找不到稿纸，有些年轻的老板甚至问：“什么叫稿纸，你不是要找卫生纸吧？”

终于在一家残旧的老字号书摊找到陈年存货，坐在台面的是一位15、16岁略带稚气的女孩。她竟世故地问：“阿伯，你这么老了，才开始学写作啊？”随后，又悄悄压低声调，很够老友似的鼓励道：“别担心，只要你用功，一定会成为作家的。”



漂流居所

◎ 勿勿 极限版

22.11.2007

码头上的告示牌在显眼处通告搭客，原本 24 小时服务的渡轮班次从是日起只到午夜 12 时为止。他看看壁钟，已接近午夜。

翻身走过收费处便是闸门和长长的衔接桥。最后一班渡轮已经靠了岸，搭客鱼贯上岸，大家都急着赶回家。在这样的冷夜，“家”应是每个人心中的归向。他也曾经有个家，但那已是蕴藏在记忆某处的一块迹。

所有的搭客过了衔接桥，渡轮熄了引擎，船员正忙着打扫，准备收工。他把涣散的目光投向海面，风吹过，凉飕飕地，耳里尽是浪花洗刷着船舷的声响，月影浮在水上摇曳，晃动的光影随着波浪碎裂，他呆呆看着，心中分不清是什么滋味。

在此前，每晚他都是午夜渡轮的“寄宿者”，川行两岸的渡轮是他的居所，一个漂流的夜宿处，而长长的座椅就是睡榻。在寒冷的夜雾里他常做同一个梦，一个消失的天伦梦。父亲把他赶出家门时脸上绝望的神情却经常让他从梦里惊醒。

搭客一个个走过他身边，融入远处城市的虚幻灯光。一个熟识的船员见他身子堵在哪儿，打打手势叫他离开。

走吧！渡轮停驶了。他无动于衷。

漫漫长夜要到哪儿栖身呢？公园或车站？那儿常有警察来驱赶或流氓的骚扰，去过几次后他就不敢去了。

一只老鼠窜过船舷，趁船员分神去追打时，他偷偷的潜了上去。渡轮虽在停泊状态，船身还在微微摇晃，他感到有些晕眩，斜倚在船尾歇气。

船员吆喝些什么他听不清楚，当回过神来时几个硕大的身影已逐步向他逼近，再没有退路了，他爬过围栏，站在狭窄的船沿，用不屈服的眼神凝视着前进的驱逐者。

过来！一个高个子伸出胳膊企图把他拉住。他把身子缩得更小了。

天边的月亮仿佛一只巨大的钵摆在晃动。

事件的演变可能让所有的人都始料莫及；不知是意外还是放弃，他突然把手松开，让整个身体的重量砸跌般地投向暗蓝的潮水。

在众人的惊呼声中，他尝试抓住任何可及之物，去稳住下坠之势，一秒钟的冲势一下子使他的脸离海水那么近，海水的腥咸味尖锐地刺激着他的知觉，骤然，他心中一片澄明：或许这才是我永远的居所！

他放弃了挣扎，身心柔顺如一尾回归海洋的鱼，沿着浮光流入张开的海潮。

◎雅波 极限篇

1 屈原

很荣幸能邀请到屈原来演讲。

偌大的礼堂，密密麻麻，约有万人。

屈原不打客套话，一上台，即朗诵他的名诗《离骚》：“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怒，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

正当念得兴起，诗稿却翻飞于地，屈原弯腰寻稿，身未立起，台下已有人接腔高诵：“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紧接着，另一人亦会朗诵，再传至十人百人，最后万人齐诵：“信非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万人皆会念之，屈原感动得屈而不立，直弯着腰，俯着。

打从中文系退休后，总不明白，我为何老是梦见爱国诗人屈原？

2 奖

“王先生，我们想颁个卓越表现奖给你。”某团体负责人私下和我说。“还有，我们也想颁个文学奖、宗教奖、思想改革奖……，希望你不要再拒绝。”

年轻时，有期盼，无奖。年老时，无期盼，奖项接踵而来。

婉拒又不是第一次，我再次摇头。

南步出道观，乡妇双手恭敬捧上一袋薯薯，且充满感激说：“师父，谢谢你免费医好我女儿的子宫瘤。我们乡下没有什么好东西，只有薯薯，你不要嫌弃呵！”

嫌弃？岂敢。那一袋薯薯，是动人心孩子无形的发大慈心笑。

◎雅波 圆墨画

1 飏车

“医师，你看我这孩子还能站起来吗？”妇女流着眼泪说。“都怪我管教不好，孩子竟骑着我去飙车。我知道，迟早总会出事的，但屡劝不听，上个月就摔伤了脊椎骨，整个下半身都没了感觉。”

“你放心，我会尽力。”当我检视时，依以往经验，复原的机会极微。“孩子几岁？”

“18岁，可怜他爸爸在他3岁时就患癌死了。如果孩子无法站起来，你叫我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他日我老了，死了，谁来照顾他呵？”妇女想得好远，好仔细，好无勤。

“事情总会有转机的。”我亦毫无把握的安慰道。

临走前，妇女激动得无法自制说：“医师，你得叫年轻人不要再飙车呵。”

“哦，我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小医师，飙车是属于国家社会的大问题呀。”

2 省事

老板的体重越来越胖，他听从专科医生的指示，要我买辆运动脚踏车回来，闲他有空时，就在办公室内运动。

司机莫汉帮我吃力的把脚踏车卸下，再费劲的扛上18楼。他知晓原委后，不假思索问：“为什么老板不干脆脚踏车上班，这不是更省事吗？”

守闸

◎ 匆匆 殷鹏

通常 两包速食面便能解决午餐问题，速冻带食只花10分钟，肚皮饱胀，警示钟也在这个时候响起，他按响它，跨步走入室外酷灼的阳光中，进行必要的作业。这时刻将有一班北上的火车要通过火车闸。

中午的气温炎热，虽有风，却也让人有粘湿的感觉，他手上的绿旗和红旗，如同交通灯的讯号，红色表示停止，绿色通行。这种每一天重复的任务和他的生活一样烦腻。他把宽大的布帽尽量拉低，低到足以遮掩左脸颊狰狞的疤痕。如果不是这张脸，他就不必窝在这鬼地方受罪，日夜和火车打交道，像一棵树，在这儿扎根。

守火车闸虽是清闲的工作，责任却重大，每天守在那寨子里，不能轻易离开，还要紧记时间表，在火车到来之前，把两道水闸门向对角一推，阻隔公路上的车辆，让火车通过。这时候他就会感觉自己手操生杀大权，大家必须看他脸色。不是吗？上一次那辆赶着去救火的水龙车被挡住了，

在救火员请求下，趁火车临到来之前几分钟，他开了闸门让它通过。

他并不是个能静得下来的人，更讨厌一成不变的生活，从小醉心于浪迹天涯的生活，但一次意外使他脸部伤成夜叉般丑陋，影响到他后来求职的意愿。在失业了一段时期后，唯有屈就守闸员。守闸对他其实是种惩罚，鸟的志向偏偏被局限在一棵树的格局里。每次看到火车远去，他常有一个欲念，就是能抛下一切登上火车，像风一般飘向遥远的目的地，消失无踪。

关了闸门，他拉下铁道旁高高的讯号标，便站在一旁等待，火车的鸣笛远远传来，他心头一阵闭塞，脑海那欲念又骚动起来。

隆隆声逐渐清晰，眼前一条大蜈蚣沉重地咆哮着，蒸汽嘶嘶声带着震撼在面前曳过，一节，两节，三节……最后来到尾节车厢，车速突然稍微慢了下来，似乎在诱惑他跳上去。

上来吧，上来吧，拉住把手，拉住把手，跨上来，跨上来，一把声音在煽动着他。

如着了魔似，他伸手抓到了扶梯把手，但双脚却跨不上去，几秒钟过去，火车逐渐在加速，他不肯放弃地仍旧紧紧拉着扶梯把手，速度把他的身体拉离地面，远远看去，像一棵被连根拔起的树，在火车尾部荡着荡着……

——2007年《南洋文艺》回顾

(节录)

张光达

小说方面则是菊凡的《过年》、柯云的《校长的干儿子》、宋子衡的《加冷河那醉人的月色》等作值得细品。勿勿和雅波“极限篇”是2007年《南洋文艺》上的佳作，短小精悍。另外文学评论则有何乃健、黄锦树、陈政欣、陈蝶、刘育龙等人献上一份心力。

2007年的马华文坛可谓多事之秋，一代前辈作家相继逝世，划下生命的句点。2007年《南洋文艺》的新生代诗人及一群更年轻的散文作者，他们的笔尖自有一种强烈的自信与自许，行文运字力求突破，令人耳目一新，预示新世纪的马华文学又一阶段的世代交替，面对书写格局的终点与起点，文学何所凭依？势必要我们深思。

14/12/2007



2008 年

300 字 极 限 篇



南洋商报

— 南 洋 副 刊 —

南洋文艺



8.1.2008



狮子的 第3颗牙齿

很 高 〇 勿 勿

虽说驯兽是家传的艺术，而且我也从小在野兽群中长大，有时我还是难免对野兽的腥臭气息和屎尿皱眉头。父亲过世后，我对这职业早已抱着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的心态，苟且度日，意兴阑珊的意念一天比一天强烈，直到她加入了马戏班，我的心情才有所转变。她被分配到我这一组，和我在“狮子与美女”中搭档演出，起初，在野兽面前她总显得怯生生的，经过几个月的训导，总算有胆量把头放入狮子口中，当然她也不必过分担心，这些狮子都是经过严格训练，一切的行动都以驯兽师的号令为准，为了在表演时逼真，这些号令有时仅是手势暗号。

这些日子的耳鬓厮磨让我对她暗生情愫，她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使我心浮神荡，无奈襄王有情，神女无梦，她对我从不假以辞色，一有空就和那个空中飞人小伙子混在一起。看在眼里我虽不表示什么，暗地里却早已恨得牙痒痒。

那天来到了M镇，架大帐篷还没搭建起来，我建议她一起到镇上逛逛，她一口回拒，过后却和那小子有说有笑地出去了。

我在车棚呆了一下午，也没有心情去安置运到的狮子，时间过得很慢，我不断地从车窗张望她的踪影，直到工作人员来报道说我的一只狮子像是病了。

当我诊断出那狮子下颌左边第3颗牙齿有牙疾时，她也在这个时候回来了，看到她满脸兴奋，我心里更气，刻意要她过来帮忙。

把药敷在狮子下颌左边第3颗牙齿上。我自觉声音冷得像寒冰。

她服从地把头伸入狮子张开的口中审视，手中电筒的光线在狮子一排牙齿上晃动着。

我站在她身后，看着狮子呆滞的日光，又看着她俏丽的脸庞，心中开始有些犹豫，我的手提起又放下，放下又提起，心中一阵迷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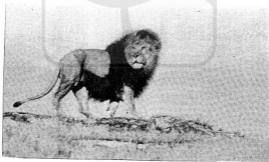
在我急速的心跳节奏里，听见她好像说了些什么，我听不清楚，也不再想听清楚，只是森然地向那狮子传递了个关键性的暗号。

故乡的味道

极限篇 ◎黄德树

黄昏时，出生于屎哈坑（注）的屎哈蚊不知道从哪里钻进屋里来，叮人。因身躯庞大，咬人很痛，吸的血也多。但只消使劲一挥掌就可以把它打瘫在地，黏去喂盖斑斗鱼。屁股常被攻击的我爸说，每当他放屁的时候，它们就可以闻到故乡的味道。

（注）屎哈坑：闽南语，屎坑。引伸为化粪池。



公鸡威廉



◎黄锦树

因为和另一只年轻的公鸡打架，公鸡威廉被单独隔离，有几个月了。一片铁网随便围着，它就认真的从没有尝试要逃离。不若那只年轻的公鸡（一度叫它“落跑鸡”），怎么关都关不住，会钻会飞。常互相伤得血淋淋的，已经两只公鸡因此“英年早逝”，威廉也一度“独具只眼”——我们以为它瞎了，不料只是伤了眼皮。现在它已经是独居老鸡了，我们都相信它患有老鸡痴呆症，且有一只脚趾肿得像鸭掌。平日不只拉屎在它自己用餐的锅里，还常把头搁在里头，呼呼大睡。也起得晚，所有的人都起来了它还在睡。

它和它的妻子都是从鸡肉档里买来的。母鸡先买，为了蛋；买它不过是给母鸡做伴，免得光生蛋无卵。母鸡是光颈鸡，头小身体大。刚买来时好一阵子不下蛋，我爸爸叫我们去威胁母鸡说要掐死它老公。后来生了不少蛋，大部分都被煮来吃了。只有一颗我们用桌灯照了28天还是没有孵出小鸡来。然而后来它被闯入的野狗咬死了。惨剧发生时，威廉还在睡觉，好像没它的事似的。

为什么它名叫威廉呢？因为母鸡叫伊利莎白。中国大陆纪录片《大国崛起》有一章讲英国，讲到了了不起的女皇伊利莎白时有这样一句旁白形容她：“那只凶狠的老母鸡，一动不动的坐在位子上……。”威廉是她的先生。



便当

◎ 匆匆 

忙乱下，那条从油锅中被捞起的鱼已半边烧焦；刚才她一边煎鱼一边为丈夫预备早餐，疏忽了把火，就这样弄糟了，想再煎过一条，时间已不允许，丈夫已经穿戴整齐准备上班了，她唯有将就地吧鱼塞进便当盒。没想到躺一下床却落得这般手忙脚乱。

带便当上班是她的主意，这并非想节省开销，主要是外头的食物吃多了对健康无益，丈夫起先嫌烦但拗不过她，几个月下来他也就安安分分地照办。

她的厨艺不算出色，但一般的烹饪还是应付得来，至少丈夫对她做的饭菜还从没有过怨言，每天带去的便当都吃得干干净净。像今天的失手不是没有过，有时炒菜下盐太多，他也没发牢骚，前几天的鸡肉做得不够松软，他也没有显露任何不快，他就是这样一个不挑剔且顾家的人，应该说是最能够体贴妻子的好男人吧。

整个下午过去，她一直对今早煎坏的鱼耿耿于怀，看着已接近丈夫下班的时间，心想不如约他在外头用晚餐，顺便逛逛商场，因此拨电话过去，他也欣然答应了。

接近办公大楼时，丈夫也在这时出现在大门口，她逐步趋前时，一条身影突然匆忙地从她身后超前，那是个衣着笔挺的浪荡汉，他走到丈夫面前，熟络地讨了根香烟，同时把手中的盒子塞给了丈夫：喏，这个还给你！

她呆住了，那便当盒怎那么眼熟！莫非……

突萌的沉重感从胸口压了下来，麻痹像蚁阵从脚底往上爬，她再也移不出半步，一颗心开始沉沉地往下掉。

◎ 碧波

极限篇

往事只能 无奈

老刘在45岁的盛年，竟然中风而导致下半身瘫痪，我去看他时，他已60岁，在床上足足躺了15年。

他曾是当年政坛红人的随身秘书，南上北下，东奔西跑，为主人立下不少汗马功劳。据他太太说，雇主只差人送来70元，过后就没下文。

“想当年……”像许多久病的患者，老刘有诉不尽的牢骚埋怨。“由于卖力过度，生活极其不规律，害我患上高血压、糖尿、肝肿、胃溃疡……”

“别说了，好好养病罢。”我制止他再说下去，因他舌头僵硬得语音不清，我听了甚为难受。

告别欲离开时，偶见墙壁上仍挂着当年我送给老刘的书法作品，纸已泛黄，字仍完好，上书：“有伸脚处须伸脚，得缩头时且缩头。”

8.4.2008

寻鸟

◎ 匆匆 极限篇

他方把东窗上的小竹帘卷上来，便听见老婆在厨房的唠叨声传来：

整天就只懂得玩鸟，什么事也不管，女儿跑了也不去寻找？有这样当父亲的吗？

一提到女儿，他就冒火，怎么说，管教女儿不是做母亲的责任吗？心中嘀咕，却没骂出声。想想自己也有错，自从迷上了养鸟，一有空就往林子里跑。也不知是否天生异秉，竟然把鸟的啼叫声学得惟妙惟肖，往往把深闺林中的鸟雀引出来，什么八哥杜鹃都是伸手即来。也许因为把全部精神放在饲养鸟雀上面，连女儿离家前神态有异也不察觉。

竹帘一卷上去，便露出一排整整齐齐悬挂在梁上的鸟笼，少说也有十来个，在风里摇晃着，鸟儿争相从笼的间隙探出头来，嘎嘎地扑着翅膀。那天也是这个时候吧，过了放工时间还不见人影，一轮搜查，女儿房里的衣物都不见了，老婆又是哭又是骂，打遍电话也得不到丝毫消息，除了报警和等待还能干什么？

望望天色，他拿起配备，双脚不由自主往林子走去，脑子里尽想着几天前看到的一对红嘴玉，女儿的烦恼事暂时被抛在脑后。那天在阳光下，那对鸟儿在枝上跳来跳去，小巧可爱煞是漂亮，他除了奇怪这种珍贵的相思鸟怎会在这里出现，另一个念头就是要想办法把它们擒住，但红嘴玉是机灵的鸟儿，并非一两下子便能抓到，他试了几天总是无功而返。

他蹲在草丛中，两根食指半抿住嘴唇，发出模仿红嘴玉的叫声，高音只在空寂的旷野微微震荡着。在聚精会神的守候中，斯待的绿影儿在树丛中一晃，他眼明手快地把手中的细网拽了出去。

虽然只抓到一只，心中的喜悦仍像手中的鸟一样扑跳着。另一只虽机警从旁窜了开去，却在不远处低翔不肯离开。

手中的鸟儿通体碧绿，像女儿佩戴的玉牌。那鸟在掌握中震动，玉牌也在他脑中晃动。突然他觉得有点悲哀，自己竟然把寻鸟的事看得比女儿重要。一阵迟疑，他松开了手，那鸟便像一团弹了出去的绿绒线，斜飞而去，他心里虽不舍却没有半点惋惜。

抛下了抓鸟设备，此刻，他只想快点回家，然后尽速寻回女儿。

8.4.2008



◎ 雅说



1. 驱魔

最近生意清淡，没人上门来求神问卦，无聊的，报章的花边新闻吸引着我：梵蒂冈首席驱魔师艾莫思神父说，纳粹德国独裁者希特勒和苏联的史大林都被恶魔附身。根据最近解密的档案显示，当时的天主教教宗庇护十二世，曾试图“降空”为希特勒驱魔，可惜没有成功。陆地，师父从外国来说：“别发呆啦，起来。”

“噢，有生意？”我兴奋的问。

“有人要我为他驱魔。”

“谁？”

师父没再理睬我，已全神贯注念起请神咒。“山外山，楼外楼，山上山，楼上楼，急急如律令！”

2. 旱季相会

农历八月十五中秋佳节，也是射灯谜的季节，我赶去找老师，想请他老人家制作些精彩灯谜让人猜。

好不容易才在小版中心的面摊找到老师，他正在翻阅当天华小拨款中途被骑劫的大新闻。

道明来意，沉吟半晌，老师说：“旱季相会。”

“什么意思？”

“你自己猜罢。”老师别过头去。

其时，有位妇女扯开喉咙，对着面摊的老板嘶喊：“喂，来碗干捞面！”

3. 史无前例 · 雅波

研究历史的我，风尘仆仆赶到太平，当地华社领袖人物热情洋溢的招待我。

“见证太平开埠历史的古庙在哪里？”迫不及待的马上展开工作。

“拆啦！”

“那具有百年历史的巴刹呢？”

“也快拆啦。”

“什么都拆了，那你们请我来干什么？”我确实感到纳闷。

“想请您证实一下，Taiping 原本就是个华文地名，不是翻译过来的。”

我走过 Lorong Chin Ah Yam (陈亚炎巷)。

“接下来你们会拆什么？”

4. 学舌

养了只鸚鵡，教了3个月，只会读出两个单字。我教“边缘化”，它不是读成“绿化”，就是读成“边缘”。

有位小学生随着家长上门向我请教：“老师，什么叫着集体协商？”由于年纪太小，他看不懂报章上的专有名词。

“绿化，绿化！”我还没来得及回答，鸚鵡竟抢先回答。

“圆滑？”学生家长瞪着眼。

“什么叫着边缘化？”小学生挺有发问精神，锲而不舍。

“边缘，边缘！”鸚鵡真会博出位，教它时不说，不教它时却抢着说。

“变脸？”

极限篇

过去

你

曾笑过我，过去的事若把它当现在的来讲，讲多了好像真的又发生在那个时候，你健忘的向我求婚，说要许我一个洁白白雪的天地作为嫁衫。我当是你在作弄我这个没人要的五小啊。

直到我去了北国，真正站在白皑皑的雪地上，心里突然涌出一股温热，我握着你递来的脸，你问我：还记得以前的玩笑话吗？到现在你还想对我认真地讲一次……我都说了，老是把过去的事不断地不断地讲，讲到现在，讲到都有两个孩子的爸爸了。

我爱你，不管在梦中或在现实生活中，不管你是背对我，还是向我走来，因为你总是握紧我的手就像当初握着信中缓缓传上来的温度一样。

完美

当

我们的火车经过这里，我们正谈论到“完美”这个问题？

每个人都用自己的学识给“完美”下了一个简短的定义。

一个20岁的男孩说：当梦中情人出现在他梦醒的第一刻，眨眨眼地望着他，这是完美。

一个40岁女士说：完美是一个不必做家务的早晨，躺在庭院呼吸着晨露，看着太阳徐徐升起，然后才开始想今天要煮哪一道菜。

一个50岁的诗人说：完美是一句这样的诗，有一只蝴蝶醉在它的飞翔里，在一个山谷，山谷上面有瀑布，瀑布中间是一道彩虹。

我看向车窗外，说若“完美”呈现在眼前，也许就是那一束束青葱树林，如我们话语最后点缀的惊叹号！

4.3.2008

永恒的距离

● 木 兹

飞机窗外的云朵好像开在家门前的五彩小野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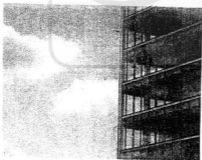
他已经在3万公尺高的天空，想着如何打开门，走出去便可以抚弄一簇簇为他盛开的野花。

太空中可有花儿？可有和地面一样可爱美丽的东西吗？他往3万公尺下方俯瞰，穿过白色奶油的云层是毫无动静的一面镜子。镜子里面有一群鱼儿的影子，也可能是云朵的，向没有边界的远方迁移，飞机在右边伴飞。

那伪装作镜子的海，怎么可能毫无动静呢？一靠近了，所有的镜像将失去它原来的物主。

因为距离太遥远，大海照不出他的面孔。距离一远，看去的东西即是静止不动的。就像某次夜间飞行，星光居然在飞机底下闪亮，过了好久，才明白是渔船的眼睛，而不是宇宙的明眸。

4个小时的飞行，他回到了地面，街灯就在眼前，照着人潮来潮往，因为距离缩短了，一切又开始活动起来。不过，这次他将是一个例外。他的未来出现在一个女孩的眼瞳中，一面通往永恒的镜子，一盏上帝开向人间的鱼灯，逐渐浮现出他在飞翔时所抛弃的小野花般的快乐与骄傲。



极
限
篇
展

4.3.2008

◎李稳中



旅游 2 则



(1)

旅游

巴士于石洞山脉的一处摄影点作短暂停留，售卖纪念品的唯一一对夫妇忙着应付突来的游客。我没兴趣买纪念品，托着相机想为这对夫妇的约莫五岁大，打扮得像个娃娃的小女孩拍照。不过无论我从任何角度拍摄，她总是闪缩不定，没法拍到一张像样的照片。

导游提议我使出撒手锏，我从荷包取出一元美钞逗她，这招果然奏效，她领了钱便正经的摆起甫士，活像一个专业的模特儿，临走时还不忘送我一个飞吻。

或许她并不真正了解钱的价值，但她认识到她父母辛劳工作就是为了这个东西，它肯定是个重要且能够使她一家快乐的好东西，值得为它作出牺牲。

(2)

中午

时分来到这片废墟，听说是远古时代著名的宫殿，考古学家花了整百年才发现它，再花数十年把它挖掘及部分还原。

烈日当空，宫殿已毁坏得不成形，还原的部分也就那几根柱子和石头，根本没地方遮荫，还得绕一大圈子才能到达出口，所带来的瓶装饮料早已于半途喝光，唯有在出口处的商店购买，好多游客跟我一样，使得那些卖瓶装水商店的生意好的不得了。

找了个机会跟其中一间商店的老板搭讪，原来他曾经是挖掘这片废墟的考古学家之一，花了数十年岁月辛劳的工作，工资微不足道，只能勉强糊口饭吃。如今单靠这片废墟的地理位置在出口处卖瓶装水，一天的收入就相当于当时一个月，考古学家的地位再多受社会尊崇也只好丢一边去了。

◎ 雅波 **极限篇**

1. 周旋

事先，我准备前往旧巴剎路贫民区专访一位人们口中的疯妇，因此名疯妇终日高唱哼唱 30 年代周璇的歌曲，甚具趣味性 & 吸引力。

正当我寻到目标时，手机荧幕却显示老总的指示：“尽速前往采访有关马来西亚民族的新闻。”此时，我怎走得开，只好先访问疯妇。

“阿婆，你叫什么名字？”

“啐，什么阿婆，把我叫得这么老，我是周小姐，就是周璇的周，旋转的旋。”阿婆把“旋”当“璇”，也可真疯得蛮有学问似的。

我想再多问，她已不睬我，还自唱道：“鸟儿拼命地唱，花儿任性地开，你们太痛快太痛快呀太痛快……什么叫痛快？什么叫奇怪？……我不要这疯狂世界，这疯狂的世界！”

手机又再度响起，显示的是全国版编辑的指示：“已留版，速完成。”

“鸟儿从此不许唱，花儿从此不许开。”阿婆疯疯颠颠的，竟然往我脸上吐口水。



30.12.2008

2. 臆

• 雅波

小刘不知从哪儿弄了张入门券，跑到医院来，很够老友般的情情塞给我，并且故意压低声调说：“外国来的艳舞团，跳得好彻底，好好看嘛。”

“我没兴趣，那天我要值夜班。”我婉拒道，说实在的，医院工作也真够忙。

“那就送给你另一位医生朋友罢。”小刘似乎执意非把入门券送出不可。

“他更感兴趣。”我一口咬定。

“为什么？”

“他是妇产科的专科医生。”

3. 入定

• 雅波

阿蒙一直缠着我，要我教他修禅入定静坐，我告诉他，修禅最主要是身心清净，不容许有丝毫杂念，更重要的是拥有慈悲心与平等心。

“师父，您说的我都有呵。”阿蒙死缠烂打道。“何况入定的初步功夫我已学会。”

“那你就入定罢。”我只想赶紧摆脱。

甫一说完，阿蒙马上盘腿，持咒静坐入定。“喇嘛嘛嘛但那……”

“你现在看到了什么？”过了一阵子，我柔声的问。

“我回到了江南，看到小桥流水，又看到杨柳低垂，还看到姑娘们划着小舟采莲藕。我又到了西湖灵隐寺，看到济公。……还有陈水扁、施明德、吕秀莲、李敖、李登辉、李光耀、凯利、阿都干尼……”

“醒！”我大力拍醒阿蒙。“哎呀，你看到的是凤凰卫视新闻台呵！”



◎ 雅波

极限篇

1. 背道

看到有两位学生在雨中等车，我自然停下车子，载他们一程。

“校长，不必啦。”学生腼腆推辞，但最后还是钻进后座。

“你们要上哪儿？”

“想去参观书展，主要是找如何学好汉语的参考书。”

如何学好汉语？那是我的专长呵，于是我滔滔不绝的解说与举例，一直就到学生开口说要下车。

“校长，Thank you, good-bye……”

2. 叹

崇西是我小学与中学的同班同学，毕业后，他进入银行工作。

不论是在茶点或午餐时间，总见到崇西腋下夹着份夺目的英文报，那是一种时尚、荣耀、高贵、典雅。

几许年后，当我再见到崇西，他蹲在路旁的咖啡档，聚精会神饥俄般的翻阅着华文报。

抬头见是我，似笑非笑道：“昨天我已退休，不必再上班了。”

◎ 雅波

极限篇

1. 谎

她坐于后排，出席丈夫新书推介礼。最近，丈夫的新书一本紧接一本推出，市场反应极其良好，著作内容全环绕着如何组织幸福家庭，丈夫如何疼惜太太，怎样使到太太快乐等等。

“我一天写作18个小时，从没中断。”丈夫有意提高声调自夸。

“那你那还有时间陪太太吗？”一位女记者突然发问。“难道除了睡觉？”

她悄然立起离去，其实，早在3年前，她已与丈夫离异。

2. 爱不完

她从国外回来，早已儿女成群，而我在她走后，也成了家。

对着波涛起伏的大海，她背向夕阳说：“海这边，海那边，爱情的故事永远都流传着。”

我则故作潇洒状：“有年轻人的地方，一定有爱情故事的产生。”

“所以，爱情故事永远是新鲜的题材。”她言归正传：“年轻人的钱最好赚，我想在作品中加一些矛盾、冲突、误会、争执，最好是三角或四角恋、姐弟恋、兄妹恋……”

“不写黄昏恋？”

“老东西谈恋爱？看了会中风的呵！”

6.5.2008

3. 五分钱·雅戏

黑峇的眼睛已渐渐模糊，患上的是老化性白内障，不过，他仍然能很清楚辨认手上的锐角。

“黑峇叔，这是红包。”从国外回来的志雄，专程赶来探望，并恭敬献上5千令吉。

“小条子，你是啥么人？”黑峇似乎从来没见过志雄。

“我读小学时，常喝你卖的冰水，你从来都没收过我5分钱，那时，我口渴，但没钱。”志雄企图唤回一切的记忆与往事。

“哦，现代的人，早已看不起5分钱”黑峇使劲的磨蹭着手中的硬币。



13.5.2008

匆匆

我很忙

1. 诺亚的健忘

眼看着诺亚的一艘大舟已经造成，诺亚反正在觉得烦闷，担心自己对这个重大的托付是否能够胜任，因为他发现自己越来越健忘了。诺亚要进行的事，一转眼便忘得一千二净。7天前，神就这么托付。为了洗净这世界的罪恶，怕洪水滔天来消灭所有的生灵，各类鸟兽只留下一对一对，重新复生。在洪水到来之前，他嘱咐诺亚必需预备一艘大木舟来运载这些被保护的物种。对于这历史性的创举，诺亚知道要绝对严守秘密，所以他并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妻子和孩子们。他知道天下没有两个人的秘密，家人可能口风，若泄露了消息就大事不妙。

为了避免遗忘，他预备了许多皮纸做备忘，在上面写下所有鸟兽的名称。这工作看似简单，却因为项目繁多而使他精疲力竭。这天已是交春到来的日子，他把鸟兽们点名后都赶上了大舟。过了正午，乌云满天，大雨滂沱，雷电交加，跟着大水便滔天而至，诺亚的大舟像一叶浮萍般随着潮水漂出了大海。

木舟顺利启航后，诺亚舒了口气，踉踉跄跄地站在甲板上。船上野兽们的骚臭味让他觉得有气无神，额外的潮声也骚扰着他的神经。一天的劳顿后，肚子开始咕咕作响，他顿时想起要投食物果腹，正想呼唤妻子，这才发觉不见自己家人的影子。他着急地把船里能外都寻遍了，哪有他们的踪迹？

怎么会这样？怎会忽略呢？诺亚猛捶胸口，颓然坐下。我怎么没发觉他们都没上船？一再回想，他方省起自己竟然忘了把家人列在名单上！

13.5.2008

2. 诺亚的困惑

诺亚的方舟在冰上漂流了一天相当长的日子，在第17个月的第17天，诺亚才有阳天的迹象。经过这漫长的日子，经过的各种鸟兽都因饿不逮，有些更饿死了。幸好诺亚懂得运木，这些动物才不至于绝种。

大水退去后，方舟停在一座大山上。诺亚是后来才知道这里是亚拉腊山，但无论停站在哪里，灾难总算过去了。扶着栏杆，诺亚站到甲板上，环视亚拉腊山的周遭环境，心中感觉到这里倒是气候适中，风景宜人，应该是一个可以让万物安身的地方。从此世上的所有罪愆已全部被消灭了，自己也算为上天做了一件伟大的任务。想着想着，不禁有点得意起来，他伸了伸有点麻痺的双腿，走下船去进行最后阶段的整顿工作。他让所有的飞鸟都自行飞走，他知道它们会自己择枝而息。最后，善类都安顿下了船。

当最后一对野兽下了船，就算大功告成。诺亚深深地吁了口气，但同时却感到有些困惑，世界真的从此就没有罪恶吗？他随即责备了自己，不应该对这一切抱着怀疑的态度。

正当入神沉思之际，他突然瞥见几条闪动的人影从船尾倾跌而下。人？除了家人，怎么可能还有其他的“人”？这便到他感到非常惊讶，也十分恐慌。这些是偷渡客吗？他们是怎样上的船？在这么长的旅程他们怎么没被发现？这下可是会弄坏了上天的预算。他冲着力踉跄地向那些人吆喝，但人影早已快速地向去无踪。

诺亚望着他那艘幽森森的大船鼓翼无泪，心中充满懊恼。究竟他算不算已完成任务？

◎ 雅说

喂表

每回我都必须与泊车抄写员斗法，在时间未到前，赶紧喂表，不然准中“三万”。有时我真搞不清楚，抄写员是躲在什么角落。只要泊车时间一到，他就立即浮现，看迟半分钟，罚款单就会夹在汽车的雨刷上。

今天午后，我却意外发现一位抄写员，大发慈悲心，在一辆新车泊车时间过后，不但没抄牌，还自动掏出极角喂表。

他这种乐于助人伟大与善良行举，令我太感动了，于是我跑前去握握他的双手致谢说：“先生，你真是大好人！”

他愣愣的望着我，缩回双手道：“那辆是我太太的车。”



13.5.2008

口管水

秘限篇

卖芭记

师爷 某的五亩榴槿芭，以高于市价一倍的价格售出了。

消息传开后，顿时成了镇上咖啡店和市集的热门话题。

认识师爷陈的人都知道，师爷陈因年事已高，早已打算把芭地卖掉，搬去市区和儿子同住，安享晚年。但任谁都没想到，他的榴槿芭能以高价卖出。

怎么可能？他种的不是红虾、竹脚或猫山王。然而，卖芭的事确是事实，不是空穴来风。

搬迁前夕，师爷陈不忘乡情，亲自向亲友们一一道别。对于卖芭一事却不肯透露半点口风。

一星期后，镇上流传这样的流言：

买主前来看芭的前一天，师爷陈的工人收购了镇上许多品种优良的榴槿，在买主抵步之前，全部散放在芭里的榴槿树下……

“妙计，果然是师爷陈，名不虚传！”熟悉师爷陈为人的亲友，无不赞叹不已！



胡思

◎ 碧波 极限篇

每月初我都必须按时前往有关当局缴付水费、电费、电话费、杂费等；有时还得缴纳分期付款的车费、屋费、贷款等。说句老实话，我实在害怕排队的人龙，但不缴付又不可以，逾期不是罚款，就是停止服务。

我常常梦冥想，如果有一天，不用轮候拿号码，不用依序排队，一进门就排在第一位，而柜台服务的小姐会对我展开阳光灿烂般的欢迎微笑。

说你也不信，今天就真的很邪门，我一推开厚甸甸玻璃门，果然是第一位排在里头。

“你不知道电脑已Rosak了吗？”

20.5.2008

井

〇匆匆

极限篇

从井底这个角度向上仰望，只能看到一丁点的天际，天气晴朗时可以见到一朵朵白云飘过，下雨到大风时便常有一些枯叶杂物被吹落下来，时日累积这里便成了垃圾堆，偶尔有一些脸孔好奇地往下张望，猫指点点地交谈：

“这口井也该有 80 年了吧？”

“可不是，听说日据时这儿曾经是日军囚禁拷问犯人的地点，他们就用这井水去清洗血迹。”

“更有些是被抛进井里浸死的！”另一个补充。

那些都是陈年旧事了，我们几个躲在这下面，这么多年谁也不想再提起，纵然我们都有太多的冤屈。

“下面还有水吗？”说话的人把头俯得更低，想摸清下面幽暗处是否还晃动着波光，声音在井壁四周碰撞，形成一股闷郁的回音。

这样的对话时不时都有人重复一遍，我们也不很在意，直到前几天一个戴着工地头盔的人领了一班人到来：

“埋了这口井，连同附近的地段，该能建一排十来间的房屋。”他的手无意识地轻拂着井沿，渐渐掉下的沙尘飘进了我们的眼睛，我们的泪水再也控制不住地滴了出来。

粽子

◎ 匆匆

· 散文 ·

妈妈

常说她不但拥有一双对色彩分辨力强的眼睛，还有一只嗅觉特别敏锐的鼻子。一点都不假；视觉的特长让她对绘画的爱好与成就都比一般人高，嗅觉更不必说，今天下班回到家门，她已经知道妈妈煮了粽子，一想到粽子就想到明天该是端午节了。每一年端午节妈妈都不嫌烦地预备糯米粽叶忙碌一番，其实家中只母女两人，要吃粽子实不必大费周章，到外头买三几个就可以，但妈妈就是不听，还说喜欢煮粽子那种过节的气息，既然要亲自包包裹裹，当然不会只煮它三几个，每一年妈妈都不会忘了叫她带几个给焦老师。

焦老师是指导她画画的一位长辈，好像在她还没出世前妈妈便已经认识他，虽不常来往却还挺熟络的，逢节日都会互相送礼，偶有拜访时两人也会同坐一隅，谈得很投入，远远看去倒教人以为他们便是一对老夫妻。她曾经暗自怀疑，焦老师是否是妈妈的旧情人，而自己便是他们爱的结晶。由于妈妈是单亲母亲，从不说往事，更不愿提起父亲，焦老师又对自己宠爱有加，不由她不把焦老师嵌入父爱的拼图，总之她一直把焦老师当父亲看待。

焦老师一向独居，把很多时间都花在画室里，所以当她一手提着画具，一手拎住一串粽子走进院子时，整间屋子静悄悄的。

画室里焦老师作画的神态有如一座沉思的雕像，影子撒落在灰墙上，形成一面宽大的灯罩。桌面上一片凌乱；啾啾的咖啡，星散的饼干屑，还有一册丢在一边的验血报告。

“焦老师去做健康检查吗？”顺手翻看，健康状况还挺不错的，写满了字的册子上让她注目的是焦老师的血型。和妈妈一样，焦老师是A型血，自己则是O型。

这个发现等于否定了她是焦老师的女儿。当下心中一片戚然，也分不清是失落还是失望。

替焦老师剥了个粽子，自己也尝了一个，嚼着嚼着，入嘴的糯米仿佛失去往年原有的滋味。

逆流

◎雅波 极联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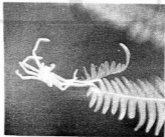
“爷，对不起，我考获全校第一名。”
大孙儿嗫嚅着，不敢抬起头。

“哼，真没出息。”我按捺不住愠怒。“你那还有时间去玩耍？”

幼孙兴奋的奔跃道：“爷爷，我考获全校最后一名，高兴吗？”

“万德富！”我兴奋得说了句英语。“马上通知所有的亲友，这可是光宗耀祖的大事呵！”

都70岁了，我正想首撰写《未来：时代教育发展之我见》，以便在有生之年，呈给有关单位参考，以报答多年教育栽培之恩。



最后的落叶

◎ 匆匆

秋 眼 录

车子到了家门前，大儿子还没来得及把车泊好，她已一眼看见院子前一片空荡荡，那棵长得茂茂密密的杨桃树已不见了，感到有些震惊。空地虽然经过收拾，但残留的一些枝杈和几段腐烂的杨桃让人看了心头发凉。

丈夫死后，一家三口搬来这间屋子时，屋前这棵杨桃树已存在，当时树身只比人高出些许，叶子茂盛薄薄，是棵娇嫩的小树。那年大儿子只有10岁，小儿子8岁，两个孩子经常喜欢在树下玩，她偶尔也会在屋前闲坐，沿着孩子们的哭声寻找过往的记忆。

她生性爱整洁，见到飘下的树叶都会随手清除。这里风大，时常一阵风袭来，那些杨桃树叶便像黄色的雪片般飘满了屋前的院子，于是她多了一项任务，一天总得几次推着扫把弓着身子，把那些落叶收拾得干干净净。孩子们见她辛苦，几次建议找人工砍树都被她阻止。这些年来，她已经把这项劳作当作一种天职，只是岁月不饶人，身体已明显地看出佝偻。更不幸的是那天刚好在打扫落叶时不小心滑了一跤，把一边脚给跌断了，这次的意外，已改变她往后日子的形态。

大儿子开了车门，小心地把她搀扶下车，陪在一旁的小儿子帮她拧着衣服围在一边。这次跌断了脚骨，在医院住了3天，包扎了石膏，脚像重了几斤，经过院子时，她下意识抬抬头却望不回那片阴凉，连屋时她用力提起脚，把身体的重量放在儿子的肩膀上，跨过了门槛。

孩子们都得回去上班，临走前要求隔壁的阿姆偶尔过来看一看。

风还是那么大，却听不见树叶的婆娑声，她在躺椅上侧着身，落寞地从客厅往外望，迎面是赤裸的天空，扫把和尘土寂寞地斜倚在墙角，像在等待她去握一握。她想，现在的她和扫把一样，多少已失去作用，这感觉是那么无奈，她似乎听见无声的啜泣在心中深处响起。

一阵风吹来，原来一片落叶，轻轻地落在她的脚旁。

案发现场

◎ 匆匆

案发现场

尽管

犯罪心理学家这么分析：杀人犯往往会在事后回到案发现场观望。但我想：回到现场又怎样？只要神色淡定不露破绽，任你是二郎神也洞悉不了杀人犯的真实身分吧！

像经过一场激烈运动，逃离现场时有点把持不住自己心脏的跳动，喝下一大瓶冷水后，情绪稍微稳定，我把一切染有血迹的衣物全烧毁，确定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洗了澡换上一身轻便的装束，施施然回到家发现场。

现场有大批警察在进进出出，警车转动的讯号灯反映在夜空像一抹吊诡的彩虹，我和其他看热闹的人群一样，挤在隔离线后，张大了眼睛向屋里张望。

发生什么事？有人问。

有个男人和妻子吵架后剖腹自杀了。另一个答。

自杀？我暗自好笑。

一阵轻微的骚动，尸体被扛出来，一个女人跟在一旁撕心裂肺的边哭边叫：

你这个没良心的，以为自己一死便能解决一切，那我以后怎么办？呜……

声音很熟悉，那女人一抬脸，赫然就是自己的妻子。我的脑袋像被锤子敲了一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尸体抬过身旁，遮盖的床单被掀开了一角，露出死者惨白的脸容，那五官：眼睛、鼻子、嘴唇……啊！我像和一面镜子打了个照面……



◎ 雅波

谈 非 谈

1. 黄粱梦

电梯门在18层启开时，走进一位具有古典美的少女，与我相对打个照面，似笑非笑，含情脉脉。

她用一甩乌黑长发，洒脱的按钮，直下底层。我壮着胆子，询问她的名字，谁知她却出乎我意料之外的热情，与我谈得好投契，我们似乎已认识很久了。

后来我们由初识到热恋，由热恋到结婚，由结婚到生儿育女。再由年轻度到年老，儿女一个个出国留学，只剩下我们两个孤独悲怆守着老屋。更不幸的，老伴竟然先我而走，我又恢复原本一无所有的我。

叮当一声，到那间，已快速降至底层，那少女头也不回的步出电梯。

2. 晶片

在不为人所知长期研究下，我终于完成特制人体晶片，也就是说，经过复杂的脑部手术，可将晶片植入人脑，而使人变得无比聪明。

不知在那方面出了纰漏，我的研究成果竟被特务组织发现，当晚乘我外出用餐，即挟持我到一個极其隐密的地下室。

“替他置上晶片。”命令式的吆喝，木板床上躺着似乎是个很有权势的首领人物。

经过周详，我道出真情：“他已够聪明，不必置入晶片。”

“什么？”声调自动提高八度。

“他缺乏的是道德。”

“那就置入道德晶片罢。”威胁般下令。

“对不起，我还没开发成功。”

22.7.2008

◎ 匆匆

1. 水声 的重量

从法庭出来，他转回事务所收拾些文件，回到家门，和早上离开时一样，门户深锁，屋里隐隐传来水声，峰回路转的声响使他的心情低落到了极点，这并非完全因为今天在法庭输了案件，而是妻子的洁癖越来越严重了。上班时她已经在浴室里，现在恐怕还在里面，对她来说，天下没有一件事比清洗更重要，她总觉得身上的污迹像永远都洗不掉的，所以唯有洗洗洗……

有家室的人却要面对单身汉的困境，一日三餐都得在外头解决，眼看家里乱成垃圾堆，他心里有苦难言，不是没有雇过佣人，只是都做不长久，原因自然是妻子的洁癖。

也忘了妻子的洁癖在何时开始，起初只是不敢碰她她认为肮脏的东西，继而洗手时间久了一点，后来演变成必需呆在浴室里不停地清洗，变本加厉，从初期的半小时到今天的6、7个小时，每月收到水费单都让他皱眉头。他知道这是精神病，但每次劝她去看医生，总是惹来吵骂和冷战，更向娘家哭诉丈夫把她当疯子，这一切除了忍他是一筹莫展，身为律师他自然知道这足够构成离婚的理由，但因为爱她，他始终没这么做。

回想今天的案子是一桩家庭悲剧：一个男子因为不能忍受妻子的长期精神虐待，最终杀了她。“人在极度焦虑和压力下，往往会作出意识以外的事。”证人栏里心理医生这么说。他是男方律师，虽尽一切努力去为被告辩护，可惜最后还是被判谋杀罪名成立。

进到屋来，浴室的流水声变得非常清晰，而且那么刺耳。

颓然坐倒在沙发上，双手捂住了脸，不想听也不去看，但水声还是像利刃般切割着他的耳朵，以致他陷入一种虚脱状态。这期间被工作压力和家庭压力同时袭击着，他已面临完全崩溃的危机，“我必需卸下这片沉重的水声！”他想，眼中闪过一抹锐利而悲哀的光芒，直起身他急促地向浴室走去……

22.7.2008

2. 苔藓

• 匆匆

很多夜晚他都会做同样的梦：一大片苔藓围住他瘦小的身躯，蔓延滋长，每次他总被这坏人的绿色惊醒，寂静中只有爸爸刺耳的鼾声。如果是别家的孩子，这时候可以依偎在母亲怀里让妈妈安抚着。他从小没这种福气。

和邻居的孩子玩耍时，听大人们闲谈，内容竟扯到自己的身世，他们说那个在夜市卖糕点的女人，十几年前曾偷生了个男孩，弃养后为躲开闲言闲语，便逃居村外，更添声绘影。那个被弃养的男孩就是他。

要到那个女人的家必需经过一片大竹林，走在林里，舞动的竹叶，像无数的软剑在互相摩擦，杀杀声搅乱听觉。他去这么远的路去那女人的家，像有一种奇妙的感觉在驱使，想看看那个可能是母亲的女人是怎样生活的。

刚下过一场雨，屋子半截洋灰墙上，爬满的青苔润湿一片，上半截的板墙上有个小洞，小洞可以看见屋里。他个子比同龄的孩子矮小，所以必需踮高脚尖，把身体的重量倚在墙上，才能把眼睛凑在洞口上。也许洞是椭圆形的缘故，映入眼里的景物，感觉上都像被捏成椭圆形似的；屋里简陋的家具随意乱放，壁上几幅泛黄的挂历，伴着神龛上摇曳的油灯光芒，一切显得那么寥寂。那个女人坐在桌边割切一片一片的香蕻叶，木然地工作。

时间就在静默中悄悄流失，他看了一会，极力记住她的面容。

沿着来路回家时，他发觉衣服染了一大片青青绿绿的苔藓，就像恶梦中围攻他的那片踪影，他慌张地脱掉上衣，箭似的奋力往家里跑，一次也不敢回头望……



脱

◎ 匆匆 极限篇

“当时”房里只有我和她，她把窗帘拉上，开了床头灯，灯光像一匹黄色绸布从床前一直拖曳到跟前。在柔和的灯光下，她姣美的脸庞显得性感，柔若无骨的手轻轻解下脖子上浅蓝色围巾，接着她松开了上衣的第一颗纽扣，第二颗，第三颗……

“我六神无主坐在那儿，心突突地跳。她让播放机吞入一片CD，音乐便像流水般泻了满地。她上身只剩下粉红色的乳罩，跟随着音乐的节奏，徐徐地脱下胶质短裙，光线从她背后伸出无数的触须，反衬把全身的线条刻画得如一座维纳斯雕像。动作还在继续……

“我喉咙发干，想出声制止她，嘴里却发不出半个音节。此刻维纳斯的下半身只有及腰的丝袜和透视绸花边的内裤，而这些障碍物也在片刻间被脱的干干净净。眼看香艳撩人的情节就将开始……

“突然她转了个身，把满头秀发披了下来，露出光溜溜的头部，这突兀的演变一时把我吓着了，我目瞪口呆。接着，如脱下面具一般，她双手伸到头顶，徐徐地拉下一张人皮，一节一节地从头上脱到脚底，痒痒痒的表皮便被弃置脚边，身上没有皮肤遮蔽的肉体猩红如初生的婴孩……当时我……

医生伸手制止他说下去，端详了一下分析说：

“根据资料上的记录，你以前写过小说，这发生的一切纯粹只是你的情节构思。”

“不不不，”他更正，“那个女人才是写小说的，她说过，我是她小说里的人物，她还说……

医生摇摇头，在病历表上批下：

妄想症病情日趋严重。



◎ 杂谈

1. 监督

兽王 狮子大发雷霆，急召众臣子进京，商讨国家大事。

“国库年年入不敷出，定有内情。”兽王怒不可遏。

“哼，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大王怀疑是谁干的好事？”龟相跪叩敬问。

“一定是狼干的。”兽王毫不犹豫回应。

“那该派谁去严加监督？”

“就派羊去罢。”

“吓，羊能监督狼吗？”龟相睁大双眼。

“朕相信，能！”

“如果羊能，老奴也能监督狼。”

2. 名流

“**素** 仰台端学术渊博、德高望重，故特专函恳请撰属有关中华文化学术论文，并于是日发表精辟演说……”

我转过头去对行将退休的秘书主任说：“这封信是写给会长的，如何处理？”

“不必告诉他。”主任胸有成竹，等闲视之。

“为什么？”我傻兮兮地问。

“会长只念到小学二年级，又没毕业，告诉他不是等于多余吗？”

“那怎么办？”我刚新上任，什么都好奇。

“只要去问他要搞多少钱就行啦。”

“上那儿去找他？”

“有女人多的地方，就能找到他喽。”

2.9.2008

3. 第一

• 雅波

大发在一生中，争取到不少第一，尤其在商场上，更是呼风唤雨，他已连续3年荣登全国首富宝座，总身价高达78亿美元，约折250亿令吉，而其他领域的第一荣誉，亦接踵而来，至今没人能超越他惊天动地的成就。

“这是由大发先生荣誉赞助下，开发而制成的最新全自动化棺木，仅此一家，别无分号；不但无分号，也是全国唯一的一副，因大发生前已申请获得专利权，不准他人复制。”大发遗孀在新闻发布会上郑重声明。

“那不是永保持保持第一吗？”记者举手发问。

“正是，那是大发先生的遗愿。”

“那大发先生知道吗？”

“知道什么？”遗孀冷冷的反问。

“知道他是携着第一往生吗？”





◎ 卷一

◎ 卷一

1. 吃人

话说孙悟空随着唐三藏往西天取经回来后，闲着没事干。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于是翻个筋斗，驾云飞越十万八千里。

纵身一跳，竟然已来到人间俗称的南洋。

在繁华红灯区街道上，迎面嬉笑而来的那位漂亮小姐，使悟空脑海马上泛起精采绝句：“酥胸白似银，玉体浑如雪。肚皮软又绵，脊背光还洁……”

“哎哟，是盘丝洞的妖精呵！”好一个大圣，想立即拔毫毛应变。

“大圣，您就饶了我们罢，都500年哪，怎还从中原追到南洋来？”

“你们不该再吃人。”大圣又气凛然道。

“我们是妖怪，不吃人怎能活下去呵？不吃人，又怎能称为妖怪呢？”

23.9.2008

2. 政涛

● 雅波

在50年代，出席政治集会时，先往理发店打个转，年轻理发师兴致勃勃问：“往左梳是吗？”

在70年代，理发师没征求我同意，一个劲儿将我乌黑的头发往右梳。

在90年代，理发师又突发奇想，将我的头发中间分线，前卫般灿烂。

走到了两千年历史的关头，理发师已老到手抖，颤声说：“不必再梳啦，你已没有头发。”

3. 冷漠

● 雅波

子孙三代住在一起，却隔膜得很。

“儿子只跟着做生意，媳妇又卖保险又搞直销，孙儿更绝，一天到晚只会躲在房间打电脑，没说上两句话，却嫌我啰嗦。”老罗逢人就诉苦。“他们从乡下请我来，只不过是想要我免费为他们看屋罢了。”

“老罗，现在市道不景，行情很差，你的儿子与媳妇，是想多赚些钱，让你的日子好过些。”旁人敷衍的劝道。

“但也不需要忙得连家都不回罢？”老罗似乎有永远发不完牢骚。“别人都说我福报好，我可不知好在哪儿？”

“那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喽。”

“我打算回乡去养猪，明早就走。”

“为什么？”

“至少我可以和猪聊聊天，做些开心的事。”

“喂，是飞飞吗？”

“你是谁？”

“我是你的老同学。还记得吗，那个全班最高的‘竹竿’。”

“有什么事吗？”

“想向你打听一个人，听说就住在你住的那个公寓，叫李小田。”

“李小田？”

“没错，是叫李小田。当年，他就在我们的隔壁住，是一位高材生。……”

“哦，那个书呆子？”

“他太太是位音乐家，创办了一所音乐学校。”

“你是说，向银行借贷好几万块钱来装修房子，又向金融公司借贷了万多元购买白钢琴的那个书呆子？”

“他叫李小田。”

“他的公寓单位价格是四十多万，而他只付了10%头期，余款是向银行借的那个？你说他是高材生？哈哈，现在他可给钱财搞傻了，家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分期付款的。还有，听说信用卡也给刷爆了！”

“我只是想问你，他住在哪儿？”

“你是问李小田住在哪儿？”

“我有要事找他。”

“告诉你，我最近买了一套输出功率高达100瓦特的家庭剧院影音组合系统，就是要对抗钢琴声的干扰。……”

“你是说——”

“他以为娶了个漂亮的太太，又会教弹钢琴就了不起了。你是知道的，我向来不喜欢音乐，最讨厌钢琴声……”

“李小田，他住在你附近？”

“不是附近，是隔壁！请想一想，有这样一个恶邻，我受得了吗？所以，每当他家里传出钢琴声时，我就把音响系统开动，用最最高音的音响回敬他家里传出来的噪音。……喂，喂，竹竿，你该了解家有恶邻，是多么痛苦的吗？喂，喂，你怎么挂了电话？唉，真岂有此理！”

小孙子吵着要养一只小鸟。

卖鸟店便送来一只小喜鹊。店主一本正经地说：

“这是一只会唱歌的鸟！”

把鸟笼高挂在门前，小喜鹊翘起尾巴，便唱起歌儿来了，那声音的确很嘹亮悦耳。

没一会儿，树上飞来两只喜鹊，冲向鸟笼，狠狠地啄那小喜鹊。显然地，那小喜鹊是给吓坏了，只在笼中乱闹。……从此以后，它在笼里，总是不安地转来转去，再也不敢鸣叫一声了。

过了好几天，那小喜鹊始终是不管好好地叫一声，小孙子当然很失望。

“能换一只会唱歌儿的鸟吗？”我打电话问卖鸟店的店主。

“没用的！”店主回答说：“只要那只山大王还在你家的附近，就是给你换 100 只小喜鹊也是没用的。”

听他这一说，倒给我悟出了一个道理。

3. 恶梦

• 年红

“瞧！孩子多棒呀！小小年纪就登上了日报的彩色版。”她把报纸推给丈夫看：“小学六年级检定考试得全 A，真是光宗耀祖。”

“我赏他 100 元现金，假期带他去玩玩。”丈夫笑开了，拍着妻子的肩膀：“我们的家总算出了小状元啦！”

“升上中学，该多给他请几位补习老师；还有，一定要订阅马来文日报和英文日报，好让他在 PMR 再得全 A。”她眯了双眼，说：“说不定教育部长会登门拜访哪。”

“对，一定要他在 SPH 和 STPM 也考个全 A。”丈夫似乎看见副首相上门来给孩子颁奖状，脸上泛起了自得的神情。……

奇怪的是，自从游玩归来之后，那个考得全 A 的小状元，脸上的笑容似乎完全消失了；夜里还常常做恶梦。……

生日礼物

◎ 曾永



婚

前已有抽烟的习惯，婚后仍瞒着她，只是抽烟后，勤于漱口和嚼食口香糖，企图瞒天过海。

她极度憎恨抽烟的人，甚至在公众场所嗅到烟味，也会紧锁眉头闪避，一脸不悦。

今天是我的生日。结婚多年来，每至情人的生日，虽没有浪漫的烛光晚餐，她依例会费尽心思，准备一顿丰美的晚餐，两口子默默相对，两心相通。

多年来彼此有个默契，就寝前会送一分小小的礼物给对方，而后温存一番，共享闺房之乐。

步入寝室，她侧身闭目，房里的空气感觉上有点凝重，预感告诉我，她有心事。

她一句话也不说，冷不防递上一个小礼盒。打开一看，是一个精致的打火机。我怔住了，一时不知如何回应。也不知过了多久，耳际传来她幽幽的哀求。

“戒掉吧！为了你自己，也为了我。”

一股热流由耳叶开始发酵直透双颊，我为自己的欺骗行为感到羞愧不已。

今夜，我失眠了。

编辑：张永赫

超越

◎ 匆匆

故
事
高

不知

已经第几个夜晚了，午夜钟声响过后，那种咿咿机械的吵声便在门前公路上乱窜；电单车队像一群野兽，狂乱地在这条宽阔大道上竞速。他偶尔从康乐的窗口往外望，那些飞车放跋扈飞扬的神态，亡命奔驶的动作，让他既愤怒又羡慕。当年自己还是这个年纪的时候，骑在那辆《胜利·邦尼》上的威风绝对不比这班小鬃子逊色，邦尼的750CC汽缸，奔驶起来强劲有力，迥异于今天那些空有漂亮外表的破铜烂铁可比拟。当年镇上车子少，拥有这款电单车的人更少，知道他的人比知道阿古斯丁尼或希尔诺的人还多，这段岁月是他感到最充实也是最灿烂的日子。到了年事渐大，他不得不在孩子们的恳求下放弃这种生活的嗜好，唯一能够过过瘾的，就是时不时把那辆收藏在车房的心头爱拭拭抹抹、怀旧一番。

今晚不知是否因为月光特别明亮，他开始不能再忍受窗外的诱惑，心在蠢动，神人交战了许久，终于他把战车推到大路上，破破的引擎一点也不较往年失色，一扣油门，已把3、4个对手远远抛在身后，看着前头的两辆战车慢慢被拉近，年轻时的好胜性格再度显露，他右手猛扣油门，誓要超越领先者不可，而那两人也非等闲之辈，岂会轻易屈服，于是一场势均力敌的交锋便在轮胎摩擦路面的声响中继续……

* * * * *

大儿子每天早上都会把早餐和药品送到父亲房里。自从父亲进行过膝盖手术后，加上高血压，他便多了这一项任务。今早让他感到惊异的是父亲的房门洞开，行动不太方便的父亲究竟去了哪里？他焦急地四处寻找，浴室和书房都不见人影，最后在车房找到昏倒电单车旁的父亲时，父亲的体温和邦尼一样冰冷。他悲哀地望着这辆弃置多年、失去驱动功能的电单车。

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父亲还是选择和他心爱的电单车在一起。他忍不住眼睛潮湿了。

——2008年《南洋文艺》回顾

◎杜忠全 [本报特约]

(节录)

小说方面，除了陈志鸿的短制和贺淑芳的得奖作品各一篇之外，其他则都是前辈作家。包括马汉、温祥英、菊凡、陈政欣、朵拉、苏清强等合计8家11篇，不可谓丰收——年轻的小说家多休歇养兵了？温祥英的《三迁》和《蜘蛛人》都是小说家近取生活来写小说，熟识他的人，应该都能读出小说背后的生活原型；陈政欣的《五指神庙的秘书》则以虚构与史实相间的方式来书写大山脚地方发展史的一个侧面。细心的读者，往往能将之“还原”——虽然小说家不一定愿意让读者这么做！

较之短篇或极短篇，极限篇还是收获较丰的，雅友和勿勿是此中经营最力者。评论方面，除配合特辑的特约评论之外，丘莪妮剖析方路极短篇小说的一篇，应是最见学术深度的，而严文灿翻译 Samad Said 的《从文学作品管窥华族社会生活》一文，则从非中文源流之文学工作者的角度，提出马华文学所遗漏的一环重要交流，读来发人深省。

(2008年12月13日完稿)



2009 年

南洋文艺

极限篇

300字



意外

◎曾永 [说明/极短篇]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感觉上总有一丝挥之不去的欠疚，特别是完事后，从踊跃的兴奋中回归平静的那一刻开始，内心在挣扎交战，久久不能平复。

45岁的壮年期，无论心理和生理都有舒解的要求，因此，每隔一些时日，他都会往城里走走。而进城的事，他向来都是独来独往，也绝对有这方面的必要，除了要维护个人隐私，他工作的小慎也绝对不能容许这种行径。

他从18岁开始就投身这份“神圣”的职业，廿多年循循善诱，也称得上桃李满门，唯一遗憾的目前尚属独身。这和他的不善交际和沉默寡言的性情很有关系。友好们多次的努力撮合都以失败告终，反而造就他越来越深的自卑感。

听到敲门声，他的心跳突然加速，虽然这全是预料中事。

她看来只有廿岁上下，短发下是一张青春圆脸，略带风尘意味，三两下机械式的动作，躺在床上是一具赤裸裸的胴体，不算丰满颇具挑逗性。虽然在冷气房里，心跳随着血脉剧腾，如干材遇着烈火，熊熊燃烧起来……

他软绵绵地躺在床上，待她梳洗完毕，起身从衣袋掏出早已备妥的款额。

她接过酬劳突来一句：“谢谢老师。”若无其事地步出房门。

她抛下的那句话，带给他有生以来最大的震撼，顿时脑际一片空白，无力地跌回床上。

房里寒意逼人，他开始频频打颤。

变身

◎匆匆 【小说潮/极限篇】

“Danny，你可不能进来，要知道这里是男人领地！”

“别再叫我 Danny 了，我现在已经不是 Danny，是 Denise，D-E-N-I-S-E，看看我，和你又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不能进？”他拉拉裤子，被一截秀发。

“不可以就不可以，我们还不习惯你这样子，你到隔壁男厕吧。”

争执声从卫生间清楚地传到办公室，同事们交头接耳，咬着牙笑。半晌，他悻悻地闯进了经理室投诉。

“Danny，公司给你3个月有薪假让你去做手术，已是莫大优惠，你今天刚回来上班就搞这么多事，让我头痛，你将就点暂用男厕吧，里头有浴间啊。”

他垂头丧气回到自己的座位，虽然尿急，他坚持不进男厕。本以为熬过3个月的痛苦和难堪，接下来将会是期待的全新日子。早上一推开办公室大门，所有同事全被他俏丽的装扮惊呆了，待弄清楚是他后，大家的神情都变的怪怪，谈笑间还带着嘲讽。虽然他郑重地自我介绍已改名 Denise，大家还是照旧一口一句 Danny，让他感到十分不舒服。

桌上虽然摆着一大堆文件，他哪有心思去处理！烦躁了一会，尿实在憋急了，只好闪闪缩缩地溜出办公大楼。

公厕里没有人，一排的镜子映出许多他的倒影，却同样孤单、柔弱得像一株番柳，脸上的妆早被汗水弄糊了，想起这些日子遇到的不如意事一桩接一桩：先是家人的不谅解，再是更改身分证砸了钉子，然后今天又……想到伤心处，两行黑色的泪水渐渐滑了下来。

◎柯世力【小说潮/极限篇】

猜职业

甲：我一天必有一个饭局。

小柯：那您一定是成功的商人。

乙：我一天至少有两个饭局。

小柯：您是国会议员。

丙：那何足挂齿！我一天有四至六个饭局。

小柯：那您一定是尊贵的部长！

丁：我每天的饭局一个接一个。

小柯：难道您是超昂贵的首相不成？

小孩：叔叔，您猜错了，我爸爸是餐厅服务员。

泼冷水

早上我挺洋洋得意，因为我的一番话令众女同事面面相觑。

我说：“我的脸是瓜子，眉是柳枝，鼻是柳叶，脚是琵琶，发髻是千层莲藕……”。

不料午餐时间当我对刚发

A先生转过自己的“绝活”时，心情多糟糕咯。

A先生只说：“那还得了，你简直是‘怪物人’了。”



◎ 勿勿 / 小说连载 / 悬疑类

当初买下这公寓单位时，亲朋好友都认为不好，说房间的视野全被对面公寓遮挡住了，风水欠佳。

对面有楼才好。我坚持。这意味着不必受到斜阳照射，整年阴凉。反正单身一个，待在家的时间也不会太多。

嘴上是这样说，心底下却另有念头：面向这许多单位，如果仔细观察，每一扇窗的后面总有一些不让人知的故事。有些秘密肯定要用你的推理和智慧去分析，咀嚼快感，就是窥探者渴望的刺激。恰好当年遇上观鸟时买下一只高倍望远镜，可派上用场。那时一有空闲就往野外跑的发烧劲已消失殆尽，只留下墙壁上挂着的这些鸟类照片，尤其是房里的这张钓鱼翁飞起的精彩摄影，更是我引以为傲的杰作。

以望远镜瞄准对楼就是我每晚的休闲活动，看过晚间电视新闻，我便躲进房里，隐身在暗色的窗帘后。望远镜的双筒，在黑暗中像怪兽的一对红眼睛，不怀好意地泛着不道德的反射，把视线降落在正对面妙龄女人的居室。那女人独居，早出晚归，生活富有规律，一回来会待在房里上上网，看看杂志，有个像是男友的人偶尔会出现，和她谈情亲热，那时她便把窗帘拉下，留下透过帘布的晃动灯光，让我感到怦怦然。

灯光亮起，我把焦距再度调准。她出现在苍白的灯罩下，显得全身有气无力，见床就躺，一动也不动。我吃了一惊，她受伤了吗？还是病倒了？蠢动的心总愿我过去看看个究竟。

那是一栋设计规划和我们这座一模一样的公寓，虽是第一次到访，我还是很容易地摸到她门口，踌躇了一下就敲了门。出现的娇美脸孔并不显得惊奇，只是泛满倦容。

是对楼的先生吧！她让我进了屋，我在沙发坐下来时，她说：

你挂在房里的鸟儿照片是在哪儿拍摄的？周周地，眼中闪过一抹狡黠的光芒：

拍得不错，但没有我这一张精彩。她顺手从抽屉里抽出一张5R照片递给了我。

照片是在夜里用长镜头拍摄，由于光线阴暗，而且用慢快门拍摄，以致有些抖动模糊，但仔细观察还是可以看出事物主题。那有什么鸟？！只见一个人趴在窗檐上拿着望远镜在张望。

我全身的血液顿时全往脸上冲。

骨灰

◎ 匆匆 (外光州/湖南邵阳)

高速公路不准停车，他唯有亮起紧急车灯，伴装引擎故障把车子停在一边，陪葬可以看到那棵奇怪的树，高大如柚木，笔直、两人合抱的树身，密密麻麻长满青生藤，枯死的外表却隐藏着生命的征象，枝桠虽多，树叶寥寥无几，这几天风大，顶上更见光亮，望上去天空一片蔚蓝。就是这里了，母亲的遗愿就是要把骨灰撒在此处。基于什么原因，他不知道。

打开精致的小木盒，母亲的骨灰安详地躺着。

经过焚化炉的火焰，一旦经历人间烟火几十年的肉躯，竟能在刹那间化为一小撮的灰烬，让人感到生命的渺小。他把手指缓缓插入那些呈黄灰色的粉末，感觉尚有余温，心里实不忍让这些母亲仅存于世的遗迹，散布飞扬在这些树丛之间。

结婚后重组家庭，他不但抛离老家，而且鲜少回去探望母亲，这事不但使他耿耿于怀，更甚是来不及补救。母亲并不祝福这段婚姻，嘴上虽没说什么，但言行之间却让他深深感觉她的无奈。记得她说：

异族通婚是可以接受，但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将会使你面对许多困扰。

就如母亲的往事要如何处理一度使他举棋不定。好在母亲在弥留时自己作了决定：把骨灰撒在她属意的地点。

几年来他每天驾车路经此处，都未曾注意这棵树的存在，母亲为何知晓？他猜想可能是她偶尔经过，这棵树怪异的外表使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徐徐张开手掌，一阵风吹来，从掌心把骨灰带走，灰烬像一群白蝴蝶般扑飞起来，在阳光下形成漫天点点滴滴的水银，霎那间无影无踪。

尔今而后，上下班的路途上，他将会对这片丛林多望上一眼，如果母亲魂魄有知，也将会清楚地儿子活得平安无恙。

这或许就是母亲的原意。

◎菊凡【小说潮/极限篇】

母亲 为了参加朋友的宴会，晚

饭不做了，吩咐她结了婚住在自己新家的孩子带父亲出去吃饭。过去，当孩子还念中学时候，他们常在小小饭店，或任何街边饭馆吃饭，有时候吃得满身大汗，却觉得很舒爽。后来孩子念大学，毕业了，有了工作，也交了个家境很好又美丽的女朋友。从此一家三口也很少有机会一起吃饭。

孩子带着美丽的媳妇，驾着新车来带父亲去美香餐馆。招待员送上一盘花生，父亲说不要这个，没人吃，浪费。媳妇用眼角瞥了父亲一眼，又转向儿子瞪着，儿子马上不悦地对父亲说，出来餐厅吃饭，你就坐静静吧，拿什么来你要吃就吃，不吃就放着，不要出声。儿子的语气，令父亲觉得很陌生，不敢正视儿子。上菜了，虽然是父亲喜欢吃的甜醋焗猪手，可是静坐着的父亲却没有举筷子，儿子虽然挟了一块肉放在父亲碗中，父亲有点像新娶的媳妇，低头吃饭。甜醋肉是酸的；白米饭是凉的。桌上还有潮州蒸白鲞、梅菜扣肉和沙煲豆腐等，都是平日父亲喜欢吃的美食菜肴。这么好的饭菜不知为什么，却打不开父亲的胃口。父亲心中很后悔答应跟孩子出来吃饭。要是留在家中吃老伴煮的冷饭，要自在得多了。

孩子虽然不时夹鱼夹肉放在父亲盘中，父亲不停地说够了够了，我自己来。很勉强地吃完一碗饭，便不再加饭了。

桌上的佳肴，几乎全都只吃不到三分之一，父亲见着不舍，便低声建议把吃不完的打包回去，留着明天吃。媳妇听了，看着儿子。儿子一连说了几次要不要不要。然后弹指叫收账，把两张50令古的钞票压在账单上。儿子扶着一看就知道有了身孕的媳妇，走在父亲的前面。侍应生推开门，一直鞠躬一面说：欢迎再来！欢迎再来！父亲却随口说：不了，不了！

悟空三则

◎陈政欣【小说潮/极限篇】

悟空

孙悟空翻了几千个几万个筋斗之后，落下。
还是看到云端深处的五根玉柱，这次气得连尿
也不撒，字也不题，顿足骂道：
“时空，老孙不跟你玩了！”

悟空悟空

如来对着掌心中的悟空说：“孙悟空，要认
输。”

说着，如来翻掌按压，悟空顿时镇囚五指山。
千年过往，悟空还是不解：所谓时间，所谓空
间，怎会是在迷雾缥缈，波谲云诡，还会有我老孙
一泡尿腥味的掌心中。

这时，有一书生路过，悟空忙问：“时间与空
间，我怎生翻翻不出？”

书生站定：“你翻翻不出的，是我的筋子。”

悟空大惊，喝问：“你是谁？”

“吴承恩。”



6.10.2009

悟空悟空悟空

孙悟空被吴承恩一喝，火眼金睛一睁。

烟雾缭绕处，银河星云在你掌里旋转，时间空间在你的五指间盘踞。

叶落风起，日升月沉。

泉水滴响的，是你双瞳里倒映的树乳。

泉水滴答，震撼的是你五指之内的空旷。

菩提树下，你翻手覆掌间，万点星光，汇集成河，就在你的指缝处，不带声息，流过。

无所谓的有，无所谓的无。

那是你阿，如来。

那是你阿，吴承恩。

亿万年一朝唐朝流道唐僧羽化吴承恩归尘，而孙悟空竟然翻腾不出时间空间的五指。

悟空顿然悟

空



——2009年《南洋文艺》回顾

本报特约◎杜忠全

(节录)

(3)

2009年度寄投《南洋文艺》发表的作品方面，诗、散文、小说与评论等文类纷陈并列，而小说方面的增长甚为可观，这尤其是值得注意的。回顾上一个年头（2008）小说的相对歉收，今年年初编辑便即着手营造“小说潮”，一年里即引来了大家向所熟知的老、中生代写手交出了新作，也有小说场上新冒现的名字（或笔名？），如陈志鸿、陈政欣、菊凡、柯云、马盛辉、尔介群、罗罗、杨嘉仁、张柏平、芸简、棋子、琼生等等。但是，早些年在编辑的推动下维持一定发表量的300字极限篇，除了匆匆和柯世力还偶一为之外，这一年来已不多见矣！

2010 年

南洋文艺

极限篇

300字



甘草

◎雅波【小说潮/极限篇】

跑娱乐新闻的同行，常一窝蜂采访当今男女红星的绯闻，而我却喜欢专访甘草演员，那是我特殊爱好。

“会演戏的叫演员，不会演戏的叫明星。”我坦率道。“您认为如何？”

“这样说会得罪好多人呵。”已80余岁的甘草演员赶紧澄清。“不过，说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您是否甘心情愿永远只做一位甘草演员？”

“在人生道路上，每个人都该清楚了解自己应站在什么位置上。同时，最重要是不可抢掉男女主角的风头与光芒。要生存与立足，就必须尽量淡化自己的功劳。”甘草演员临时又补充一句：“不单是演戏，搞政治或搞社团，也是一样。”



看见



〇匆匆 [极限篇]

这是我最近第二次看见他了。

第一次是在车站的转弯处，一晃而过，而且是背向，当时还不大留意是他，但他身上还是披着当年的那件皮夹克，袖口有许多磨痕处，他说那是在芭场工作时割破的，下身一件紧身的暗暗条纹的牛仔裤，让我肯定是他。

这一次他正从一间餐厅出来，一个宴会刚好结束，一群人从里面涌了出来，在他身后形成活动的背景。他似笑非笑的面孔永远显得那么不羁。我举手想把他叫住，但很快地他被人潮淹没了。

我和他来自同一个新村，就读于同一所中学，大家虽不很熟络，见了面还能寒暄几句。他是校里篮球好手，可惜一个穷苦学生，没能念完中学便被迫出来社会做事。

突然间我想起，他好像在年前已经去世；那是一次芭场意外。想到这里心中一噎，怔忡起来，一股寒气贯穿了背脊。听老一辈的人说，看见死去的人，便是自己死期将至，我不禁忐忑不安起来，我是不是死了？

餐厅招牌上的聚光灯照射下来，把我的影子拉得长长，听说鬼魂是不会有影子的！这么一想，我的心情才稍微安定下来。

他的死讯可能是误传吧！追上去问个清楚便能水落石出，我加速步伐走入人潮，人群向两边散去，前面，他像一颗浮出水面的浮标，悠地回过身来。这次我们是正面相对了。他向我招招手，朗朗的声音如铿锵的玻璃，每一句每一字如针刺进我的脑里：

“嗨！几时到的？过得还习惯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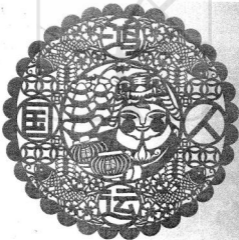
乡情味

◎ 雅波【极限篇】

表叔 来探望妈妈，妈妈喜出望外，因为离开大陆 50 余年，这算是初次在异地见面。

告别前早晨，妈特地熬了一锅白粥，并配上咸蛋。我对妈细声说：“表叔现在已是亿万富豪，怎给他吃这种东西？”

谁知表叔吃得很开心，且激动的对妈说：“这种钱行的乡情味，已失传好久了。去年我回大陆，他们请我吃肯德基家乡鸡。”



南洋文艺预祝各家 虎年威威猛猛

9.2.2010

蜜蜂

◎匆匆 [极限篇]

午 睡时，看护姑娘在他耳旁唤了几声：陈先生，陈先生，你儿子看你来啦！

梦里他感觉那声音像是一群蜜蜂在床边嗡嗡打转，这期间，时光仿佛回到养蜂场的日子。那年代遇上蜂蜜的好市场，许多人像赶时髦般都在养蜂取蜜，他也凑上了热闹；手上有点积蓄，便开始了养蜂行业。其实他没有任何养蜂知识，只凭着一股傻劲，愚笨地从书上汲取死板的教程，加上朋友们教导的二手心得，忙乱了几个月，算是上了轨道。起初，对养蜂他只当是一种生意事业，利字当头，别无其他，渐渐地却琢磨出一份感情来，隐隐觉得那是一种归属。每个忙碌的午后，在小屋前稍息，望着几个工友忙碌在提取蜂蜜，心中觉得十分充实和满足。日子就这么过去，养蜂场没有扩充，一直保持原有的规模。他想，只要自己体力能支持，精神有寄托，便别无奢求，但岁月总是无情的，年岁一久，高血压、糖尿，风湿就跟着来了，最终敌不过病魔。这任务本该付托给孩子们，但他们对这门生意没多大的兴趣，他唯有忍痛把这养蜂场卖掉。

记得离开的那一天是花季，晴朗的天空下，一群群蜜蜂像拨龙阵般在花香里舞动，看着看着，他眼眶湿了。

割舍像蜂螫，有种不能承受的隐痛。

爸！有人握他的手。

他张开眼，迎着疗养院窗口射进来的光，面前的年轻人显得那么陌生。

爸，我买了汤圆，快趁热吃。

他没答应，看着容器上飞来的一只苍蝇，心中郁闷，呆望了一阵，口中喃喃道：

啊！你终于来看我了，但怎么变得又瘦又黑啦！



◎ 雅波 | 叙叙第1

1. 道德

挨了好多年，我终于买到一辆货车。谁知不到一星期，货车却让人偷走了。

正在苦闷不已，竟有人打电话来说：“货车在我们手上，拿3万8来赎回去。”

“3万8？老兄，别开玩笑嘛。”

“要给还是不给？”对方凶巴巴的问。

“万一我给了你们，你们又不将货车还给我，怎么办？”我很是担心的反问。

“干我们这行的，最讲道德，说还就还。同时保证不会再偷第二次，我们是义气子女，说到做到！”

2.3.2010

2. 撼 • 雅波

“走，我带你去收烂帐。”黑岩很照顾我，而道上的朋友都说他很重义气。

谁知去到时，已有各路英雄在讨债，但债主早已逃之夭夭，留下守着空屋的，是债主年迈的爸爸。

“我没用，养了个这么一个不孝的儿子。你们找到他，就把他打死罢……”这位像我爷爷般的老人，眼泪与鼻涕一起流着。“钱是他借的，我一分钱都没用过。”

钱当然是没法追回，不过那孤独无依可怜老人的眼神，太令我震撼。

“我想回乡。”我嗫嚅道。

“？”黑岩扬起粗眉双眉。

“我不想死在外头。”

3. 最后一句 • 雅波

小丁是我 50 年前的好友，离开大学后，我们一直没有见面，只知道他日夜在埋头写作，后来也结了婚。

近日知悉他太太患癌逝世，特赶去慰问。见面时，小丁已变成老丁。

“幸好在她断气前，我还赶得及与她说上最后一句话。”老丁的眼神如欲灭挣扎的烛光。

“是说一路走好吗？”我故作潇洒状。

“来世别再嫁给华文作家。”老丁似乎在责怪我 50 年来仍然是那副安于现状与逆来顺受吊儿郎当的老样子。

要

◎ 碧波 (拟秋声)

新礼堂已建竣，我受嘱前往与
大恩善家周百万请求是否能
捐个百万出来造福人群，出乎意料的，
对方不但一口答应，还另添28
万，变成128万的“大百大利数字”
字”。

“那就放上周百万冷气大礼堂的大
名罢。”我理所当然建议说。

“不，放我小妾的名字。”

“小妾？”他的大老婆还健在呀，
我知。

“唔，就放甄美丽冷气大礼堂好
了。”

我依言奉行，还特地亲自督工监
祝工人小心翼翼把礼堂的名字挂上，
以便来宾一进门，抬头就可看见“甄
美丽”的名字。

3个月后，周百万拨个电话来说：
“把名字放下来，她跟人跑了。”

南洋文艺

重逢

◎曹永（沈阳篇）

从繁忙的教学生涯退下后，初时林汝如释重负，享受着一段闲适和轻松自在的日子。然而，过惯忙碌生活的他，很快又惦念起过去忙碌踏实的日子了。

这天，他又百无聊赖，不经意地从书橱里挖出已呈泛黄部分脱落的剪报，翻阅年轻时刊登在各报刊杂志上的文章。捧着厚厚的一本剪辑，回忆起当年文艺青年的豪情和放任不羁，皱脸上不期然地泛起丝丝笑意……

从甜蜜的回忆中回过神来，林汝胸膛突然涌现一股浓浓的写作冲动。一时技痒，一口气完成了一首诗作。经过再三玩味，自觉尚有宝刀未老之慨，把诗作寄去本地一家文学杂志。

林汝很快就收到编辑部寄回来的退稿和一封简函。对林汝而言，收到退稿是写作道路上常有的事，不足挂齿，毕竟自己真的搁笔了好一段时日，疏于磨炼，反而令他的心思久久不能平利的，倒是附夹在退稿中的一则简函和简函上的署名。从记忆的匣子里几经搜索和追思，脑海中终于隐约地浮现出一张胖嘟嘟的圆脸。

“多谢老师寄来的诗作，惟……。”

悠悠岁月，几度风雨，林汝万无料到，他偶竟以这种方式重逢，而且互相对换了位置。

◎ 雅波 【小说潮/极限篇】

1. 灭字

“灭字兵团”的任务是不放过任何存于世上的文字，因自从人类发明文字后，这世界就没有和平安宁过。所以，只要见到一个字，就马上动用最新式武器消灭掉。

我是唯一背完整部《论语》的侥幸幸存者，也不知那位亲信出卖了我，竟遭到兵团重重包围，他们的首领说，交不出文字，就立即下令枪毙我。

还没等得及我将文字吐出，他们已开火。

“哇！”我给吓得直冒冷汗，滚翻落床。而我不经意睡着前，电视机一直都开着，此时正在报道新闻：“孔子学院正在世界各地设立与展开……”

既然拥有“孔子学院”，我还背《论语》来干吗？傻的。

2. 胜者龟

从小我就对儿子讲述“龟兔赛跑”的故事，每回在结束时，总不忘提醒说：“记得做兔子时，千万不能睡觉呵。”

儿子进入大型贸易公司任职后，某日回来说：“明天要面试，从两人中选一人业务经理。”

“拿出勇气来，把对手当乌龟，你一定可以击败他。”我以充满激励的口气说。

翌日，儿子垂头丧气道：“爸，对不起，我没跑赢乌龟。”

“为什么？”

“因为乌龟是董事长的儿子。”

◎ 雅波

不归

“医生，请帮个忙，把我的病情写得严重些。”富有的老太轻声提出要求。

“为什么？”我本能地问。

“我想把这份医药检验报告书寄给国外的儿子与媳妇看。如果不写严重些，他们是不会回来看我的。”老太回答得很自然。

“那你当初为何要把孩子送往国外？”

“孩子有本事，当然要送往国外深造。”

“那你应该想到，定会有今天的局面出现。”像此种留学不归的例子，我觉得太多了。

“我不是要他回来不去，只是想他回来看我一面罢了，否则，我死不瞑目呵。”老太别过脸去。“我已写好遗嘱，会分一小部份遗产给那陪了我23年的外甥女婿，好让她回乡去做些小生意，她是我最近的人，18岁开始就一直陪着我……”

4.5.2010

斗争



• 连载

无耳芳一从小泉八云的《日本怪谈》中跃出。“贫僧已瞎眼，又遭恶魔刺去双耳，但仍然弹得出《平家物语》。哦，已是700多年前的事啦……”

“何不安息？”我甚为不解。

“只要琵琶尚在，贫僧都得弹。”

“那只不过是平家一族与源氏一族之间长期的斗争罢了，值得弹唱700年吗？”

“一息尚存，都得斗争。”

“你不是已死了么？”我更是不解。

“斗争的人是永远不死的！”芳一的脸色变得好难看，似乎想把我吞食。

《日本怪谈》那部著作忽然从床头掉下，惊醒午睡的我。而被书本压着的脸侧报章头条只隐约露出斗争模糊字样。



◎ 雅波 [小说/极短篇小说]

1 神偷

最近诸事不顺，工作了整年，竟领不到薪水。买股票，又输得焦头烂额。想标会，却让人倒会。赌马赌狗赌万字以及赌下雨，从来都没赢过，也不知我的钱飞去了哪儿？在没法可想之下，我只好去问神。

乱童起童时说：“我知道你的钱去了哪里。”

“大仙大慈大悲，神通广大，赶快替弟子主持公道。”我忙跪下叩头。

“噢，查到啦。”乱童正襟危坐道：“是财神爷偷去的！”

“什么，财神爷偷钱，大仙没查错罢？”

“唉，现在的财神爷偷钱是很平常的事嘛，他还兼做阿摩呢。”

叭，乱童突然退童，摔在地上，不省人事。

2 孝

老妇又被送回急救室，经过一番抢救，病情总算稳定下来，不过心脏仍然衰弱。

“医生，上星期院方叫我送妈回家，准备后事。我马上打电话，通知国内外兄弟赶回，谁知回来后，妈又没事。兄弟们责怪我太平通知他们，害得他们花上一大笔旅费，又白白浪费了许多宝贵赚钱的机会……”老妇的女儿喋喋不休，一直跟着我。

“你到底想问什么？”在忙乱中，我停下脚步瞪着眼。

“我想知道我妈几时才真正断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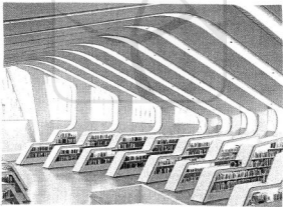
“？”空气刹那凝结着，令人窒息。

③ 书法人生 · 稍坡

年轻时，学生来求字，我不假思索，马上挥毫，所写不是“学不成功誓不还”，就是“人生何处不青山”，书法与题句都极其悲壮。

中年时，有人指定要我写《满江红》，还说写好后，重重有赏。我婉拒道：“别令千古民族英雄岳飞蒙羞呵。”拗不过盛情邀约，我还是题了副联回送过去。联句为：“多困余地铺明月，莫筑高墙碍远山。”

老年时，我已当众宣布封笔，谢绝一切无谓的应酬与还不完的人情债，只留一副对联挂于书斋白壁。联语为：“人生得足何时足，未老得闲始是闲。”



悬

◎曾永 [极限篇]

赛会在地球赤道上一个
羽球强国隆重举
行。

决赛当天，观众爆满座无虚席。嘶喊声、吆喝声此起彼伏，一波强似一波，随着各类旗帜飞舞，在强烈灯光下七彩争辉。

体育馆外，除了偶而的过路客，四周寂静无人，相信都窝在家里观赏现场转播。虽然夜幕早已拉开，风静，天气出奇的郁闷，热浪逼人。天际响起断断续续的空雷，不时几道闪电，把夜空劈成一半，完全是山雨欲来的先兆。

球赛正高潮迭起，双方呈胶着状，暂时2比2平分秋色。球迷们一反常态，屏息静气，等待决定性的最后一场单打赛开始。

一场龙争虎斗，关乎国家荣誉和国人期待的球赛即将上演了。比赛甫开始，一个腾空、强劲劈杀，球还来不及落地，“轰隆”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馆内电流全部中断，旋即天摇地动，仿佛置在漆黑的大海之中上。建筑物崩塌时发出的巨响、惨叫声和惊慌的呼叫乱成一片……

体育馆外四面八方之地，尽是残垣断壁，满目疮痍，在旭日微光的照射下，给人一种疲惫不堪的感觉。偶而一阵救护车的气笛声，划破长空，至少证明眼前的死城，尚有一丝生机。

现代运动史上的头一遭，主办国无法颁出奖杯和奖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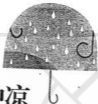
风和日丽

◎冯雷华 [极短篇小说]

小说的最后男孩并没和女孩在一起。他下了很大的决心，才写下这么一个结局，大概是觉得现实生活中没什么事会进行得那么顺利那么美好。后来，他在夕阳染红的海岸边，看见女孩坐在贫瘠的沙滩上，看日光在地平线上隐去。他坐下来陪她，只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觉得自己应该向女孩道歉。毕竟那么努力写了那么长的故事铺成了那么多的浪漫情节安排了那么多的柔情和蜜意，换来的不应该是那样仓促的结局。但还能怎样。小说定了稿，故事也就结束了。他于是低着头有些惭愧，身旁传来女孩放肆的哭声。他窥见女孩的泪水成形然后落下，滴落的瞬间被夕阳染红好像秋天愁苦凋零的黄花，慢慢地慢慢地就淹没了整片海滩。他站起来说要逃，可是女孩似乎没听进去，他离开的时候，女孩就隐没在泪水里面。那个傍晚没有风，一片荒凉。

他醒来的时候枕上是未干的泪水，女孩消失了海滩也一样。他突然为自己觉得恶心，想吐：为什么会有人喜欢悲剧，为什么不能让结局好一点，为什么会喜欢让眼泪淹没整片海洋。他不断问自己，这样的残忍究竟应不应该，应不应该应不应该，应不应该。然后他举起小刀往自己手上划，看见鲜血从破裂的伤口慢慢溢出来，就像盛开的玫瑰，一下子就开满整支手臂。他凝视着血液里的残忍，看它们汨汨流出，他竟然就觉得宽慰，大概是觉得这样的残酷留在身体里会是种麻醉。于是，他再划了几道口，让整个身体盛开一片血红。这一次他在茫然中看见那片消失的海滩，风和日丽，男孩和女孩携手漫步，似乎决定了要走到末日尽头。然后，他突然想起前些日子和女友分手的事，昏倒之前，泪流满面。





冲凉

◎ 董波 | 极刑篇 |

“我

那死鬼丈夫真是放
胜，可以3个月都
不冲凉。”老妇坐于我面前，
大发牢骚。“他说只要勤换新
衣，没人会管你冲不冲凉。何
况冲凉太多，会大伤元气。医
生，你认为对吗？”

我没正面答复她，转移话
题问：“为何好端端的会想起
已逝世的丈夫？”

她马上指着我背后的相片
说：“与你握手拍照那人，真
像我那死鬼丈夫。”

我转头一看，很不解的应
道：“他是位受人尊敬的代议
士呵。”

“那他喜不喜欢冲凉？”老
妇可真问得莫名其妙。

27.7.2010

心动

◎雅波 { 祺眼稿 }

“说少年的愁，我的难过随你的情远去，还给一个寂寞的秋。……于是那点点滴滴记不住的憧憬，让我多年以后，依然心动。”病患挺爱唱歌，且唱得有板有眼。

“您今年多少岁啦，还依然心动。”我开玩笑的问。

“小生今年60有余。”对方似乎又在唱京剧。“医生，你会心动吗？”

“我已结婚啦。”我避开问题。

“我是问你，多年以后，是否依然心动？”病患一脸肃然问道。

“不会。心动只会令我怀疑问者心脏是否有问题。”我职业化回应。

“哼，你都不懂得什么叫作爱。没爱过，结什么婚？”



贪

◎ 廖波 [根根藻]

走 进来的贵妇，手中抱着名贵金毛小犬，而外甥女抱着的却是胖嘟嘟的婴儿。

“医师，这几晚我睡了好几圈通宵麻将，竟然睡不着，而现在头很重，人又很累……”贵妇娇声嗲气的说。

这是很普通的过劳症，我埋头开方。贵妇又说：“医师，你义务为人看病看了18年，你不会收我的钱吧？”

“我担任义工，服务的对象是又老又穷的末期癌症患者，我想你不是罢？”我抬起头疑惑的望着她。

“哼，他们都说你很有爱心，原来是要收钱的。”娇声刹那变成诨笑声。

临走，那只狗竟然在我诊所撒了泡尿。



怒

◎ 程波 [根院篇]

“陈伯，你的血压又升高了。”我好言相劝道：“要尽量控制自己的脾气，不要随便动怒。何况你还患有糖尿病，这样对身体不好。”

“医师，每当我看到报章的头条或标题，我就会突然发怒，很想大声的喊出来……”陈伯是我爸爸多年的老友，他是看着我长大的。

“年事已高，凡事少理为妙。所谓眼不见为净嘛。”我一直在为陈伯的健康着想。

“那你每天有看报吗？”陈伯反问。

“有呵。”

“那为什么你的血压不高？”

“因为我把新闻当笑话来看。”我把血压计重新放回原位。



◎ 雅波 【极限篇】

1. 点睛

去年钱多多先生捐款1万元，众人认为庆新年期间，邀请他来挥春，于是事先吩咐书法家写个“中”字，但不必写完，特地留下一墨，好让他挥笔完成。谁知他连一墨都画不来，竟然从左写到右边去。

今年钱多多先生捐款的是10万元，众人认为不可让他太劳累，于是又请书法家事先写个“太”字，同样不必写完，只写个“大”字，好让他顺手点一点就行。谁知他这一点，却点在上头，变成了“犬”字。“太平盛世”就变成了“犬平盛世”。

2. 孤独

今天，是管子孝68岁的生日。

他在外兜了一大圈，然后打个电话回家。

“请问管子孝先生在吗？”

“对不起，他出去了。”年近女佣吃力的提起听筒回应。

“请代我祝他生日快乐！”

“喂喂，你是那位，是不是他儿子？”

放下电话，管子孝突然想到要到老伴坟前上香。

3. 求神

我在财神庙当庙祝已30余年，人老了极易累，在扫地时，稍一打盹，即沉沉睡去。

“财神爷，我爸爸病重，请您高抬贵手，救一救他。”有位信女虔诚祈求。

“令尊每次都来献财，从没说过他有病。”财神爷颇为难道：“何况本神只会派钱，不会治病。”

“请您想个办法罢。”信女苦苦哀求。

“不如由本神再派些钱，你拿回去当药喂他吃。”

我惊醒时，信女已喃喃自语走出庙外。



回收

◎曾永 [极限篇]

每个月的第三个周日早上，晨运过后陈云都会自动参与镇上的资源回收工作。这里有一群看似乌合之众的环保工作者，默契十足，面对蜂涌而来的各式物资，从接收、分类及捆扎都有条不紊，还备有箩里、客货车等运输工具，大伙儿前呼后应互相配合，使这条清静的街道，增添了不少人气和动力。

陈云在他的日记里这样写着：“地球生病了，地球也只有一个，回收只可算是一份微不足道的爱心，然而，只要人间有爱，世界就多了一份温暖。”

陈云特别喜欢处理书籍和杂志刊物的回收工作，不可错过部份尚有保存价值的书刊，转赠给镇

上的学校和乡团会馆。这天，在整理散落一地的物资时，无意中发现一本书身单薄书页泛黄的小书。翻看封面时，陈云不禁一阵悸动，多么熟口熟脸呀！再翻动封面内页，赫然出现作者龙飞凤舞的亲笔签署。

年轻时，陈云热爱文学勤于写作投稿，在小镇也稍有名气。他的努力不懈，获得当地一个乡会的文教组赏识，资助他出版了一本文集。当时捧着刚出版的精心结晶，热泪盈眶的情景，至今犹历历在目。

此一时彼一时，此刻的陈云正陷入一片混乱和纳闷中。

“物归原主了，这算不算是回收？”

“除了小部份有幸存放在会馆安享晚年，尚有多少本命运多舛，沦落天涯呢？”

一阵悲凉涌上心头。

雅波【极限篇】

1. 问米

钱百万在出国半途
中，突然暴毙，
经过火化，只能携回他的
骨灰。

头七过后，钱百万的
太太去向米。

问米婆颤抖着身躯
说：“你丈夫上不来，只
托我告诉你，要为他在人
间多做善事。”

“碎，你大概幸错了魂
灵，我先生在生前从来都
不喜欢做善事的，他一向
认为恶有恶报或善有善
报，是骗人的。”钱太一
脸不信。

“他说只有你在上头为
他做善事，他才能脱离饿
鬼道。”问米婆继续尖着
喉咙说。

“他的钱又没留给我，
全给了二奶，为什么要用
我的钱去为他做善事？休
想！”钱太立即站起来。
“我不要再问了，叫他回去
罢。”

2. 无明

在神庙中，形形色色人
物，皆有；有信神
的，也有不信神的。但近
年来，不信神的似乎越来
越多。

庙宇管理委员会的年
轻成员对我说：“现在是
科技发达时代，神应该听
我们说，不是我们听神
说。”

“难道你们不听取神明
的指示？”我惊讶的问。
“这里是天神创设的庙
呵。”

“任何事决定后，神都
会跟随的。”

“这样说，你们比神还
大啰？”我反问，但对方
没回答我。

事后，我终于选择离
开了义务服务30年的神
庙，因我深知侮辱神明因
果的可怕。

——2010年《南洋文艺》回顾



杜忠誥【文学观点】

本岛特约

(节录)

各文体方面，小说的发表量略少，除潘波继续耕耘极限篇之外，温祥英、杨嘉仁、张柏樾等，都交出了短篇与微型新作。散文依然是大宗，佳作也颇多，可见老中肯的马华作者依然倾心于此，兹不一一列名了，惟李宗舜（黄昏星）以过来人之笔写当年“神州诗社”之〈因为，没有遗憾〉，将会是一笔文坛史料了。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文艺论析成果堪称丰收。林春美关于马华女性作家作品论析的系列发表之外，杨邦尼之论流亡诗人北岛、钟怡雯论马华地志散文、何乃健写黄建华散文新著等相关文章，无论是源自学术课题研究或是文艺评析，都具备一定的深度，对读者乃至作者，或都有一定的意义。

(2010年12月15日
完稿)

2011年

南洋文艺

300字

极限篇



神戏抑戏神

杂谈【极限篇】

“福伯，以后别在别人面前叫我牛奶猪，这有多难听呵。”年轻的会长连声拜托。

“我和你爸爸是拜把兄弟，而这所庙宇是他创办的，我又亲眼看着你出



世长大，不叫你牛奶猪，那要叫什么？”我没好气的说。

“跟别人一样叫我会长呵。”

“好，会长，我问你，为何神诞时，不演传统大戏，竟请些袒胸露臂、妖里妖气的女人上台大跳艳舞，又唱黄色歌曲？”我尽量按捺住心中的不满。

“年轻人喜欢看嘛。”答得理所当然般。

“酬神戏是演给神看的，你一点都不像你爸爸。”我加重语气道。

“我爸爸是属于上一代的人。”语气毫不在乎。

“你爸爸是，但神不是，以前的神与现在的神，都是同样一个神！”

机器人之爱

匆匆【极限篇】

实验室里新研发完成的机器人不见了。

这消息传出来时，整个开发组的人都吓坏了，尤其身为组长的我，焦虑更甚。

这机器人是自己逃跑呢还是被偷走？没有人知道，在初步调查下，保安部还是茫无头绪。

机器人能像人类一样有七情六欲的研究一直以来是科学界讨论的课题。年前，我在一份科学杂志发表的论文，引起了广泛的回响。

“谁说机器人没有情感，只有机械的反应……”那篇论文一开章便单刀直入。

我这么大胆立论，就是因为我们的研发小组，已经把人类感官反应系统成功地复植到机器人身上。所以我们的机器人能哭能笑，喜怒哀乐一拼俱全，更难做到的是，我们让它拥有“爱”和“妒”

的情绪，只要从人类的感官感受植便成。

官感受植的对象，候选人除了身为组长的我外就是副组长K，最后决定选择我，因为我的身世条件较完整，K没有家庭的状况是最大的缺陷。

今晚是这个研究晋入最后完结的阶段，竟然发生这种事情。实验室里一片凌乱，一些研发的重要文件也下落不明，于是侦探四出，只留下一些组员在翻看闭路电视的记录。

我想起家中有一些文件的备份，从中或许可找出机器人失踪之迹。

回到家，屋里一片漆黑，妻子应是早睡了，摸黑走进卧室，还来不及开灯，后脑一阵剧痛，便失去知觉。苏醒过来时是在医院病床上，傍边围着开发组的一些组员，一位组员在我耳边说：机器人找到了！

在哪儿找到？

就在组长您家中的床上。

墨迹【极限篇】

1. 仅此一部

我这一生写了300多部作品，可说著作等身。在一项古今文学创作研讨会上，我身旁坐了一个糟老头，其貌不扬，看起来，肚内也不会装上多少墨水。

“老先生，您也写作吗？”我语带不屑问：“您写过多少部作品？”

“没有多少，只有一部。”老头竟然懂得谦虚，真难得。

“是什么作品，书名叫什么？”我尽量按捺着，不敢笑出声来。

“红楼梦。”对方闲闲答上一句。

我瞪大双眼，醒了。只听见孙女对孙儿稚气的说：“你看，爷爷每次看红楼梦，总是睡到流口水的。”



22.3.2011

2. 莲花开啦

在讲经班里，我打算对学生开讲弘一法师的生平事迹。未说前，我先告诉大家有关弘一当年一项真实的事。

话说当年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弘一来到灵隐寺想挂单，小僧叫他快速命，因寺里已快没人了。谁知弘一却说，湖里的莲花开得好茂盛。隔天，小僧仍然见到弘一坐在湖边看莲花，回报方丈，方丈一听就知弘一是高人，因在性命危急之际，仍然可以平静观赏莲花的人，肯定已把生死参透看破，所以忙赶去会见。只见弘一依旧无动于衷的对方丈说：“你看，莲花开啦。”

“你们说，弘一法师的禅定功夫是不是很高深？”我期待着学生们的赞许。

“老师，我想弘一法师是想说，莲花开啦，我想吃莲子，肚子饿了嘛。”有位学生立起道，我没斥责，教情这又是另一位“高僧”。



收魂

2011年4月5日(星期二) D14

勿勿【极限篇】

花木鸟兽之凋亡，在我们眼里并无特别意义，生死荣枯乃属生命正常的运转，但处理死亡却是我们的专业；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们会向逝者收回灵魂，因生命只是一项租赁，简言之，我们就是收魂使者。我只要往空气中嗅一嗅，就知道在哪一处有人走完了一生。

尽管工作很简单，只要循例到处巡视，把死去教徒的灵魂摄收，带回阴间交差便完成任务，但在辨别死者宗教信仰时有时要大费周章，基于许多人生前从未踏足寺庙、教堂或其他宗教场所，死后难以分类，因此使者之间常起争议。前阵子的大地震，认不出的尸体都被葬在一处，他们的灵魂却非得分门别类不可。那一次足足忙了好一阵子，转昏了头，才算顺利交差。

我从一阵寒风中闯入这家医院，越过门口闹哄

哄的人群，刚发生的一宗致命车祸，让这些入陷入焦虑和无助的状态。这就是我这次执行任务的地点。大门旁蹲伏着的一只黑猫，在和我对视时，喵了一声弹了开去。

手术室门外悲戚家属的啜泣声低低传来，使空气显得窒息。穿透手术室的门，强烈的光线照射在手术台上，死者的魂魄已在渐渐和躯体分开，我伸出双手正要开始工作，一眼瞥见有个“人”从角落徐徐站起身来，侧身在我 and 手术台之间，低沉着声：

且慢，这人是我的。

哦！原来是一位另教的收魂使者。各宗教有各自的准则和规律，但一向都不会互相干涉，现在这使者越俎代庖来收这人的魂，着实让人气恼。

你凭什么理由？这人是我的教徒！

他狡黠地笑了笑说：

可是他刚刚在几天前已经皈依了我们。

水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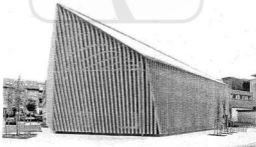
碧波【极限篇】

我是一条微不足道的水沟，耀武是我的本质，人们常把垃圾当家乡鸡快餐，硬塞进我的肠胃里，你叫我如何能排泄正常？

就因我够肮脏与生活不正常，常引得关心民瘼的有关人士竞相来看我，他们说患病太久了，应该动个大手术，最好是换心、换肝、换肺以及换肛门。

我很感谢大家对我的关怀，真的感谢又感恩，如果一切彻底消除干净了，我就不再叫水沟，叫“清流”。

可惜我等待了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各报记者先生小姐常伴着有关人士来拍照，他们总说要将我改头换面，重新打造成无杂质与无臭味的水沟，我也只好傻傻的听着，痴痴的等着，“忧忧”的流着……



大逆

雅波【极限篇】

——兄弟终于期盼到父亲
——断气，但在头七回魂
日，他们竟收到父亲从阴
间寄来的信。

“哥儿，我在这里过得
很好，什么都没忧过心，
只是牵挂着你们的妈妈，
记得，在她老时，千万别
把她送进老人院。能把老
人家送进老人院也是一种
孝顺，这是句放屁的废
话，连阴府的阎王爷也感
到震惊发怒，阳间的人几
时变得如此大逆不道？可
惜也，可恶也，可杀也！”
信末注明：“父字，寄自
冥国地府。”

三兄弟全给吓呆了，
真是不可思议，战战兢兢



的过了三天，才偶遇父亲
生前好友忠伯，对方劈头
就问：“你们可收到你父
亲的信？”

“噢，你怎知道父亲寄
信给我们？”

“你们的父亲生前慎重
交待我，在他逝世后，记
得帮他写信寄出，里头写
什么，我可不知道呵。”
忠伯看到三兄弟怪异表
情，不禁感到愕然。

碧波【极限篇】三则

一念之善

以往阿成对营业经理总是百般巴结与奉承，但自从经理宣布欲提早退休后，阿成就变了另一个模样。

“今天是我在公司的最后一天，等下我要到医院去检查心脏，你们谁能载我一程？”经理像以往一般笑着问。

大家突然显得忙碌起来，没人回应，而阿成更是借尿遁，唯有我点头答应。

“好，就是你！”经理似乎下定了决心。

“什么就是你？”我顿时摸不着头脑。

“因你最有爱心，我决定向董事部推荐你接任我这个营业经理职位。”

大家一听忙起哄，齐嚷着要抢救经理入院，阿成从厕所

跳出对我叱喝道：“你敢载经理，我就给你好看！”

转过头去，经理已不在。

活吞

老主人病重时，他的小妾就接管了整栋房子。善信捐款的善款，小妾明目张胆挪为私用，全没把神明放在眼内，更不懂得什么叫着“十方来、十方去”。我只是个年老的庙祝，敢怒不敢言。

有一天，小妾在房内更衣，竟忘了关窗，我从外偷窥，只见小妾露出雪白的皮肤，脱了上衣，又随着卸下发夹，披散着乌溜溜迷人的长发，紧接着，竟然把整个头也卸下，我的妈呀，原来她不是人，难怪连神明的钱也敢独吞。更糟的是她竟发现了我，露出狰狞恐怖的脸庞，猛力向我扑击过来，想把我吞进肚内灭尸。

“喂，还不赶快去抹净神台，怎在这儿偷窥睡觉？”小妾用脚踢着我，我本能的往后缩成一团。“这个月的香油钱若少了，唯你是问！”



24.5.2011

超荷 · 雅波

周百万的家属托我在报上刊个讣闻，以便敬告知交。周百万生前担任的职位真多，如华人新村村长、各族友好协会会长、乡团会馆实权顾问、华小董事长、家教协会名誉顾问、体育协会名誉会长、乐龄公会创会会长、基督宗教道德团体终生荣誉会长、政党大厦筹建委员会主任、医院兼监狱巡查代表、劳资调解委员会主任等等。

在丧事文件处理中，我也看到写上签名的死亡证明书，死因是：不胜负荷，超劳猝死。



神话两则

雅波【极限篇】

1. 供奉

索 命鬼直接闯进钱百万的卧室，尖呼道：“还我命来！”

“你怎么就进来，我日夜供奉门神三炷香，没理由你能进来？”钱百万挣扎得很不甘心。

“你会供奉门神，难道我就不？”索命鬼手中的九炷香火仍没烧完。

2. 诚信

山 鬼是很老实与讲守信用的，不过且称为愚笨了些。

以往，山鬼很喜欢向人们借用碗碟与饭锅，就因鬼笨，人们故意借出纸制品，一着火就焚烧得清光。

山鬼吓呆了，但人们却逼着他们偿还新碗碟与饭锅。山鬼也认账，努力去工作，然后赚钱来赔偿。

山鬼对后代说：“人可不老实，但我们做鬼，一定要守信用！”



缺席

曾永【极限篇】

2011年7月5日（星期二）

长时间伏案工作，双
眼有点不胜负荷，
颈项僵硬颇不舒服的。

抬头，一只不知名
的飞虫掠过眼际，留下
一抹暗影，无意间又触
动了培华的思绪……。

很快又5月了，十
多年来他第一次萌生不
出席今年的教师节晚宴
的念头。时间越是逼
近，越是心烦意乱，伤
透脑筋。

“老师，XX用热面
汤泼在同学身上！”

一时气上心头，培
华捏红了XX的耳朵，还
狠狠瞪了他三下手心，
痛得他呱呱大叫。

……

休息时刻，办公室
来了一名陌生人，点名
要见培华。双方打了个
照面，陌生人二话不
说，迅雷不及掩耳地赏
了培华一记重重的耳
光。事发突然，吓得办
公室的同事们一时不知
所措，只掀起一阵哗
然！

这一幕很快就成了
镇上街市和茶餐室交头
接耳的头条，绘声绘
影，越传越热闹。校方
三机构的头头们更是紧
张兮兮，纷纷登门造访
慰问有加，预料中全向
培华晓以大义，以维护
校誉为大前提，把大事
化小，就此息事宁人！

经一夜的冷静思索
和内心的煎熬，第二天
回到学校，培华第一件
事把桌面上的藤凳扔进
垃圾桶里。一记火辣辣
的耳光，瞬间击碎十多
年建立起来的城堡。培
华万没想到他向来崇尚
的信念，竟然如此不堪
一击！

今年的教师节晚
宴，闹哄哄一片，礼堂
布置得金碧辉煌，散发
的欢乐氛围，绝不逊往
昔。此刻的培华，正在
家里的电脑前，草拟着
他的第一封调职申请
信。

亡

雅波【极限篇】



我们这些念中文系的学生，于周末常在毛教授的家里学书法。有一天，系里的同学建议大家各自写一副对联或古诗句，看谁写得最有意义与特殊。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我第一个引用宋朝王安石《登飞来峰》的诗句。

“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另一位同学引用明朝于谦《石灰吟》的诗句。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有位同学引用的则是清朝郑板桥《竹石》的诗句。

“无科技不足以强国，无文化则足以亡种！”毛教授强劲有力的毛体书法，令我们看傻了眼，竟忘了问是出自那一个朝代？



2011年9月27日 (星期二)

忘恩

碧波 [根根篇]

屈庸宁管理委员会看我不同意，认为我倚老卖老，碍于碍脚，于是开会决定请我提早退休。没想到我家手调教十余年的徒弟，竟投资成票。

“为什么你们要如此做？”我忍不住气问。

“对不起，师父，因为我们想留下。”徒弟们都垂下头。“我们还要养家。”

“如果牺牲师父而能成全你们，我愿意。只怪我当年没听相阿爷的吩咐，仅留住尽量把功夫传给你们，却忘了教导你们仁义道德。”

“师父，我们没有忘本。”徒弟齐嚷。

“那为何在师父背后插刀？”

“他们说你的功夫是假的。”徒弟嘟囔说。

“如果是假的，而你们又是我家出来的，那你们还留在庙内混什么，骗人吗？”

梦解

雅波【极限篇】

善信对我说：“昨夜我梦见自己睡在棺材里，怎么办？”

“这是好事呀，你快升官发财呀。”我戴上老花眼镜回答。“别人想梦都梦不到哩。”

善信欢天喜地，笑盈盈答谢而去。唉，我在此担任庙祝已40余年，当初我曾是小学教师，只是不甘薪金与园丁列为同级，所以愤然辞职，转当庙祝，继续负起传播文化的责任。

说老实话，昨夜我也梦见自己睡在棺材里，只不过我的想法是，难道我们的“履历”与“往事”，就这样无声无息走进历史里？因为我们这类“稀少动物”，是走一个，少一个，终有一天，会全部走完的。但我们的“贡献”，由谁去评估？



2011年11月1日 (星期二)

死不放手

雅波【极限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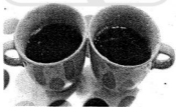
管理庙宇的老会长，一坐上会长的“宝座”，就是38年，上个月他终于无疾而终。新任会长一接手，就喊头疼，他悄悄拉我到一旁说：“我偷偷告诉你，每次我走进办公室，就看见老会长仍坐在原位，吓得我不敢久留。”

“那你何不求一求关圣帝？”我亦担任了多年庙祝，什么稀奇古怪的事儿都见过，但不敢直接道出新任会长已撞鬼的真相。

数天后，会长对我说：“自从我梦见关圣帝叱喝老会长后，就不再见到他坐在原位啦。”

“关圣帝怎么说？”我颇感好奇。

“他厉声对老会长说：你已死啦，还霸着位子干吗？”会长模仿着关圣帝大义凛然的威严腔调。“原来老会长不知他自己早已死了。”





雅波【极限篇】

1. 番薯

阿俊自认读书少，只能蹲在路旁，依靠贩卖油炸番薯为生。实际上，在讲求功利现实社会中，也很少人会去理睬他，更没人瞧得起他。

但时来运转，阿俊突然中了个大笑，宛如平地一声雷，发起来啦。钱是多了，但学问一点都没增加，不过，却让众人竞相请去担任会馆乡团或文化经济团体的第一级领导人。

由于肚内没有多少墨水，阿俊每次给人推上讲台时，开口总说：“令伯以前卖番薯时……”

2. 长生不老 · 雅波

在我退休前，上头派给我最后一个任务是，尽量去追查敌方一位科学家，因对方已成功发明了一种长生不老药，必要时，杀死对方，并抢夺药方。

很快的，我就寻到了科学家隐藏在深林的地底研究室。当我混进时，竟然发觉在研究室中，没有一个活人，全是电脑操纵的机械人。而他们的首脑，就是那位成功制造长生不老药的科学家，也是个机械人。

我迅速离开现场，然后电传上头：“不必急着消灭，因以后长生不老的全是没有思想意识的机械人，是很容易操纵与控制的。”

3. 道不合 · 雅波

自从大学毕业分手后，我们都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与奋斗。几年后再重逢，好友已成为作家，而我则成为医生。

“真不明白你们这些所谓的现代前卫作家在写什么，竟然花了整万字，只为了形容女性的下体，有这个必要吗？”我很职业化的问。

“你不懂，这就是所谓文学的神秘性、原始性、探索性、完美性，更深奥的说法就是恒里求索。”对方引经据典，嘴里跑火车般，滔滔不绝的说了一大堆文学术语。

“你们是故意带着读者游迷宫。”我翻开医学书中的图片说：“你要看吗，这全是子宫癌病患的写实相片，我们必须细看研究。”

“呸，我唯一的美感都让你彻底破坏了！”

过后，我们又再度分道扬镳。

后悔 雅波【极限篇】

病 患者看来是不行了，他紧握着我的手吃力的说：“医生，我要忏悔。”

“我替你叫法师来。”我迅速立起。

“来不及了，我只说给你一个人听。我以前受人所托，要交一笔巨款给他的后人，但我没交出来，我怕去到下面会遇见他……”后来的语句越来越模糊不清，已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只隐约听到重复说：“我后悔，我后悔”。

据说忏悔后，死者会一路走好。但我只是一名普通医生，不是法师，有效吗？万一无效，“遭殃”的是他，“后悔”的是我啊。



杜忠全【文学观点】(本报特约)

(节录)

小说方面，老中青作家皆有长短不一的作品，作者群包括了宋子衡、雅波、匆匆、棋子、管永、王修捷、吴鑫霖等人，而这一年间的小说发表量最丰的，无疑是张柏楮，他在微型与短篇小说皆有所着力，无疑是后劲无穷的新世代小说作者。

至于诗，除了上文提及的作者仍发表不少作品之外，尚有李宗舜、何启良、艾文、马盛辉、刘庆鸿、翁筱尉、沈文光、谢永就、管永生、吴煌、苏清强、无花、郑安、周天深、柯世力、洪伟健等等，作者众多，无法尽予罗列，可见马华文坛诗家颇众——今年内结集出版的诗集即有多部，可见是诗花盛开的一年。

最后，关于评论方面，除了张光达仍为编者策划的评的首要作者外，尚有林建国谈钟怡曼散文、陈淑欣分别论述宋子衡小说与大马华语语系文学、陈焯写许通元之饮食散文、杜忠全谈方言民间文学、谢永就写诗观、何乃健夹评夹序李表舜等三人之诗作及杨邦尼评新林慕运的人类学随笔新书等，成果略有可观。

(2011年12月15日完稿)



《马华文史自编自制书目》

1. 我的文学路
2. 2002年300字报限篇
3. 浅谈马华文学
4. 2003年300字报限篇
5. 马华作家的悲欣岁月
6. 2004年300字报限篇
7. 名编系列与其他
8. 2005—2011年300字报限篇

(以上8册全已编制完成)

以上作品亦可在《马华文学电子图书馆》网上下载。



2005

极

限

篇



2011

合集

2005-2011 极限篇

雅波 编辑

电子书制作人： 陈政欣

E-mail:

tcsin48@hotmail.com

制作日期： 2012 年 07 月 01 日